

清朝前紀



孟森著

中央大學  
清史講義  
清

朝  
前  
紀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央大學清史講義  
清 朝 前 紀

此書自著者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孟

森

發 行 兼  
印 刷 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G  
DYNASTY

By

MENG SHEN

1st ed., Feb., 1930

Price: \$1.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 敘言

清一代在入關之初。以關外事實爲忌諱。如清太祖名奴爾哈赤。夫人而知之也。然而南漳莊氏史案。則以載入奴兒哈赤之名。爲大逆不道。清之先世。在明受建州衛指揮之職。自諱其曾受明官。至抹撥建州之名。而捏造滿洲爲國名。至太祖建國。自附於金之後。而稱後金。後改爲清。其實與前稱後金。並無妨礙。乃又必抹撥後金之名。不見國史。凡此舉。舉大端。爲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忌諱事跡。至乾隆朝。則諱飾之事。更開前古未有之例。四庫館開。名爲搜海內散軼書籍。踵歷朝右文稽古故事。其實搜書之中。挾有毀書之意。迭次毀禁各書。目錄竟成巨冊。凡有涉及清前代之紀載。無不焚燬。藏者罪等叛逆。吾黨今日尙能考見清代一二真象。皆前人冒死藏匿。以爲我後人稍留根據。易代之後。禁網盡除。吾輩不能繼先民忍死留待之意。爲之臚列發揚。以成信史。徒據清世矯誣捏飾之本。作成一代之史。是國民果可欺。而國史真無足輕重。非學人治歷史者之本懷也。

清代禁書。不但禁近世直接記建州之書。并禁及古代凡言夷夏防閑之書。其業已行世久遠之正史。亦加改竄。最少亦刊落其胡字虜字等清室所諱之字。尤可笑者。岳武穆爲宋世禦金有力之人。而小說中有岳傳。本非有何價值。不過委巷之談。乃亦列入禁書中。咫進齋有禁書目錄一冊。雖尙未完全。就其所開書目已夥。岳傳卽目之一。而吾輩今日根據之書。當時亦無不列入。至清歷朝實錄。雍正以前。本已任意撰造。試思清世實錄館諸臣。豈有敢冒厲禁。不

爲扶同諱飾之理。然而雍正以前六朝實錄。至乾隆朝皆經重定。其證據之可見者。蔣良騏在乾隆間。據實錄撰東華錄。後來王先謙續撰東華錄。並非續雍正以後之錄。仍由天命朝起。所見之實錄。與蔣氏所據。不止詳略之異。直是事實之有無。及字句之多寡。敘述之方法。無不有異。今可以相比而得。此其一也。又如國史宗室王公列傳。開國諸王公。若攝政睿親王以下各傳。皆由乾隆間重作。卽與重撰之實錄相符。外間傳本。有李氏耆獻類徵。從國史原本錄入。可以證明實錄之盡經改造。此其二也。又如雍正間御定之大義覺迷錄。所載雍正朝御旨。自必當時原文。此書在雍正時。頒行天下。各府州縣學宮。皆貯是書。與聖諭廣訓。同爲宣講之書。特設觀風整俗使一官。以宣傳爲專職。與今特設宣傳部略同。今之宣傳部。尙爲黨之組設。而雍正間之觀風整俗使。則爲經制設定之官。尤與政治合一矣。然至乾隆朝。廢觀風整俗使。黜受任爲使之會靜。清會典並不詳此官之建置沿革。當時任觀風整俗使者。究有幾人。設觀風整俗使之地方。究有幾處。無從考見。僅於阮文達所撰廣陵詩事中。得見福建觀風整俗使劉師恕之名。知非僅以位置會靜。亦非令會靜徧往各處。任大義覺迷錄之宣傳也。大約觀風整俗。特設一使。與省制設官相符合。劉爲揚州詩人出身科第。亦未必不與他官同采諸詞章識拔之列。乾隆朝旣盡毀大義覺迷錄板本。亦列入禁書之內。此書又經先民藏匿。獲傳於今。以余所見。板本甚多。有極精之套板。存硃批圈點之迹。亦有普通紙墨印本。蓋各府州縣之希意承旨。程度不同。且地方財力有異。故承辦此項欽工。精粗亦大有分別。其間雍正諭旨。與東華錄所載不同。則實錄之爲

者亦多。難爲信史。若其羅織於海內士大夫之間。牽累人數極多。時間極久之大案。官書竟一字不見。我先民遭此蹂躪。無論紀載已渺。卽身受其禍之家。子孫亦罕能道其先世之事者。今從諸家文集中。推考數端。可見清代官書之遠於事實。故易代以後。纂修清史。僅據官書爲底本。決不足以傳信而存真。此吾黨所以列清史爲學科之意也。

且清史一科。固以糾正清代官書之諱飾。但亦非以摘發清世所諱爲本意。蓋清帝遜國以後。國人以習知清世禁網之密。清紀載之難信。於是妄造謬說。流傳失實。多污讎清室之談。其灼然誣罔者。因考索所及。亦一一加以辨正。總使史書爲徵信而作。不容造言生事之小說家。破壞歷史大防。其爲保護清室之意少。而爲維持史學之意多。故雖不信官書。亦不輕聽世俗之傳說。尤不敢盲從革命以後之小說家。妄造清世事實。以圖快種族之私。而冀聳流俗好奇之聽。此意願與吾黨共勉之。

清室入關以前。尚有明代士大夫之著述。足資參考。尋檢抉摘。爲功尚不甚難。其尤難者。乃在清入關以後。所有文人學士無敢有牽涉時忌者。惟於詩歌題目友朋書札之類。無心流露。當時亦莫有知爲犯忌者。隨處留心。乃得貫串數事。故其難就。倍蓰於入關以前。且未發現之公案。不知凡幾。卽已發現者之中。其證據亦必不盡於是。有意搜輯。事且無窮。吾黨特就已發現者引其端耳。今分未入關以前爲清朝前紀。先作本科講義之上編。別條紀入關以後之公案。爲下編。以次講述焉。

# 中央大學清史講義目錄

## 敘言

### 上編 清朝前紀

第一篇 滿洲名稱考

第二篇 清朝前紀之綱領

第三篇 女真紀第一

第四篇 建州紀第二

第五篇 建州左衛前紀即布庫里雍順紀第三

第六篇 肇祖紀第四

第七篇 褚宴充無紀第五

第八篇 安羅紀第六



第九篇 興祖紀第七

八九

第十篇 景祖紀第八

九四

第十一篇 顯祖紀第九

一〇二

第十二篇 太祖紀第十

一〇四

第十三篇 王杲阿台紀第十一（附王兀室）

一一一

# 清朝前紀上編

## 第一篇 滿洲名稱考

滿洲二字。清一代自認爲未有中國以前之國名。又自認爲未能立國以前之部族名。近日本稻葉岩吉等。考建州女直。乃謂滿洲之國號。在崇德以前。全無踪影。此事遂大有疑問矣。今就清代官私書籍。與日本所蒐集之明人及朝鮮人紀載。而以意斷制之說。相互鉤稽。知清人誠有矯誣之嫌。日人亦有不免武斷之處。分別詮釋如下。

一、日本人稱滿洲二字。爲文殊二字之對音。是也。滿洲源流考卷一云。按滿洲本部族名。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帥一音也。當時鴻號肇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固彰彰可考也。又載高宗御製全韻詩。號建滿洲。開基肇宗。二句之下。自注。語意相同。則滿洲爲讀作平聲之曼珠。又爲本於曼殊師利之佛號。佛號普通書作文殊師利。滿洲之卽文殊。固爲清室子孫臣工所自言。日人亦第據中國之官書耳。

二、清朝自諱其建州之舊號。最啓疑問。建州三衛。爲明代羈縻之臣。無可忌諱。而清必欲掩滅其迹。自乾隆以前。歷次搜毀明代文字。大半用意在此。官修明史。全部不見建州事。外國傳既無建州。亦無女真。本紀亦盡削嘉隆以前遼甯之兵事。至萬曆以後。清太祖已崛起。明馭夷之威信亦一蹶不振。乃始張其開國之武功焉。僅有一二守邊將帥列傳。偶然漏見建州事實。亦已削去建州二字之明文。然正以文字中不見建州。故所載事實。猝不易辨爲是何部落。以故轉得幸存一二於明史。當時之君若臣。皆於意想之外。留其所甚諱者於簡冊。如張學顏李成梁等傳。是也。南潯莊氏史案。以有王杲之名。爲罪狀之一端。而張李傳中。俱有捕斬王杲之明文。箝制如是之酷。卒不免有此罅漏。古人所謂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而當時生事邀功之文人。亦復未能舉發及此。二百年來。在茫昧之中。無人敢研究及之者。吁可慨也。其最可笑者。吉林通志引盛京輿圖。言三姓人共舉布庫里雍順爲主。定號滿洲。南朝誤爲建州。云云。此日本人所指爲乾隆帝及當時史官等。以祖宗臣服於明爲忌諱。乃發此言。主張曾有創建之國號。故意捏造事實者也。本以建州捏稱滿洲。反謂南朝誤滿洲爲建州。有意顛倒。非但隱沒之而已。清修明史。但有隱沒。尙無顛倒。然雖百計隱沒。僅能使建州之名。不見於地理志。不見於紀傳。猶見於兵志羈縻衛所之中。兵志云。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此下載三百八十四衛之名。有建州衛。洪武間置。有建州左衛。永樂十年置。有建州右衛。正統間置。以其與一代兵制有關。未能抹殺。然建州設衛。與朵顏三衛同見。而朵顏三衛在外國傳。建州三衛則無傳。非惟建州三衛無傳。并海西等部。凡女真部族俱無傳。建州之方向道里。俱不見

於明史。無論其沿革事實矣。然則雖一見於兵志。當時修史者之意。仍使人不知建州爲何地。及何人所轄。乃於乾隆朝。更捏爲滿洲誤名建州之說。如彼之說。建州本無此名。明史之建州三衛。又應改爲滿洲三衛矣。自相矛盾。欲蓋彌彰。宜日本人之哂笑也。建州三衛沿革。另有建州紀。詳後。

三、滿珠字。明代書作滿住。係最大酋長之稱。建州人歷代相傳如此。考建州衛創設於洪武間。明代各紀載。詳其第一指揮爲女真野人頭目阿哈出。並以阿哈出從軍有功。賜姓名李思誠。阿哈出之子釋家奴。更賜姓名爲李顯忠。其與阿哈出父子。同時並爲女直酋長。而於永樂十年。又從明廷分置建州左衛。而勅爲指揮之猛哥帖木兒。卽清代所尊爲肇祖原皇帝之孟特穆。此事別詳肇祖紀。夫建州左衛。自建州衛分出。而建州衛指揮。則已世從李姓。葉向高女直考。顯忠死。子滿住嗣。宣德四年。滿住請入朝充宿衛。不許。稻葉氏引明實錄。正統元年。勅遼東總兵巫凱等。建州衛指揮李滿住奏。被忽刺溫野人侵害。欲移居遼河草河。宜計畫安置。又正統三年實錄。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爲朝鮮所壓迫。內徙遼東。據此知建州自李顯忠死後。其子卽稱滿住。始於宣德四年以前。正統五年。又勅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聽總兵官曹義等安插。與李滿住同居。是爲建州衛與建州左衛。酋長同處一地之始。亦卽左衛依其所宗主之建州本衛。不甚獨立之始。凡察與孟特穆之子董山。卽清朝官書所謂充善者。叔姪爭印不決。明廷就而撫之。又分設建州右衛。要皆僅分官印。並未分地。則建州左右兩衛。皆與建州本衛同地。不過多其酋長之名耳。惟李氏得稱滿住。蓋猶建州女直種人戴爲共主之意。成化初。李秉等討建州。斬李滿住。距宣德初已四十年。恐所謂李滿住。已

非顯忠之子。至清太祖仍稱滿住。則確知其爲酋長之稱。而非箇人所命之名矣。日本人所搜輯之朝鮮書籍。燃黎室記述中。所餘之柵中日錄。記萬曆四十七年。即清太祖天命四年。明兵大敗於清。所檄調之朝鮮兵。由都元帥姜弘立率以降清。以三月初四日。見明兵大敗。劉綎等殉節。遂與清兵約和。日錄言約和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仍言。此事嘗到城見滿住後。許令還國。云云。則當時太祖已建元稱尊號。將士尙稱之曰滿住。可知滿住二字。爲建州最尊之稱。前惟李氏可稱滿住。至是則以稱太祖宜也。滿住卽滿珠。亦卽滿洲。爲建州酋長之尊稱。旣如上述。則建州一部族。可確爲以滿住爲酋長之部族。則謂之爲滿洲部族。猶之稱國爲王國。帝國侯國之類。滿洲固非部族之名。而稱建州部族。爲建州滿洲部族。則其文義。猶之大清帝國日本帝國比利時王國盧森堡公國。略無足怪。明季北略稱萬曆四十四年。清太祖建元天命。國號後金。黃衣稱朕。當時自稱曰朕。而其臣下則猶稱之曰滿住。亦卽稱之曰滿洲。其對明而言。曰我滿洲如何云云。猶之明人謂上命如何云云也。然彼此誤會。他人聞建州人自稱我滿洲。不以爲建州人。係傳其主命。直以爲建州人。自名其國。或部族爲滿洲。建州人亦遂承認之。其後太宗時。致書明督師袁崇煥。卽自稱滿洲國皇帝矣。轉輾襲用。滿洲二字。爲國名。其中蛻化之所由來。約略可見。日本人謂清室捏造滿洲二字。始於崇德年間。修成之太祖實錄。謂始祖卽定國號爲滿洲。其實不過因太祖受人曼珠師利之號。以佛號爲尊稱。因而用尊稱上冠首之二字。捏爲國名。以自諱建州之舊號。云云。此說恐亦微嫌武斷。太祖以前百餘年。卽有李滿住。太祖亦爲其將士。言之曰滿住。則明爲襲其本部之舊稱。並不因西藏之稱爲文殊師利。始有其名。蓋滿洲旣爲酋長之尊稱。則其所稱爲

始祖者。必卽爲建州女真之酋長。當時卽受其所屬尊稱曰滿洲。當無疑義。後旣以滿洲二字。移轉而爲國名。則溯其得此二字之由來。謂在始祖之世。雖因果之間。未盡核實。要未可卽指爲捏造也。且滿洲卽文殊之佛號。建州之酋長。尊其酋長。輒呼爲佛。此遺俗蓋終清世。未之或改。近時人之所知者。宦官宮妾及北方市井細人。皆稱孝欽后爲老爺。夫此非孝欽后所獨創之格也。北方大鼓書。如永慶昇平之類。多稱康熙佛爺。此等書自道咸以前已有之。故知清一代帝王有特稱。皆稱之曰佛。考試功令。佛字三擡。亦其證也。再考市井細民宦官宮妾。其稱帝王恆有特稱。宋稱官家。此紀載所常見。明內臣奏事。稱列聖曰老爺。稱當時之帝皇曰萬歲爺。見劉若愚酌中志序。列聖之稱老爺。必冠以當時之年號或廟號。若愚稱萬曆帝爲神廟老爺。是也。清室入主中夏。其稱爺當沿明舊。其稱號又沿漢俗。故有佛爺之稱。此亦一掌故。可就正於學士大夫者也。清初老爺之稱。已降爲臣下所屬尊長官之稱。後又加大字於其上。再演則大老爺老爺皆不足貴。又直稱大人。皆以子孫事祖父之禮詔其上。清一代說部。往往詳其變遷焉。

明季北略。清初計六奇撰。又清初著述。若談遷之叢林雜俎。李清之三垣筆記。稱滿洲國曰建州。稱滿洲國號曰金。當時文字固如是。忌諱亦尙未定爲法式也。至康熙初始有史案。天下方知觸忌之爲大不道云。

## 第二篇 清朝前紀之綱領

清世自太祖以後。紀事始有本末。太祖以前之事。寥寥數行。惟恐人知。而於明人官私著述。禁之毀之。株連瓜蔓。大興文字之獄。以冀掩滅之。二百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口不敢言。人人心中。皆以爲清之先世。必有大不可告人者。革命以後。乃有誣妄之文發現。如謂順治帝之母。與山東人王杲姦生順治帝之類。首見於魏聲酥之雞林舊聞錄。當時已據實闢之。繼見有人譯英人濮蘭德所著清宮史。亦引王杲之誣說。蓋得諸中國人而不加別擇之作也。王杲爲建州都指揮。在明嘉靖間。其女爲太祖之母。明人多稱清太祖爲王杲餘孽。詳見後顯祖紀及王杲專紀。清實錄中謂之阿古都督。阿古卽王杲之對音。明人紀載謂之王杲。固亦出於譯音。非姓王名杲也。日本人搜羅清朝故事。究以同文之故。援據確鑿。與歐洲人不同。有稻葉岩吉等。爲考求清事之專家。先出蒙古滿洲地理歷史一書。其中關於清之先世各篇。所引多明之實錄。及明代所成之全遼志等書。種類亦無幾。然皆爲吾所未見。又有朝鮮人著述數種。更非吾國所流行。繼又出清朝全史一書。所述事實。略較地理歷史爲多。而頗有不標明出處者。亦爲一憾。但據其著書之例。及所徵引之可信。則知其敘述亦斷然有本。反而求之吾國古籍。爲明季士大夫所著者。再從清代官修之明史推勘之。其所掩滅者固多。亦有事迹雖不明瞭。年月節目。尙相符合者亦不少。其爲當時禁網所漏者。亦竟有張學顏李成梁及外國傳之朝鮮傳等數處。鈎稽參互。先詳其部族。次明其世系。成紀事若干篇。明代編年紀事之書。所見至天啓末爲

止。蓋崇禎間著作家。止能以天啓斷代。崇禎年事。當清康熙間開館修明史時。始成崇禎長編。不足取信。且今亦未見其書。當天啓末清太祖已殂。太祖事實見之明紀載者。與清實錄大有出入。故太祖雖有實錄。仍於前紀中輯爲專紀。太宗以下。未得他可據之本。未能別爲前紀。前紀中可列之目如下。

女真紀第一 女真分三部。曰海西。曰建州。曰野人。而建州爲清之自出。

建州紀第二 建州又分三衛。曰建州衛。曰建州左衛。曰建州右衛。而左衛爲清之自出。

建州左衛前紀第三 左衛之設。始於肇祖原皇帝。肇祖以前事實。列爲左衛前紀。

肇祖紀第四 肇祖名孟特穆。明紀載作孟哥帖木兒。子裕宴充善。

裕宴充善紀第五 明紀載作董倉董山。董山子脫羅嗣。董山第三子。清實錄名爲錫寶齊篤古。

安羅、錫寶齊篤古紀第六 安羅。明紀載作脫羅。而清實錄以錫寶齊篤古爲與祖之父。

與祖紀第七 與祖名福滿。又作滿福。明紀載中最難得其確當之傳統。其第四子爲景祖。

景祖紀第八 景祖名覺昌安。明紀載作叫場。子顯祖。

顯祖紀第九 顯祖名塔克世。明紀載作他失。子太祖。

太祖紀第十 太祖名努爾哈齊。明紀載作奴兒哈赤。

附王杲及其子阿台紀第十一 清實錄王杲作阿古。阿台作阿太。



以上爲紀十一篇。於清之先世。略可探討。當時不過以東夷一部落。曾經臣僕於明。別無不可對人言者。則一切誣妄之說。可以不作。既補一代史文之不備。亦且有補於清。可息銜奇聳聽者之喙也。

### 第三篇 女真紀第一

清自稱滿洲爲其部族之名。前於滿洲名稱考。已分別言之矣。清之本來部族。實爲女真。女真之名。起於遼世。卽古肅慎之轉音。肅慎古亦作息慎。慎爲眞音。此不待言。女字古音與汝同。汝字今方言中。尙有讀近北音肅字者。肅慎之名。周初已見於朝貢之列。書序。成王旣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史。記周本紀作息慎。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以問仲尼。仲尼對曰。武王滅商。肅慎來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以分太姬。配陳胡公。而封諸陳。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陳惠公使求得之。又考竹書紀年。有虞舜二十五年。息慎獻弓矢之文。然則女真之善射。自古有然。歷遼金元。皆稱女直。明代則復舊稱女真。清修明史。乃悉去之。蓋清不諱言肅慎。以其名著三代以前。見其淵源之舊。而獨諱言女真。以遼世隸之藩屬。嫌其先遠之微。且女真已有國而號曰金。尤不願復舉舊名。自同室韋鞞鞞諸部。其實常太宗以前。滿洲人皆自稱女真。太宗特下令禁止。止許自稱滿洲。可知女真之號。自此始絕。滿洲之號。自此始認爲專有之國名也。東華錄天聰九年十月庚寅。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輝發等名。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諸申乃席北超墨勒根之裔。與我國無涉。今後一切人等。止許稱我國滿洲原名。據此諭。再考欽定滿洲源流考卷一部族云。宋劉忠恕稱金之姓爲朱里真。夫北音讀肅爲須。須朱同韻。里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蓋卽肅慎之轉音。而不知者遂以爲姓。國初舊稱所屬曰珠申。亦卽肅慎轉音。漢人不知原委。遂

歧而二之。猶之或爲懋愷。或爲息愷。其實一也。按稷愷見周書王會解。在周以前。已有肅愷稷愷息愷之異。漢以後史載東夷。各以其種族所聚居之地。隨意命名。而云卽古肅愷。若後漢書挹婁傳所云是也。至遼而言語風俗。與肅愷舊地相近。故得知其部族之本名。但以當時載筆者之口音。寫爲女真二字。從此復自有種族以來之總名。宋又譯爲朱里真。直至清代。譯爲珠申諸中。皆女真之對音。清太宗必以滿洲及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奪之。是卽漢以後隨族異地隨地異名之習。清本族以滿住之稱而化爲滿洲。紀載始於正統間之李滿住。哈達等四部。清世所謂扈倫四部。乃明人所紀爲海西女真。皆依山水爲名。起於正德嘉靖之世。詳後海西女真紀。蓋天聰九年以前。本以女真居建州者爲建州女真。而自喜襲滿住之稱。標異於他部。且欺漢人不知其何語。往往自稱爲滿洲。至有此明諭而女真之稱。懸爲禁令。滿洲之號。勒作定名。其邊流蓋可溯矣。源流考又云。國初舊稱所屬曰珠申。不曰舊稱本部。而曰舊稱所屬。考之東華錄。亦自有的解。錄載天聰九年十月辛丑。諭曰。各旗貝勒所屬人員。稱爲某旗貝勒家諸中。此諭後於前諭者十一日。前諭以會長尊稱爲國名。後諭乃降原部族名爲所屬賤者之稱。當時因不欲自名爲女真。有此滅裂之舉。亦可見其數典忘祖。矯揉無理。誠化外妄陋之尤矣。由是而清之子孫。世世以女真二字爲禁忌。其最奇者。字典女字真字直字之下。注文皆無女真女直。韻府不收女真女直。滿洲源流考徧詳東夷各部族。獨女真不列專條。僅於文內偶一漏出。清歷世示人以不廣。載筆之臣。小廉曲謹。以媚一人。寧失史家之實。無犯溫樹之戒。後世欲求史材於清之故府。胡可恃也。

女真。遼金元三史皆作女直。元史地理志開元路下云。古肅慎之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興宗諱。改曰女直。蓋遼興宗諱宗真。女直在遼世。歲有職貢。肅慎古名。不見自漢至五代之史。要其部族未改。自清代冒稱滿洲以前。歷史東夷傳中。皆有古肅慎地之國。東漢爲挾婁。元魏爲勿吉。唐五代爲黑水靺鞨。皆稱其善射。如古所紀肅慎故事。遼史太祖紀。未建國以前。當唐昭宗天復三年春。卽曰伐女直下之。唐書並無女真。至五代史尙稱黑水靺鞨。而遼史則當唐世已紀女直。可知遼起北方。與彼接近。得其相傳之本名。其實遼之所謂女直。卽唐五代之黑水靺鞨。南北紀載不同而已。遼史部族表中。歷詳其來貢之歲。至興宗立而避諱始改女直之名。時距唐天復已百七十年。在宋爲仁宗之天聖九年矣。遼勢日衰。女真日露頭角。當時言女真兵滿萬卽不可敵。而遼史於天祚帝乾統二年壬午。紀女真兵始滿千。在宋徽宗崇寧元年。是時女真攻城奪地。遼不能制。後不過十二年。女真酋長阿骨打已嗣位之明年。卽與遼絕。取寧江州。大敗蕭嗣先於混同江。取賓解咸三州。至是兵始滿萬。明年稱帝。國號曰金。紀元收國。是爲金太祖。立八年而覆遼都。以燕涿易檀順景薊等七州歸宋。宋納之。遂與宋往來齟齬。又二年。金滅遼。與宋亦開兵釁。又二年而宋南渡。當時女真之猛銳。與清太祖太宗之取明相彷彿。但金祇滅遼。及取宋之半而止。百餘年而亡於元。此則不逮清之再起遠矣。宋人紀載皆稱女真。明人官私文字。女真女直並稱。元滅金。於女真故地。設軍民萬戶府五。當金滅遼時。以女真本土爲太寧府。元時則設合蘭府水達達路。一作合懶府。領達達路。以統五萬戶府。分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真之人。自元以前。女真見於史者如此。至明史爲清代所修。反將其祖居諱匿不見。此不能不求諸清室所

禁之明代紀載矣。

陳建皇明通紀。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又二十八年四月。停遣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云云。又明史朝鮮傳。洪武二十六年六月。遼東都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指引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諭。示以禍福。且得敕惶懼。陳謝上貢。并械送通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此與上敕武定侯語合。皆女直未歸附時語。通紀又云。永樂二年十二月。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二十四。爲站爲地面者各七。此節下又附載尹直之言曰。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

按明紀此文。後來諸家輯皇明政紀者皆祖之。明人續通紀爲書者不下數十種。若吾所取材之沈氏皇明從信錄。馬氏皇明通紀輯要。亦皆有此文。明史兵志據會典採入。文亦相同。知非有誤。且所云三百八十四衛。明史備載其

衛名。尤見故府之藏。確鑿有本。及考何喬遠之名山藏。其王寧記中東北夷海西建州篇。則云。洪武初歸附。高皇帝爲設都司衛所。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使因其俗。自相役屬。不給官祿。聽其近邊住牧。保塞不爲寇。而厚之宴賞。永樂初。成祖益遣人招諭之。於是諸夷盡附。皆置衛所。授官如洪武時。成祖又爲置馬市。開原城。給贍其酋長柴米布。其有願居內地者。於開原設安樂州。於遼陽設自在州。以處之。皆量授以官。聽其耕牧。自便。於是諸酋聞風。膺至。成祖先後爲置奴兒干都司一。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托溫千戶等所二十。其來貢諸夷。又有速溫河地面等三十八地面。哈魯喜樓里城別里真站等七站。又有巫里阿古等寨。凡五十八所。罔不內嚮。歸誠稽首闕下者矣。原注。奴兒干都司。朵顏衛。泰寧衛。建州衛。必里衛。福餘衛。洪武間置。兀者衛。兀者左衛。兀者右衛。兀者後衛。赤不罕衛。屯河衛。安河衛。俱永樂二年置。毛憐衛。虎兒文衛。失里綿衛。奴兒干衛。堅河衛。撒力衛。俱永樂三年置。古賁河衛。右城衛。塔魯木衛。蘇溫河衛。幹灘河衛。兀者前衛。卜顏衛。亦罕河衛。納憐河衛。麥蘭河衛。兀列河衛。雙城衛。撒刺兒衛。亦馬刺衛。幹蘭衛。亦兒古里衛。脫木河衛。卜刺罕衛。密陳衛。脫倫衛。嘉河衛。塔山衛。阿速江衛。速平江衛。木魯山衛。馬英山衛。土魯亭山衛。木塔里山衛。兀也吾衛。吉河衛。劄竹哈衛。福山衛。肥河衛。哈溫河衛。木束河衛。罕答河衛。撒兒忽衛。劄童衛。俱永樂四年置。阿古河衛。喜樂溫河衛。禾陽河衛。哈蘭城衛。可令河衛。兀的河衛。哥吉河衛。野木河衛。納刺吉河衛。亦里察河衛。野兒定河衛。卜魯丹河衛。好屯河衛。喜刺烏河衛。考郎兀衛。亦速里河衛。阿刺山衛。隨滿河衛。撒禿河衛。忽蘭山衛。古魯渾山衛。阿賚河衛。甫里河衛。答刺河衛。撒只刺

河衛。阿里河衛。依木河衛。亦文山衛。木蘭河衛。朵兒必河衛。甫門河衛。俱永樂五年置。納木河衛。童寬山衛。兀魯罕河衛。塔罕山衛。者帖列山衛。木興衛。友帖衛。牙魯衛。刺魯衛。益實衛。乞忽衛。兀里溪山衛。希灘河衛。弗朶禿河衛。阿者迷河衛。撒察河衛。幹蘭河衛。阿真河衛。木忽刺河衛。欽真河衛。克默河衛。察刺禿山衛。囉罕河衛。阮里河衛。列門河衛。禿都河衛。實山衛。忽里吉山衛。真溫河衛。薛列河衛。俱永樂六年置。卜魯兀衛。葛林衛。把城衛。劄肥河衛。忽石門衛。劄嶺山衛。木里吉衛。忽兒海衛。伏里其衛。乞勒尼衛。愛河衛。把河衛。和屯吉衛。失里不衛。阿倫衛。古里河衛。塔麻速衛。俱永樂七年置。木興河衛。木刺河衛。喜申衛。使坊河衛。甫兒河衛。亦麻河衛。兀應河衛。法因河衛。阿答亦河衛。古木山衛。葛稱哥衛。俱永樂八年置。督罕河衛。建州左衛。只兒蠻衛。兀刺衛。順民衛。囊哈兒衛。古魯衛。滿逕衛。哈兒蠻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河衛。弗思木衛。弗提衛。俱永樂十年置。幹朶倫衛。永樂十一年置。哈兒分衛。阿兒溫河衛。速塔兒河衛。兀屯河衛。玄城衛。和卜羅衛。老哈河衛。失兒兀亦衛。卜魯禿河衛。可河衛。乞塔河衛。兀刺忽衛。俱永樂十二年置。渚冬河衛。劄真衛。兀思哈里衛。忽魯愛衛。俱永樂十三年置。吉灘河衛。亦馬忽山衛。俱永樂十四年置。阿真同真衛。亦東河衛。亦迷河衛。俱永樂十五年置。建州右衛。益實左衛。阿塔赤衛。塔山左衛。城討溫衛。俱正統間置。兀者托溫千戶所。兀者穩勉赤千戶所。兀者已河千戶所。兀者揆野木千戶所。海刺兒千戶所。哈流溫千戶所。兀托河千戶所。竦和兒千戶所。哈三千戶所。哈喇哈三千戶所。兀的罕千戶所。可里踢千戶所。兀音千戶所。只陳千戶所。鎖郎哈真千戶所。得的河千戶所。奧江河千戶所。哈魯門山千戶所。古賁河千戶所。敷答河千戶所。俱永樂間

置。又有速渾河地面。昏地迷河地面。兀兒袞車地面。施伯河地面。卜魯丹河地面。勝和兒河地面。木温地面。諸車河地面。可木山地面。車讓河地面。欽真河地面。因只河地面。兀思哈里地面。古里河地面。卓兒河地面。撒哈刺地面。亦秀渾河地面。古里罕河地面。忽忽八河地面。失木魯河地面。把兒卜河地面。木倫河地面。崔哈河地面。黑龍江地面。也今河地面。那門河地面。卜忽秃河地面。弗孫河地面。兀魯温河地面。撒只刺河地面。兀察河地面。畢力木江地面。的里木地面。插坎地面。海西地面。蘇分地面。失令地面。亦馬阿咬東地面。哈魯城。喜樓里城。別里真站。古代替站。伏答林站。別兒真站。弗朶河站。五連站。忽把希站。播兒賓站。黑勒享右站。黑勒里站。五里河口。那令口。火名口。口兒河。必與河。鎖失河。古因温都魯河。幹的因河。凡五十八處。按正文言三十八地面七站及各寨。凡五十八所。注文三十八地面尙明析。其餘站寨。混合不分。共二十名。合之三十八地面之名。恰爲五十八所。其明有站字者。是八站而非七。其中五里河口。當卽正文所舉之巫里阿古。核其總數相符。至對音文字。是否正確無誤。則未可定矣。明兵志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多寡又不同。

據以上所云。證以陳仁錫潛確類書區域部九。四夷三東北夷女直下云。永樂九年。遣將將水軍。召集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答刺。王肇州。瑛勝哥。四酋率衆來降。自開原迤北。因其部落所居。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千戶所二十。此下注都司衛所之名。與名山藏注文同。又云。其酋長爲都督指揮。都指揮千戶鎮撫諸職。給之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又朝貢地面城站口河名目。亦與名山藏同。又云。不領於衛所。並約歲一朝貢。又設馬市開原城。



北。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云云。又證以葉向高女直考。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面各七。不領於衛所。更證以黃道周博物彙編第二十卷。四夷下附奴酋云。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而建州海西悉境歸附。設建州等衛所二百餘。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則又合衛與所併計之。爲二百餘之數。其設爲一百八十四。且經列舉其名。并其建置年分。若名山藏諸書。爲甚確可知也。惟通紀作三百八十四。清修明史因之。今細檢其目。史志之有年分可據者。仍此一百八十四衛。悉與名山藏所列相同。且舉會典所載譯音略有不同。一一附注。其餘二百衛。名目多與百八十四衛中相複。又無建置之年。亦無會典可證。是言百八十四衛者皆本會典。而言三百八十四衛者。乃據正統後實錄等文。考明自正統末。土木之變以後。據諸家記載。女直部族爲也先所殘毀。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不復承襲。入貢第名舍人。賞賚視昔爲薄。董山乃擁衆入寇。則女直至正統後。止有亡失故官。無更置新職之事。且建州漸橫。明無馭邊之力。奴兒干都司。已撤至開原以南。領土之名。且係虛有。又何從增置衛所。乃明史與通紀相合之三百八十四衛。其能與會典校正文字。注明建置年分者。盡在一百八十四衛之中。其注明正統以後續置之百三十九衛。及注明添設之五十八衛。共百九十七衛。合之原設百八十四衛。外加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是爲三百八十四衛。又千戶所則增其四。爲二十四所。站與地面。則各止七處。蓋成化間懲董山之亂。女真來請補給敕書者。輒徇其意。以濫予之。故重復錯亂。不可究詰。官文書徒張虛數。且站與地面反少。而所亦增多。蓋求官者非衛所不廢。

其欲。明廷既以給改爲羈縻之策。復何所吝而不許。在名山嶽等所載百八十四衛。核其衛名。實有百八十七。其中多朵顏秦寧福餘三衛。乃所謂兀良哈三衛。明史自有專傳。本非女真部落。其曩入者。乃因明初併轄於奴兒干都司。遂致闌入其名。而結算總數之時。又作百八十四。乃專對女真而發。再以明紀本書論之。於成化三年十月。書建州女直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率兵討之。其下追敘云。永樂初。旣以大寧之地與朵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酋長。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日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按此段文出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併衛以外之所而言之。猶祇得二百七十餘。旣併千百戶所。當亦併各地面各站各寨在內。適得二百七十七左右之數。仍與名山嶽等書相合。可知其稱三百八十四衛。前後已自相違異。惟據明史列舉之衛名。則又知非訛誤。特前後根據不同。故致兩歧。而求其的然可信之數。則百八十四衛之爲女真曾受之職。乃有土有人。未經冒濫以前之定制也。明會典卷一百零七禮部六五。東北夷條。女直古肅慎地。在混同江東。開原城北。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爲金餘孽。永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其後悉境歸附。九年。始設奴兒干都司。建州兀者等衛。及千百戶所。以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敕印。云云。又以奴兒干都司爲設於永樂九年。蓋建州各衛。其先絡續設置。猶附遼東都司。至朵顏等三衛。本屬北平行都司。成祖入關靖難。以三衛兵自從。旣纂大統。乃以遼東地委之三衛。內徙

北平行都司於保定。明中葉以前。談者以爲失策。三衛既不屬北平行都司。儼然別爲部落。與元後鞏韌抗衝。故明中亦列之外國傳矣。然明史兵志又以屬之奴兒干都司。則與會典及名山藏等書皆同。殆永樂九年設奴兒干都司時。曾以朵顏三衛編入轄境。正統以後。國威旣挫。邊事大變。奴兒干都司亦撤退開原。朵顏三衛旣視同外國。女真亦何莫不然。所謂奴兒干都司轄百八十四衛。亦不過承平故事之布在方策者耳。

建州女直爲清之正系。別爲專紀。海西與野人兩種女真。以其爲清代所諱言。久不見於載籍。今不能不略言之。海西爲元代行政區域之名。屬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省遼東海西提刑按察使。入北京。仁宗紀。延祐二年夏五月庚午。立海西遼東鷹坊萬戶府。隸中政府。稻葉引明實錄。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上遣人賚勅往諭之。皆其證也。元官制。行中書省。每省丞相一員。平章二員。右丞一員。左丞一員。參知政事二員。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遼陽行省之右丞。當駐海西。故稱海西右丞。在元地理志。遼陽行省所屬開元路。爲海西地。而無海西之名。則其爲區域。亦係通俗之稱。非分路分府之爲定制之比。海西與建州。世區爲兩種。明中葉以前。海西建州。皆爲野人所蹂躪。海西建州之間。有無軋轢。則中葉以前。無所表見。成化間。建州極意聯絡海西。以爲明患。事見後脫羅紀。至嘉靖時。乃有扈倫四部。與建州相抗。其種族已非從前之海西。四部中。達最忠於明。最先爲清太祖所滅。明史張學顏傳。隆慶六年。宣諭王杲。杲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學顏因而撫之。王台卽哈達部酋。史稱海西。可知扈倫之卽爲海西故地也。扈倫明史謂之忽喇溫。亦中葉以來。由野人而

居海西者。明初之言海西。地同而部衆尙非扈倫。且亦嘗移兀良哈入居之。以侵佔海西女真故地。實錄載洪武十六年勅諭海西右丞阿魯灰詞曰。惟賢者能知存亡之道。決去就之幾。今爾所守之地。東有野人之隘。南有高麗之險。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道路險扼。孰不以爲可自固守。云云。所云東有野人。乃指建州女真。時建州未附。故統稱野人。北接曠漠。乃後來朝貢無常之野人女真地。西抵元營。正指兀良哈之尙爲元守。迨洪武二十年。元故丞相納哈出自兀良哈地出降。封爲海西侯。二十二年。又置朶顏等三衛於兀良哈。是時兀良哈與女直。皆爲元行省治理之地。兀良哈爲元之大寧路。女真爲元之開元路。皆屬遼陽行省。當洪武二十年。納哈出自兀良哈出降。封以海西。或未必實領其地。至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通紀記此事云。兀良哈。山戎也。歷代爲渾莫奚。爲奚契丹。時大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爲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臨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按通紀此文。亦綜合後事言之。依會典等書。福餘衛設在建州衛之後。疑與朶顏泰寧二衛。設非同時。至其所佔地域。以熱河境爲朶顏。瀋陽以南之遼西地爲泰寧。瀋陽以北至開原曰福餘。乃永樂元年。酬三衛從行靖難之功。乃有此舉。通紀於永樂元年。備載其事。此處以附注中先指其疆界。竟與相同。可知爲籠統併言之事實。又福餘衛當永樂初已占開原。則已稍占海西之地。海西後來有南北關。皆在開原。其時海西不能自固門戶。南爲三衛所逼。北爲野人所侵。至永樂末。在開原之女真。叛入建州。見馬文升撫安東夷記。葉向高黃道周兩建州考。皆祖其說。是明初之海西女真部落。已與建州相併。海西舊境。逐漸

爲野人女真入居。永樂四年。置兀者前衛。卽在海西境。馬文升撫安東夷記稱海西兀者前衛可證。其事詳後建州紀。夫兀者之爲窩集譯音。窩集之爲森林夷語。本爲野人女真部落。所有兀者諸衛。皆在極東瀕海之境。獨兀者前衛。乃設在海西。當是野人女真之侵入海西。在永樂四年。已就而置衛。使永佔海西地域。是爲野人女真入海西之始。葉向高女真考。宣德四年。海西野人女真數寇邊。都督巫凱請討之。以海西而有野人女真。皆海西舊時馴順之女真。已被逼遷地。而由野人佔地代興之證。正統末。英宗北狩。韃靼獨強。諸夷擾攘。又有變易。以後海西遂爲扈倫四部所有。扈倫卽今黑龍江之呼倫。由是原來之海西女真種人在建州。而野人女真中之扈倫四部。轉爲海西女真。四部皆爲清太祖所滅。因并其始入海西以至滅亡之事實。皆見後太祖紀中。稻葉又引全遼志卷四官業志徐玉傳。丁卯。大軍征納哈出。玉爲前鋒。直抵金山。破營寨。俘斬尤衆。進至一禿河。會納哈出降。遂還。未幾。又掠地海口。至松江。招諭人口五千餘。馬牛車輻九百有奇。稻葉按云。一禿河今爲伊通河。松江爲松花江。略地海西至松江。可知海西在松花江流域。云云。今按丁卯爲洪武二十年。本紀是年封納哈出爲海西侯。其春以馮勝爲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哈出。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哈出降。徐玉蓋隨馮勝者也。通紀於洪武二十年。書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注言納哈出擁衆金山。數擾邊。又言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牲畜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又言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明史馮勝傳。常遇春之子常茂傳。藍玉傳。韃靼傳。互詳此事。明一統志。金山在開原西北二百五十里。遼河北岸。與兀良哈接境。是爲海西盡處。稻葉又引朝鮮人之

龍飛御天歌卷七第五章。注云。今之三姓以西。松花江之上流地方。謂之海西江焉。以此合之。洪武十六年。勅諭阿魯灰之文。於海西地域瞭然矣。明自中葉以後。海西常爲國屏藩。扈倫四部不亡。清太祖終不得逞。以海西與明休戚相共如此。明史竟全沒其名。并不得與長爲邊患之朵顏三衛。分佔一傳。居於外國之列。是尙足言一代傳信之書乎。

海西女真之地域既明。野人女真又若何。野人二字。以種人之程度言。此亦殊難確定其界域。自非女真人言之。凡女真皆稱野人。稻葉引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阿哈出爲指揮使。此所云建州設衛。在永樂元年。與會典載在洪武年間者不同。說詳建州紀。惟阿哈出爲建州女直頭目。明廷就設建州衛。給以衛職。而當時稱野人頭目。是建州亦可謂之野人也。又引實錄。洪武十八年九月甲申。女直高那日。捌秃。禿魯不花三人。詣遼東都指揮使司來歸。自言高那日乃故元奚關總管府水銀千戶所百戶。捌秃禿魯不花乃失憐千戶之部人也。皆爲野人獲而奴之。不勝困苦。遼東樂土也。願居之。乞聖明垂恩。得以琉璃珠弓錫鐵遺野人。則可贖八百餘家。俱入遼東。事聞。賜高那日等衣。人一襲。琉璃珠五百索。錫五斤。弓弦十條。云云。明遼東都司屬左軍都督府。轄今奉天省境。高那日等自女真來。自稱爲野人所苦。願居遼東。則脫離女真。乃爲脫離野人之地。其所指野人。未必非建州海西等部。清人以女真之舊。侵入遼東。據遼瀋而都之。入關以後。乃以遼東合其女真故地爲一區域。謂之東三省。故遼東爲奉天。故海西建州爲吉林。故野人女真部爲黑龍江。明遼東置衛所而無府縣。惟爲降夷安輯計。特設安樂自在二州。自女真皆內附。又設奴兒干都司。轄百八十四衛。不設府縣。亦與遼東各衛所之隸屬都司相等。

明地理志有遼東都司，而無奴兒干都司。雖奴兒干都司地淪沒較早，明代已視與遼東有別。要亦修明史時本諱言女真，樂得脫略不載也。稻葉又引實錄：洪武二十年十月，詔取遼東官軍，曾往海西野人地面，及納哈出之境。歷涉勞苦者二百六十人，赴京，各賜文綺羅衣鈔錠有差。云云。是海西亦稱野人。又引朝鮮之龍飛御天歌卷七第五章注云：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德久矣。野人酋長，遠至移蘭豆漫，皆來服事。常佩弓箭，入衛潛邸。暱侍左右。東征西伐，靡不從焉。如女真則幹朵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火兒阿豆漫、古論阿哈出、託溫、豆漫、高卜兒、闕。云云。又注移蘭豆漫爲三萬戶。古論與夾溫，皆其姓也。移蘭爲三。今滿語猶然。三姓今改依蘭府。卽用其三字之舊音也。又明史朝鮮傳：成化十一年四月，國王李璉奏：建州野人糾聚毛憐等衛，侵擾邊境不已。乞朝命戒飭。又十二年十月，時禁外國互市兵器。奏：小邦北連野人，南鄰倭島，五兵之用，不可缺一。云云。此皆指建州女真而以爲野人矣。稻葉又引實錄：永樂二年夏四月戊午，黑龍江等女直野人歹寅加等來朝，賜鈔及文綵表裏。則指野人爲在黑龍江之女真。黑龍江在海西建州境界之外，與明會典分別三種女真爲相合。自女真自言之，則正同明會典。以在黑龍江者爲野人。如稻葉所引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壬午，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巫凱等曰：今得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滿住奏，原奉恩命，在婆豬江住坐，近被忽剌溫野人侵害，欲移居遼河草河。朕未知有無妨礙。爾等宜計議安置，毋弛邊備，毋失夷情。云云。又引實錄：正統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董倉奏：臣父爲七姓野人所殺。云云。又引朝鮮之東國輿地勝覽卷六十會寧都護府云：本高句麗舊地。胡言幹木河。（一云吾晉會）本朝太宗朝，幹朵里董孟哥帖木

兒乘虛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殺孟哥父子。幹木河無酋長。云云。稻葉氏又自據朝鮮紀載。言宣德八年冬十月。狂哥帖木兒被兀狄哈之楊木答兀襲殺。云云。又於詳考清初疆域篇中。敘兀哲部云。兀哲一作窩集。均爲滿語之森林。龍飛御天歌卷七有兀狄哈。兀狄亦此對音字。哈者人也。意此部落。因棲息於森林帶而得名。云云。今按忽刺溫。據稻葉所考。卽黑龍江呼倫。南下侵略。並據海西。清世官書謂之扈倫。扈倫四部中以烏拉爲主要。而清開國方略卷四。言烏拉之先。以呼倫爲國號。姓納喇。與哈達同。此稻葉之所出。今考東華錄。扈倫四部。乃烏喇哈達葉赫輝發四名。烏喇卽烏拉。本名扈倫。姓納喇。後因建國烏喇河岸。故改名。始祖名納齊卜祿。哈達國萬汗姓納喇。其國原名扈倫。後建國於哈達地。因名哈達。乃烏喇貝勒始祖納齊卜祿七代孫。始稱汗。國號哈達。輝發葉赫。皆由他處遷至扈倫。遂改冒納喇之姓。此可見烏喇爲四部之宗主。東華據實錄。謂之扈倫。而開國方略正名呼倫。明實錄載李滿住原奏。謂之忽喇溫野人。在宣德正統間。扈倫已屢侵建州。李滿住被逼至欲移居內地。其時並無四部。後來最強之哈達。尙未發生。葉赫輝發。雖不詳其立國之始。但據東華錄所載兩部世系。其始祖皆依附烏喇而冒納喇之姓。自必至烏喇勢分。哈達露頭角時。始與並驅爭先。移殖海西。乃成四部。要之烏喇之先。聲勢最盛。旣入海西。烏喇所佔。卽吉林地。吉林省城。卽古烏拉城。所云烏喇江。卽長白山發源之松花江上流也。至戕殺肇祖之七姓野人。旣稱兀狄哈。卽窩集之人。未知與扈倫是一是二。肇祖被殺。在朝鮮李氏朝之世宗十五年。卽明宣德八年。兀狄爲窩集之對音。卽明會典所謂兀者衛。兀者據滿洲源流考。亦謂卽窩集二字。兀者衛與兀者左右後三衛。皆設於永樂二年。兀者前衛。則設於永樂四年。兀



者卽渥集。亦卽窩集。古謂之沃沮。清代謂之東海渥集部。或東海窩集部。是則明會典以兀者衛當野人女直明矣。野人女直在今黑龍江及吉林之極東。建州海西女直之言如此。明會典所指亦如此也。惟兀者前衛在海西境。別見後。明奴兒干都司轄境極遠。東北直包庫頁島。在女真中間之爲生女真。明代謂之野人女真。清代謂之新滿洲。其境界卽清初極東北之版圖。今俄國西北利亞之海濱省。舉在其內。清末光緒十一年。枝江曹廷杰奉吉林將軍劄委。赴伯利一帶密探俄界情形。著有伯利探路記。記有云。廟爾上二百五十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石礮壁立江邊。形若城闕。高十餘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寧記。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寧寺記。皆述太監亦失哈征服奴兒干及海中苦夷事。論者咸謂明之東北邊塞。盡於鐵嶺開原。今以二碑證之。其說殊不足據。勅建永寧寺碑陰有二體字碑文。其碑兩旁有四體字碑文。惟唵嘛呢叭彌吽六字漢文可識。餘五體俱不能辨。永寧寺基。今被俄人改爲喇嘛廟。二碑尙巍然立於廟西南百步許。廟後正東二十餘步山凹處。有連三礮臺基一座。南向據混同江之險。壕塹俱在。廟西北約百步。有土圍一道。土壕二條。周數百步。中有土臺。亦似礮臺基。西北向。可堵海口及恆滾河口水道來路。恆滾河在特林下十餘里西岸。其江長二千餘里。西入黑龍江之精奇里江。牛滿河。東入混同江之格林江。庫魯河。共發源於外興安嶺南枝。俄人由索倫江海口南行八九百里。可入此江上游。揚碑時。有喇嘛鋪拉果皮。與土著濟勒彌種六七人。在旁觀望。均謂此碑係數百年前大國平羅利所立。土人以爲素著靈異。喇嘛斥之。爾葉氏據彼國人所著明東北疆域辨誤。亦根據曹書此段之文。但改其伯利探路記之書名。謂之西伯利亞東偏紀要。辨誤之文云。光緒十一年。東海

諸部已爲俄有之後。曹廷杰以受命偵察西伯利亞東偏歸呈所紀之書。卽所謂西伯利亞東偏紀要者也。中言苦夷卽苦兀。乃庫頁之轉音。此記事之文。實足破二百年之蒙蔽。其所述一一合於明時諸書。明之盛時。若永樂宣德之際。對於東北諸夷。豈惟務爲招諭撫養而已。直能以威力及之。遠至樺太地。可以此證之矣。辨誤之文如此。稻葉氏又曰。野人女真之得勢。卽明廷威力之失墜於東北。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決奴兒干政廳。在永樂時已不能保證其安全。考其實實。當宣德末年。所得此方面之報告。有云。遠征軍在黑龍江市場。與女直爲交易之際。有打死市人者。女直銜之。控扼明軍歸路。殺八九百人。又有云。中官亦失哈等使奴兒干歸時。中途被拘留者計有五百人。凡此報告。殆卽特林岸上建立永寧寺。勒碑紀功。誇稱東海苦夷等服從之歲。歸途之事實耶。彼之建寺。殆亦欲以佛教布於野人之地。冀稍稍馴服之。率無寸效。乃於正統初年。撤退奴兒干都司同知官。退守遼東之鐵嶺衛焉。稻葉此語。當有所本。永寧寺碑形式。及未泐之原文。并潛江甘鵬雲之跋語。見於魏聲蘇之雞林舊聞錄。今按曹記所云。日本人尙未盡其旨。征服苦夷。尙僅見碑文所敘。而伯力地方。明初設有礮臺。據江口之險。軍事布置。初不以荒遠遺之。清廷以吉林黑龍江爲其發祥之地。對俄人之狡啓。初無絲毫防守之計。琿春一約。拱手贈俄。蓋其控制東北邊。實力遠出明代之下。顧反於文字中妄造訛言。謂明代政令不出開原邊以外。以自飾其滿洲之爲國。自始卽與明劃疆而理。無受官分職之可能。如滿洲源流考所云者。多見其欺人而適以自欺也已。

## 第四篇 建州紀第二

女真在明世爲三種。而建州女真爲清之正系。建州固係明廷所設衛名。然建州女真之稱。由來已久。明廷因其原有之種別。以名其衛。非種別因設衛而起也。新唐書渤海大氏置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其地在今吉林之興京附近。爲建州女真生息之地。遼移建州治靈河之南。後再移靈河之北。靈河卽凌河。在今蒙古哈喇沁土默特二旗之間。常明兀良哈境內。金元相承。皆有建州。皆卽此遼時移置之建州。而渤海所置之建州。元一統志有故建州。在上京之南。金之上京。幅員甚廣。自開原東抵寧古塔。自長白山北抵阿勒楚喀河。建州在其南境。正長白寧古塔等地。謂之故建州。以別於遼金元之建州。而爲渤海時所設之舊。是知建州女真之本土。自唐代渤海創立以來。其地卽恆名建州。至元代猶稱故建州。其居此之女真部落。宜其以建州爲分別名詞矣。建州設衛之沿革。滿洲源流考敘述頗詳。至明之設衛。正以官清之祖先。爲清一代發祥之所自始。源流考獨鴝突不明。其紀建州衛及建州左右二衛。僅僅記其設置之年。此外不著一字。且右衛設於正統間。清修明史尙不誤。源流考則誤以爲宣德七年。證以明實錄之事實。牴牾之迹顯然。惟事在正統七年。七年字非誤。則正統誤爲宣德。猶可認爲無心之字誤。至其第十三卷。後附明衛所城站考。以其名之曰考。每衛所之下。有可敘述者。不免略注數語。設列出建州衛。不能不敘始受衛職者之名。於是抽去數衛名。在史兵志。機會典等書。載奴兒干都司所屬三百八十四衛。迨勅撰滿洲源流考。已在明史成書後數十年。所據底本。

仍與明史館無異，而忽減其總數爲三百七十六衛，以便其抽去數名。遂屏建州三衛不錄，以意刪削。變更事實，尙復成何體裁。夫明奴兒干都司所轄，原止百八十四衛。說見前篇。因併朵顏三衛計之，得百八十七衛。其實三衛本非女真部落。原屬北平行都司。永樂初撤北平行都司時，原未有奴兒干都司。二年設奴兒干衛始拓地至奴兒干境。九年又設奴兒干都司。其境包括清初之吉黑兩省全地。清修明史於地理志不載奴兒干。於兵志載之而不言其地。蓋地志不能不實其所在。兵志則但舉衛所之名卽畢。故避地志而就兵志僅存其目。巧於遁飾如此。奴兒干之名。先見於元史地理志。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之下。注云。有俊窩曰海東青。由海外飛來至奴兒干。土人羅之。以爲土貢。據此知奴兒干境。東濱海矣。又考清高宗御製盛京土產雜詠。詠海東青序云。羽族之最驚者。有黑龍江之海東青焉。則元史之所謂奴兒干。卽清代之黑龍江。詩注又言鷹鷂皆有窩巢。多綠峭壁爲之。人不能上。惟海東青從未見其巢也。此爲海東之名所由來。元史所謂由海外飛來者也。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亦曰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立奴兒干都司。迪紀亦述之。可見奴兒干爲黑龍江地。以此合之亦失哈所建永寧寺碑。皆可證奴兒干地域之廣遠。清代紀明之東北轄境。務必使之縮小。以便建州之常處化外。儼然不屬於明。如滿洲源流考卷十三。附明衛所城站考。敍云。謹案明初疆圉。東盡於開原鐵嶺遼瀋海蓋。其東北之境。全屬我朝。及國初烏拉哈達葉赫輝發諸國。并長白之納殷。東海之窩集等部。明人曾未涉其境。永樂二年。倣唐羈縻州之制。設尼嚕罕衛。七年。改爲尼嚕罕都司。後又續設衛所空名。其疆域之遠近。原弗及知。所稱山川城站。亦多在傳聞疑似之間。而又譯對訛舛。名目重複。一地而三四名。

一名而三四見者甚多。又如黑龍江屯河呼爾哈河等地。與明邊界相去絕遠。而亦列於衛所之中。蓋緣諸部。常以市易與明往來。卽其所居強名爲衛。書之實錄。授以官稱。或間有部長自來。或僅部人之來貿易者。前後蕪複。展轉傳訛。明人固無由而悉也。云云。此說在明正統以後之對女真。未嘗不爲實狀。所云尼嚕罕。卽奴兒干之對音。清代每改正譯文。而以原譯爲訛。其實對音文字。苟非勒定一名。有何訛與非訛之別。所云一地三四名。一名三四見。誠不謂爲必無。然亦未能謂音近者必爲一地。指音近者爲一地。遂以三四種音近之地名。爲一地三四名。因又謂爲一名三四見。此說已不免武斷。在明之紀載。原不以奴兒干三百八十四衛爲可信。故將正統以前逐年設置之建州等百八十四衛。詳具設置之年。其後無年分可言。統稱續置添設。以示區別。其百八十四衛。則無重複訛舛。一一有其地。有其受職之人。清修明史所載。與何喬遠陳仁錫之書。次序皆合。惟附注會典中稍有音同字異者數處。可知史志尙以何陳等書爲藍本。而以會典校之。根據要本合一。源流考舍此定本。別從明實錄中輯出。實錄多有因事牽述。不盡依本事先後次第。今爲詳細檢對。除去正統以後各衛不計。其正統以前之一百八十七衛。據言朵顏等三衛。另入熱河志。故不錄。此則確爲有說。其餘百八十四衛。源流考止載百八十三衛。所少者爲建州三衛。及奴兒干衛。幹朵倫衛。共五衛。而所多者爲烏拉衛。哈密衛。額瑯衛。弼勒古河衛。共四衛。其湊入者皆舛複無理。諱匿之迹。於以大彰。作僞心勞。豈不可憫。清代君臣。以滿洲源流不明。是以需考。豈知正以源流難昧。特作考以亂之。史家傳信。具有天責。此不能不深登其鄙也。

夫其所少之五衛。建州三衛。固所深諱。奴兒干一衛。則以其地在黑龍江。後擴而大之。又爲都司之名。源流瞭然。若不刪去。則所云明初疆圉。東盡於開原。鐵嶺。遼瀋。海蓋之說。顯然不符。幹朶倫一衛。又卽清始祖布庫里雍順所居之地。亦爲清代切身之關係。故皆在所必去。然源流考卷七部族門。又全見建州三衛之名。特不見於衛所考中。又衛所城站考序文。明有永樂二年設尼嚕罕衛之文。何以又於考中奪去尼嚕罕卽奴兒干一衛。至幹朶倫衛。不見於明衛所考。而見於元疆域篇。鄂多理萬戶府注中。言明志鄂多理城。永樂十一年置衛。是又悉與史志及名山藏潛確類書相合。可見並非不知此五衛。而偏於衛所考中脫漏不載。別於他處一一漏出。豈非載筆者有意狡猾。於應見處故意脫漏。以仰體清廷諱匿之心。於他不經意處故意洩露。以微示諸臣結撰之苦。然則清挾雷霆萬鈞之威。以爲親諱。卒不免被玩於文人。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矣。再核其增填之四衛。哈密衛下注云。案哈密在西域。不應遼瀋之東。有此地名。而明實錄稱永樂四年因嘉河人進馬。與嘉河衛同置。其說舛實不可詰。云云。明史兵志。哈密衛原屬西北諸部。並在奴兒干都司轄下。實錄所云因嘉河人進馬。亦並不云地與嘉河相鄰。何以見其置之遼瀋以東。而詰其說舛。又烏拉衛下注云。舊說兀蘭。今改正。明實錄永樂四年八月。烏拉等處部人奇爾鎗紐爾等來朝。置烏拉。伊爾庫魯。托漠。斐森。四衛。又於伊爾庫魯衛下注。舊說亦兒古里。托漠河衛下注。舊說脫木。斐森衛下注。舊說福三。今案名山藏。及潛確類書。及明史兵志。並無兀蘭。但有幹蘭衛。正與亦兒古里衛脫木河衛相連。福三衛則稍後。要亦同在一年中所設。是烏拉卽幹蘭無疑。乃源流考又有沃楞衛。下注舊說幹蘭。則以沃楞當幹蘭。而烏拉則當兀蘭。兀蘭衛實非奴兒干都

司轄下所有。一地兩名。自爲重複。又額埒衛下注云。名已見前。此處訛兀列。躬勒古河衛下注云。名已見前。此又訛卜魯兀。此二衛所云名已見前者。見於永樂八年實錄也。此又訛云者。謂永樂十二年實錄又見也。然名山藏等書及明史兵志。兀列河衛卜魯兀衛。皆設於永樂八年。並不再見於十二年設衛目內。不得因實錄再見而復出。且實錄前後字樣相同。亦不應云此又訛作某字。蓋皆有意填湊以補其刪去數衛之缺而已。

源流考卷七部族門。敘建州部族。止云。永樂二年置建州衛。十年置建州左衛。宣德七年置建州右衛。其云建州置於永樂二年。實錄所書。因事而始及。寧可稍後。且成祖靖難兵入京。首廢建文年號。仍稱洪武。故永樂二年距洪武間甚近。此不足言。惟右衛置於正統七年。宣德間無分衛事實發生。決爲訛誤。至其按語則云。建州爲本朝岐邠故地。州置於渤海。本在今吉林境。至遼時。一移於凌河之南。再移於凌河之北。金元相承置節度刺史。而建州遂在今錦州邊外喀喇沁土默特之間。大抵東土州郡之名。多始於渤海。而移於遼。遼志所載。襲渤海之名而移其地者。十居七八。如率賓府。遼遷其人戶於廣寧。謂之率賓縣。而其故地仍有率賓府。在涑州定興之間。涑州以涑沫江名。定興府一統志爲興京。而率賓府與之相連。則所領之建州。實卽國初所統之建州也。以元一統志考之。其祇稱建州者。屬興中府。在凌河南北。爲遼金所置。明屬烏梁海。其稱故建州者。近混同江北流之所。卽渤海所置。是州雖已移。而故地相傳。舊稱尙在。明初因以名衛耳。迨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圖阿拉。是爲興京。實右衛之地。舊邦新命。王迹肇基。恢天作之鴻模。啓億年之景運。嗣後若棟鄂。哲陳。蘇完。及海西之烏拉。哈達。輝發。葉赫。長白山之訥殷。珠舍哩。以至瓦爾喀。呼爾哈。黑

龍江諸部。並入版圖。東極使犬諾羅諸部。罔不率先臣伏。東京盛京。以次締創。出震乘乾。有開必先矣。云云。所云率賓府所領之建州。卽國初所統之建州。是矣。然渾稱曰所統。以掩其曾受衛職。且掩建州之自有宗主。肇祖特分其一樹。而以左衛爲區別之名。又曰肇祖所居實右衛之地。夫肇祖任左衛指揮。正就所居以爲之名。未受職前。居建州境。既受職後。卽就成左衛地。後來分左衛而設右衛。本調停其叔姪之爭印。原未劃分左右衛之區域。至右衛強而左衛中衰。昔日肇祖所居。盡成右衛境界。亦無前定之分土。乃於敘肇祖故居時。指其爲右衛之地。皆攷亂聽聞而已。

建州衛據明史及源流考。皆謂設於永樂二年。前據實錄。阿哈出以元年十一月辛丑來朝。辛丑爲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則來朝在元年。要其終以言受職。則在二年。是爲建州衛之始祖。又引實錄永樂十四年二月。賜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等宴。夫左衛設於永樂十年。名山藏等各書已詳。其受職之人爲猛哥帖木兒。於十四年賜宴之文始見。女真稱都指揮卽爲都督。明代官書亦從而稱之。明史所稱建州都督者類此。清實錄言肇祖名都督孟特穆。卽此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也。說具詳於後。是爲建州左衛之始祖。宣德八年冬。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已見前篇。斯時猛哥帖木兒之弟凡察。自爲之代。章炳麟清建國別紀。引實錄。宣德九年二月癸酉。升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凡察爲都督僉事。凡察奏。去年野人木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寇掠。殺死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子阿古等。請發兵問罪。上敕木答忽等。令還所掠。仍令與凡察通好。稻葉引實錄。正統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臣父爲七姓野人所殺。臣與叔都督凡察。及百戶高早化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地。欲與俱出遼東。



居住。恐被朝鮮拘留。乞賜矜愍。是時明廷及董倉。皆以凡察爲猛哥帖木兒之替人。又實錄。正統三年正月己丑。建州左等衛都督凡察來朝貢。又五年冬十月己未。勅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蓋當時認凡察爲左衛。久已定矣。葉向高女直考云。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董倉。逃居朝鮮。董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之。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領左。凡察領右。云云。名山藏所載略同。蓋以新舊印之糾葛。分衛以爲調停。實錄紀此在正統七年。而凡察乃爲右衛之始祖。

建州三衛中。左衛爲清之正系。別有專紀。本篇先詳建州衛及建州右衛。建州衛始受職者爲阿哈出。明實錄但言阿哈出爲野人頭目。稻葉引龍飛御天歌。則載其與猛哥帖木兒。各爲女真三萬戶之一。所謂移蘭豆漫者也。說見女直紀。夫龍飛御天者。朝鮮李氏自頌其開國之詞也。朝鮮國在明以前。久稱高麗。其國主王姓。傳數百年。洪武二十四年。高麗大將李成桂。廢其主瑤自立。復朝鮮之舊名。在位九年。至建文二年。傅子芳遠。龍飛御天歌。皆指成桂得國時事。其時佩劍入衛之三萬戶中。猛哥帖木兒與阿哈出皆在列。且稱入衛潛邸。則在成桂未得國以前。卽在洪武二十四年以前。洪武十六年。海西右丞阿魯灰來降。二十年。兀良哈元臣納哈出來降。是時明之兵威。始達東北。建州漸知中國有新朝。雖高麗而謀內附。故自其曠於高麗。正與中國隔絕之時可知也。稻葉又引實錄。正統六年二月丁酉。朝鮮國王李禔奏。猛哥帖木兒等。被深處虧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憫之。授以萬戶職事。云云。禔爲芳遠子。成桂孫。所羅

臣祖卽成桂。成桂在位。不過洪武末至建文初。其時猛哥帖木兒卽與阿哈出。比肩同爲萬戶。阿哈出受明廷衛驂。較早數年。稻葉謂龍飛御天歌之三萬戶。合元史地理志考之。火兒阿卽胡里改。幹朵憐卽幹朵憐。托溫卽桃溫。今案元志原文。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屬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一曰桃溫。距上都四十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又有合蘭河。流入於海。)一曰幹朵憐。一曰脫幹憐。一曰李苦江。各有司存。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幹朵憐。源流考訂正作鄂多理。幹朵憐。萬戶猛哥帖木兒。別有肇祖紀詳之。胡里改。源流考訂正作呼爾哈。卽龍飛御天歌之火兒阿。其萬戶爲阿哈出。明廷授以建州衛指揮。其前則故元胡里改萬戶。元亡而高麗續以其職授之。此始受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之原仕履也。葉氏女直考。建州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又其前曰。女直國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蓋毛憐與建州爲同部。又同出阿哈出之後。黃史建夷考亦同。此建州奄有毛憐。及其承襲衛職之由來也。稻葉引實錄。永樂元年九月。上謂兵部尙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無姓以別之。並宜賜姓。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從之。稻葉以此證賜姓事已行於洪武。又引實錄永樂八年。有列記建州賜姓之文。阿哈出之子釋家奴爲李顯忠。皆卜爲張志誠。不言阿哈出。其賜姓蓋在前矣。又謂阿哈出必卒於永樂六七年間。故八年使釋家奴爲指揮。尋有

賜姓之事。正其父子交替之事實。又引實錄。永樂十年十一月己酉。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等奏。建州衛指揮李顯忠。指揮李達。趙劉不顏。悉挈家就建州居住。歲祿乏食。上命發倉粟賑之。云云。是年方設建州左衛。而建州衛自阿哈出受職後。已傳其子數年。安居建州。歲祿待賑。備受明廷之養。巫凱爲遼東都司。直至正統初尙在官。馭夷得人。能使其久於其職。此明中葉以前。所以諸夷絡繹內向也。葉氏女直考。建州指揮李滿住。嗣李顯忠之職。宣德四年。請入都充宿衛。不許。當是時。必已被野人所逼。不安於建。至正統元年閏六月勅文。述滿住奏稱原奉恩命。住坐婆豬江。婆豬江卽佟家江。逼近朝鮮。當已有所迫而退避至此。又云近被忽刺溫野人侵害。欲移居遼河草河。則婆豬江又非所能安。婆豬江。明史朝鮮傳謂之潑豬江。鴨綠江之支流。成化三年征建州時。敕朝鮮助兵進剿。乃遣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衆萬餘。渡鴨綠。潑豬二江。攻破九彌府寨。云云。九彌爲兀彌之訛。說見下。惟據此可證婆豬江之近朝鮮界。李滿住欲離婆豬江。在正統元年。謂被忽刺溫人侵害。至正統三年。奏報已移住竈突山。稻葉引實錄。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遣指揮趙歹因哈奏。舊住婆豬江。屢被朝鮮國軍馬搶殺。不得安穩。今移住竈突山。東南渾河上。仍舊與朝廷效力。不敢有違。云云。三史國語解。並滿洲源流考。竈突。滿語謂之呼闌。山爲哈達。今與京西之呼闌哈達。卽當時之竈突山。此爲建州舊地。事下行在禮部兵部議。渾河水草便利。不近邊城。可令居住。據此則當時爲李滿住之居。後來卽爲清室開基之所。蓋滿住被誅。董山之後。承其故業也。滿住奏中并言。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憐衛事。其衛印被指揮阿里古藏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答失里襲職。仍掌衛事。乞給與印信。以便朝貢奏事。阿

里印信。不許行用。部議。阿里見住毛憐衛。部下人衆。宜與印信。撤滿答失里住建州衛。與毛憐隔遠。又無部下。難與印信。其朝貢奏事。宜令李滿住給與印信文書爲使。從之。據此與葉氏女真考建州毛憐之設衛傳嗣皆合。其時已有掌衛事而不履衛地。別由他人挾衛印以治衛職者。世襲之職。卽有封建餘風。明廷邊政未墜。准駁尙循事實。要爲後來濫給敕印。藉貢冒賞之由來。又各衛襲職指揮之下。又有所屬之指揮。或代行衛事。如毛憐衛之阿里。或自有都指揮在職。而其下亦有可以奏事之指揮。如建州衛之趙歹因哈。此皆可考見羈縻各衛之情狀。又馬文升三記。記撫安東夷事云。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畀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云云。葉氏黃氏兩考皆祖之。其云建州一衛。後增左右二衛。其間有由開原叛入毛憐之建州種人。此當卽李顯忠之弟猛哥不花。與建州同種之女真。旣由開原入建州。而海西則漸爲野人女真所侵。葉氏女真考。宣德四年。海西野人女真數寇邊。都督巫凱請討之。上不欲動兵。第賜勅戒諭。仍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此所謂海西野人女直。已是野人女直侵占海西之日。巫凱終身在邊。於控馭女真。極有關係。明史凱本傳。凱句容人。由廬州百戶積功至指揮同知。永樂六年。以從英國公張輔平交趾功。遷遼東指揮使。宣宗立。以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代朱榮鎮遼東。正統三年卒。性剛毅。饒智略。馭衆嚴而有恩。在遼東三十餘年。威惠並行。邊防修飭。其間所敘事迹。略不及女直部族中各事。然兩次論勅松花江造舟之役。當時治理。實屬松花江流域。滿洲源流考。

所云明疆域盡於開原鐵嶺遼瀋海蓋者。絕非事實。清末至俄人造中東鐵路。然後於哈爾濱經營造船。東北交通。盡明代實有過於清。特明喜用宦官理邊。一不免擾累。卽爲老成人論罷而已。清代入關以後。滿洲人之荒惰。過於漢人。又不許漢人過問關東之事。明與君臣多起自南方。經理東北者代爲南人。鐵巫凱而有名者爲曹義。亦儀真人也。稻葉引實錄。正統三年以後之處置女真。多由曹義。事見後。明史曹義附巫凱傳。繼凱守遼東亦二十年。可見明全盛時能爲邊擇將。而久任以責其成。當時奴兒干拓境設衛。治理不紊。正非偶然。

李滿住既歸建州。正統五年。建州左衛都督凡察。又奉勅入處婆豬江。李滿住所居。勅言同李滿住居處。則滿住雖棄婆豬江。其地猶爲滿住名義。此左衛事。別詳肇祖紀。明史朝鮮傳。正統十三年冬。命使調發朝鮮及野人女直兵。會遼東征北寇。此所謂野人女直兵。指建州海西。蓋向來女直視爲恭順。明亦頗字畜之。故有此舉。其實明有虜患。女直卽萌蠢動之念。明年土木之變。英宗北狩。又明年景泰改元。朝鮮傳又言。夏。遼東奏報。開原瀋陽有寇入境。掠人畜。係建州海西野人頭目李滿住等爲嚮導。因諭珣相爲掎角。截殺之。二年冬。以建州頭目潛與朝鮮通。戒珣絕其使。珣子於景泰元年襲國王位。又天順三年。邊將奏。有建州三衛都督私與朝鮮結。恐爲中國患。因勅珣毋作不靖貽後悔。珣爲珣弟。景泰七年。由珣子弘瞻以疾遜位。琮疏辨。復諭曰。宣德正統年間。以王國與彼互相侵掠。勅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給賞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職。王又加之。是與朝廷抗也。王素秉禮義。何爾文過飾非。後宜絕私交。以全令譽。云云。以上皆明史朝鮮傳所載。爲清廷文字禁忌之漏網。當修史時偶存明人史料。而不及檢。諸臣竟未以此獲罪。遂得

散見建州事實於明史中。今更據以按合明人紀載。葉氏女真考。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指揮王武。經歷修口。往招之。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此朝鮮傳中諭珣犄角截殺之結果也。明通紀。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謀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此時建酋爲董山。別詳董山紀。此朝鮮傳中建州私結朝鮮。敕諭其王。琰。及琰疏辨復諭之事實也。諭中所云。宣德正統年間。敕解怨息兵。證以前載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之敕文。李滿住欲由婆羅江他徙。其故爲被忽刺溫野人之侵害。然三年又奏。則稱舊住婆羅江。屢被朝鮮國軍馬搶殺。則所被侵害。不止忽刺溫。實並有朝鮮。朝鮮傳又載正統三年。董倉與朝鮮互訐。葉向高朝鮮考則載正統四年。朝鮮與建州相告言。詔兩解之。並慰藉朝鮮王。禔。皆卽其事。以其事皆涉董倉董山。別見後董倉董山紀。名山藏王享記記朝鮮云。天順初。王琰與女真毛憐衛讐殺。廷議遣使問罪。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及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往。朝鮮請寧忠閱兵。忠取其弓矢挽之。並張兩弓皆折。既有雁橫空而過。國人請射。忠援弓應弦而落。國人大懼服。忠因與寧宣示威德禍福。王琰使陪臣謝復遣子入學。引咎解兵。更證以明史張寧本傳云。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與鄰部毛憐衛讐殺。詔寧同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射雁一發墜。朝鮮人大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其事與名山藏之朝鮮傳悉合。但毛憐衛上不冠女真。史官及讀史者。不復注意爲滿洲故事耳。明史朝鮮傳又載。正統七年五月。諭禔曰。鴨綠江一帶東寧等衛。密邇王境。中多細人。逃至王國。

或被國人誘脅去者。無問漢人女真。至卽解京。初瓦刺密令女直諸部誘朝鮮。使背中國。禡拒之。白其事於朝。帝嘉其忠。敕獎之。并賜綵幣。此又朝鮮以義舉發不軌女真之事實。亦明見明史中。自天順三年以來。朝鮮以董山之強。而勾結建州左衛。然其與建州毛憐衛讐殺之案。則尙未以前載敕諭而終結。明史朝鮮傳。又載天順四年。復諭瑑曰。王奉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通謀煽亂。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於國中。豈得加於鄰境。郎卜兒哈有罪。宜奏朝廷區處。今行殺害。何怪其子阿比車之思復讐也。聞阿比車之母尙在。宜急送遼東都司。令阿比車領回。以解讐怨。五年。建州衛野人至義州殺掠。瑑奏乞朝命還所掠。兵部議。朝鮮先嘗誘殺郎卜兒哈。繼又誘致都指揮兀克。縱兵掠其家屬。今野人實係復讐。宜諭朝鮮。寇盜之來。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邊釁。從之。此所云建州衛野人。自合李滿住與董山等言之。其朝鮮所誘致之都指揮兀克。未知爲毛憐郎卜兒哈被殺繼任之指揮。抑爲他衛之指揮。此未能定。郎卜兒哈。卽實錄正統三年敕護送童倉出朝鮮境之毛憐衛都督指揮同知郎卜兒罕。則見童倉紀。

建州女真。至成化初。爲明廷所痛剿。李滿住董山先後被戮。是爲明馭夷一大節目。明史憲宗紀。成化二三年間。此車一字不見。在事之臣。李秉趙輔各傳微載之。而絕不可辨爲何事。秉傳。成化二年。命爲總督。與武靖伯趙輔分五道中塞。大捷。帝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少保。所云出塞。不知何處之塞。輔傳。成化三年。總兵征迤東。與都御史李秉。從撫順深入。連戰有功。進侯。此尙指明迤東及從撫順入敵境。則明爲建州。而事無首尾。其與秉傳紀年。有二年三年之不同。則事始二年。亘及三年。尙非歧異。至朝鮮傳則敘述反較明。傳云成化三年春。敕諭瑑修常貢。毋事珍奇。是時

廷用兵征建州。敕琰助兵進剿。琰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統衆萬餘。渡鴨綠。潑豬二江。攻破九獨府。云云。此役朝鮮原非主兵。傳文止應如此。此舊史文。未有大刪削也。九獨爲兀彌之訛。說見下。

馬文升撫安東夷紀。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譎詐過於海西。海西過於朵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朵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三種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尤甚。以故朵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於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守臣以聞。朝廷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逮赴京師。而山仍桀黠。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復歸。貽患必大。奏朝廷。遂誅山。而安其黨於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境亦賴以寧。云云。馬氏所紀。歸獄董山。則此事當入左衛紀。然李滿住亦以此役被誅。非專討左衛也。合下引各書證之。始末乃具。

葉氏女直考。景泰中。諸酋多死。子孫以從亂故。盡失其賜敕。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也。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臚壯。始聽。不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



以待夷狄之意。請更其制。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無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并勅考郎兀諸會撒哈良等毋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責而遣之。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誅之。以武靖伯趙輔爲靖虜將軍。都御史李秉督師討之。分三道入搆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輔斬首虜多。滿住死。明年。築撫順清河鬻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稍削。而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語夷復貢。黃考多本葉說。惟云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敕。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益失望。董山糾毛憐海西盜邊無虛月。云云。所言諸酋子孫失其賜敕。乃因七姓之亂。與諸書不同。當係黃氏之誤。七姓野人攻殺猛哥帖木兒。在宣德間。女直諸酋之失其賜敕。在正統末。因蒙古大入邊。英宗北狩。或言敕書爲也。先所掠。或言以諸酋從蒙古爲逆而削之。紀載雖有不同。要皆一時之事。而兩因殆所兼有也。

通紀。成化三年十月。建州女直董山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率兵討之。云云。以下追敘事由。純本馬文升紀。至入本事後微不同。其文云。至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上命趙輔李秉。率漢番京邊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輔乘以山不可宥。請誅之。九月。分左右中三軍。各路而進。期日會於虎城。至期。朝鮮亦以兵萬人遏其東走。賊遁。我軍搗其巢。邊境以寧。案虎城卽所搗之巢。說見下。

名山藏王享記。正統末年也。先入寇犯京師。脫脫不花犯遼東。邊陲不靖者數年。海西女直之有名者。卒死於也先之難。朝廷所給敕若印。皆失之。其子孫無所證。以請襲。歲入貢。第名曰舍人。道不得乘傳。宴不得預上席。所貢貂裘若馬不

中者。邊臣輒卻之。舊時入貢人數以數百。天順中。裁之無過五十。賞賚漸薄。由是諸夷不至。屢擾邊。成化二年。命總兵官趙輔。總督李秉。督諸將擊之。指揮張勝等敗之玉湖。參將孫璟周俊敗之分水嶺。追出邊外三百里餘。璟驍將也。虜人呼爲蟒孫。其與諸夷戰連二日。俱令軍士下馬行且鬪。自朝及暮。凡數十合。而總兵施英者亦併力合攻。賊敗走。復繇鳳山入。秉使指揮傅海王衝爲左哨。李英徐祥爲右哨。夾攻破走之。已董山悔罪。歸我所掠人。以贖被虜諸人。許之。復下禮部。移示邊臣。遇貢夷以禮。貢物聽自效。第其人建州獨多。多冒毛憐衛人規賞賜。守關者輒拒之。毛憐建州復繇此數入犯。朝廷使都督武忠往諭之。董山等悔罪來貢。朝廷勅責之。皆頓首謝。及出就宴。其部下指揮。又有出嫚罵語。褫尉人銅牌者。至給賜。復奏求素蟒衣玉帶金頂及銀酒器。不一。朝廷量賜之而已。而遣行人送還。約束之途中。然其部落寇邊不絕也。上命總兵武靖伯趙輔。拘董山於廣寧。使還諭其部落。毋再入寇。乃返之。輔等召董山宣勅。董山遽出袖刀。刺傷通事。其夷屬亦各亂刀雜刺館伴兵卒。輔擒捕董山。格殺其二十六人。囚餘人以俟命。朝廷命王瑛爲副總兵。與輔征剿之。其冬輔與總督李秉。督指揮柯忠等。分兵兩道。抵其巢穴。而朝鮮亦發兵。助我遏其東道。於是右監丞韋朗等。破之朗家寨。與遊擊將軍王銓等。破之於五嶺。副總兵都指揮同知裴顯等。敗之將火保赤玉馬代苦茹等寨。搜剔之松林山。輔乘言董山復歸。苦邊必大。奏朝廷誅之。安置其降人於安慶福建。諸夷心懷忿。然尙貪中國賞賜。時往來中國。賞賚雖薄。夷人往往增多人數。且至千餘。又求董山子脫脫襲父職。而朝廷亦許之。又名山藏朝鮮傳。成化四年。征女直建州夷。王瑛遣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鴨綠潑豬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賊酋李滿。

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二百餘級。生擒二十餘人。獲牛馬等畜二百餘。焚其積聚。遣使獻俘。命禮部厚賞之。

潛確類書女直篇。初諸夷奉職惟謹。我亦厚結其心。正統土木之變。夷酋李滿住。董山陰與焉。子孫以二酋附亂。盡失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資大減。爲恨。董山糾海西毛憐。寇邊無虛月。出兵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而暴橫自如。乃就廣甯誅之。分道擣其巢。築撫順清河諸堡。

葉向高朝鮮考。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鵲。卻之。時方征建州。瑀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題書褒嘉之。

名山藏臣林記。李秉傳。成化元年秋。復整飭大同以東邊備。鎮守太監李良。請并勅秉總督遼東。遂以命之。建州虜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諸將居險要。獨領指揮傅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鳳凰山。皆失期。秉孤軍遇虜山西南。虜據山阜。我軍失勢。指揮徐英敗奔。秉殿後。欲斬之。英曰。願死陣。奔呼前。衆軍一鼓而登。遂破虜。明年還軍。虜復至。遂命秉總督。與武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鄧佐爲先鋒。殺敗虜。副將逗遛不前。賊圍佐。佐領親兵五千。辰至酉。皆戰死。佐手誡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太牢祭佐墓。奏陞佐子。治邊將罪。邊人快焉。遂體量建州地勢。五路進擣。七日燒其房屋。發其積聚。班師還。賜麒麟服。勞牛酒。加太子太保。

稻葉引實錄。成化三年正月。兵部奏。巡撫遼東監察御史魏瀚奏。虜寇入遼東。鹹場堡。及鴉鶻山。屯梁家台等處。縱火焚堡門營舍。大肆殺掠而去。此卽寇邊無虛月之尾聲。二月。總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李秉等奏。海西建州等處女直。

入鴉鶻關。鈔掠佛僧洞等處。副總兵施英等分兵禦之。遣都指揮鄧佐率兵五百前哨至雙嶺。遇伏戰死。一時陷沒者百餘人。時英亦次樹遮嶺。與參將周俊兵合。去佐不遠。不能應援。致損士馬。挫軍威。此卽名山藏李秉傳鄧佐戰死。及副將逗遛。秉奏治其罪之事實。所云副將。卽此副總兵施英矣。四月。停免遼東歲貢人參。故事。遼東都司歲貢人參。每歲役東甯衛卒。出境採辦。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賦無所出。巡撫都御史袁愷等以爲言。免之。是月己丑。遂出師討建州。此皆李滿住董山將授首以前事。

按鄧佐死事甚烈。以今考之。當卽清一代所神祕敬祀之鄧將軍。所謂堂子者也。疑堂子二字。卽鄧佐之轉音。夫堂子祀鄧將軍。清室子孫自言之。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國家起自遼瀋。有設竿祭天之禮。又總祀社稷諸神祇於靜室。名曰堂子。實與古明堂會祀羣神之制相符。猶沿古禮也。既定鼎中原。建堂子於長安左門外。建祭神殿於正中。卽彙祀諸神祇者。南向前爲拜天回殿。殿南正中設大內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爲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諸王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東南建上神殿南向。相傳爲祀明將鄧子龍位。蓋子龍與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云云。余案果祭天神。重禮也。下文且記皇上行三跪九叩禮。此種大典。不附祀太祖以上之祖先。而附祀太祖有舊之明將。豈不可疑。又考蕭爽齡永憲錄。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上回宮跳神。注云。跳神國制也。凡遠出者回。必享牲酬神。病愈亦然。滿洲之行此者。咸具饌以招親友。盡醉飽乃已。或云。卽祀堂子所奉之鄧將軍。相傳明鎮遼總兵。戕建州部。而保護我太祖於孤幼中。故祀之等祖廟。一曰其神主疾癘。據此則堂子之

祀鄧將軍。舉無異詞。而初不言爲子龍。明史鄧子龍傳。自嘉靖間由其鄉江西應募。以功授廣東把總。萬曆初。累遷至銅鼓石守備。擢署都指揮僉事。一掌浙江都司。旋擢參將。征苗入黔。十一年。緬甸犯雲南。移入滇。歷十年。皆立功滇境。尋被劾罷歸。二十六年。朝鮮川師。詔以故官從陳璘東征。倭將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邀之釜山南海。子龍年踰七十。欲得首功。躍上朝鮮舟。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賊乘之。子龍戰死。事聞。廟祀朝鮮。蓋子龍入東。已在萬曆二十六年。爲朝鮮禦倭。亦非有事建州。其戕建州而保護太祖於孤幼中者。乃李成梁之誤。其戰死建州之鄧將軍。惟鄧佐可當之。且李秉於軍中具太牢祭佐墓。其墓蓋卽在建州。殆忠烈爲建州人所畏。有爲厲殺敵之傳言。故云神主疾癘。昭棟所言祭天。恐屬附會。祭天自有郊壇。且據所云祭堂子之禮。司俎官於大內恭請神位。由坤甯宮以綵亭舁出。行中路至堂子安奉。果係天神。其位何必藏諸大內。臨時由坤甯宮舁出乎。長安左門外之堂子。於義和拳亂後。東交民巷使館區域。許駐外兵。毀堂子以畀之。乃遷於南池子。其時亂後示振作。所有土木之工。不令內務府及工部等循例侵蝕。特命張百熙總其事。而所委助理之員亦新學負時望之人。吾鄉董綬經與其役。所派得者適爲改造堂子。據言規制悉照舊堂子。但爲地所限。一切按照尺寸。比例縮小。其制絕無正門。在西北角上開一小門。僅容一人側身而入。入則爲東西相向屋兩排。小門卽在東向屋之北盡處一間。兩排屋中間。共一小院。南北則甚長。與東西相向之屋。間架相等。兩排中。東向一排屋卑陋。爲執事從役休憩所。西向一排屋稍充爽。乃與祭王公休憩所。西向一排中間有向西朱門。穿門而入。乃一大院。其北盡處向南一

屋。規制亦陋。正中爲土炕。中爲明間。旁爲暗間。屋不過五楹。其南則一六角圓亭。亭頂一索。貫入北正屋之正中。屋頂下垂。大約爲掣捲神像之用。相傳祭時下拜則像展。拜起昂首。像已收捲。或言係裸體女像。故不可令人見。或言係威怒作踐滿洲人之狀。故不欲人見之。意者後說爲近是。圓亭之南。築牆隔斷。牆外植松樹四十九株。行列式樣。皆仿舊堂子云。此或鄧將軍故墓及享殿之式。其圓亭卽昭榭所云拜天圓殿。其有炕之屋。卽昭榭所云上神殿。而圓殿卽所謂祭神殿也。行禮期日及儀式。詳嘯亭雜錄。清歷代宮門鈔。每逢令節。則堂子挂紙錢。殆亦用展墓俗例。稻葉又引朝鮮人所著書。言建州都督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由武靖伯趙輔兵威所迫。遁至兀彌府。爲朝鮮軍所偵知。捕斬之。前朝鮮私交建州女直。爲明所憾。至是乃大白。意甚得。其軍將斫大樹之白。書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魚有沼。滅建州而還。明兵至此見白書。已在彼等還師後矣。此文與名山藏之朝鮮傳合。與葉氏朝鮮考亦略同。兀彌府亦見名山藏。卽婆豬江谷地。李滿住於正統初卽居此。稻葉引朝鮮人之西征錄。正統二年七月乙丑。李藏上言。賊穴探候。與兵日時道路等事。質問禮探人與童都里不花等。李滿住今在吾彌府。或移入兀刺山城。皆未可知。其向吾彌府之路。一自江界涉婆豬江。直入吾彌府口。一自理山涉婆豬江。由兀刺山東。入吾彌府西。一又自理山涉婆豬江。由兀刺山南。西折而入。賊在吾彌府。則可由三路分入。云云。此吾彌府卽兀彌府。明史朝鮮傳訛作九彌府。王鴻緒明史稿朝鮮傳先訛。而史仍之。茲可證其誤矣。

綜上各文。知成化元二年之役。乃緣董山寇邊。以兵應之。元年戰僅卻虜。二年虜復來寇。李秉等初戰失利。鄂佐死之。

旋大舉破虜。所云孫璟善戰。明史雖無璟傳。然見於王錕傳。文云。指揮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錕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命璟償其家葬。費。璟感激。後參將遼東。追敵三百里。事李葵爲名將。此與名山藏蟒孫追擊建虜之說合。史文不提清某役。無從知爲征剿建州事。得明人紀載貫穿之。乃知明史中夾雜涉及建州事。正不少也。董山以交換俘虜請款。是爲建州告捷之第一次。董山雖款。悍恣自如。歸途爲李秉等所戮。在董山之敢於猖獗。必有其可恃者在。而明廷綱紀未紊。邊寄得人。決然除此大慙。事在成化三年。其年秋冬。遂大舉討建州。董山新亡。李滿住避居婆豬江舊地。近朝鮮界。爲朝鮮所得。父子駢誅。在明爲意外之獲。朝鮮人稱滅建州而還。據稻葉引趙輔所作平夷賦。亦稱此役爲剿絕建州女直平夷賦原文。至今尙未獲見。據稻葉所引實錄。趙輔奏報。九月二十四日。出撫順關。賊占大山。據險迎敵。又謂賊俱在五嶺。及以東之茂林。以阻官軍。十月四五日。入女真巢穴虎城。搜獲勅書。及朝鮮國之帖文番書。及器械等甚夥。稻葉據此各文。考其戰地。在薩爾滸城附近之密林。而虎城一名古城。爲滿住董山之根據地。明兵屠之。蓋卽今興京地。其地竈突山。女真名虎闌哈達。取其首一字之略稱。因其築有城垣。卽謂之虎城。滿住由婆豬江移居竈突山。已見上。稻葉又稱輔所奏。明之別隊。由鳳凰城經行。一路所報。不過稱屠小寨若干。自前鋒渡婆豬江。忽得奇捷。於援軍之手。時已入成化四年。是年二月。以霜雪寒甚。急遽班師。作平夷賦。以修大其事。其實輔甫還軍。東邊似卽有警。是年十一月。李秉之奏。已兢兢邊備。謂恐餘賊爲患。則安有剿絕建州之說。秉奏別詳於後。考趙輔明史本傳。前征大藤峽。獲封武靖伯。已而蠻入潯州。幾以妄言冒封爵抵罪。則誇誕本其所

長。稻葉又謂明人紀錄中。有謂成化三年之役。虛聲甚盛。而實不相副。逐事衡之。直不免玩寇之誚。立功之將帥。不過爾爾。可見董山之有恃不恐。正非偶然。山之見獲。在未及回巢。逼明邊帥太甚。殆亦狃於歷來鎮將之易與。不料李秉等竟正其罪。至滿住之扼於朝鮮。尤非始料所及。其先朝鮮方以籠絡建州。爲明所責。一旦改圖。遂以斬滿住父子自効。合成此役之聲勢。而更竟隱沒淨盡。豈得尙爲傳信之作。建州之被創於明。自此役後。馬文升之撫安。汪直陳鉞之騷擾。舉無以大損於建州。直至萬曆初。又有李成梁張學顏輩之克捷。明史則漏見於李張等傳。竟忘其清廷所諱。而當時亦竟未舉發及之。較之成化初之役。彰明多矣。禁網之密。仍有漏筆。明邊將之功。獲見於史與否。亦有幸有不幸耳。

建州部族。除建州三衛外。在正統以前。未經建州左衛董山之狡啓。所設衛所。略有可考。如明通紀。永樂九年。督罕是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旣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損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按督罕河衛。設於永樂九年。各書紀奴爾干都司所屬衛所皆同。滿洲源流考作托罕河衛。注云。舊訛督罕。今改正。托罕河在甯古塔西南。然則此亦建州女直部族也。成祖懲於宋金之事。欲以小惠羈之。時人頌爲長慮。其實宋之於金。非可以一官及薄賚繫其慾。試證諸萬曆以後之女真。駕馭之策。豈復相同。且宋尙未亡於金。明則竟爲女真所覆。一時之計。何足言也。是年冬十二月。通紀又載。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



蕃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近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其時女直甚微。阿魯台爲元之故臣。方且以元裔之舊。藉納款而欲以朝命轄屬之。此豈宋金故事可比。明史載此於黃淮傳。文云。阿魯台歸款。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置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史傳刪女直二字。以避清諱如此。

成化三年以後。女真之擾邊。仍爲董山之子脫羅。蓋以後建州之悍。全以左衛爲中堅。李滿住在時。已徒有其名。被誅後更無論矣。阿哈出後人之建州衛。久已不振。但董山死後。建夷仍戴董山子脫羅。明廷不得不使脫羅襲左衛職。並使滿住凡察後皆襲。則兩衛之後裔固猶在。左衛自脫羅以下。據清實錄。有與祖一代。乃接景祖。今檢明代紀載。脫羅亡於何時。既不可考。清實錄稱與祖爲安羅弟錫寶。篇古之子。與祖六子。則爲甯古塔六貝勒。明人紀載。於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有關女真之事。不少概見。殊未能辨諸酋之中。孰爲清之與祖。後列與祖記。姑以正德間之正名建州左衛指揮者當之。惟成弘正嘉四朝。女真之首要。已集中於建州。故舉四朝女真事。悉入建州紀。能否細別其部族。俟後有證明。再爲分晰焉。

明通紀。成化五年十二月。禮部尙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人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

官照例驗放。仍飭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又六年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案彭誼討女直事。誼本傳但言鎮遼八年。軍令振肅。削去討夷事迹。名山藏則云。董山者。貪狡夷奴。雖朝貢。亦潛受朝鮮官職賞賜。六年。怨朝鮮助我。治兵相攻。潛謀作亂。此時彭誼爲都御史。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其酋斬之。奪其馬騾器械輜重。此所謂酋。常非脫羅。若斬脫羅。史家不如此言之簡略也。且後成化末兵燹。猶稱夷爲董山報讐。不爲脫羅尋讐。惟主名爲伏當加。而非脫羅。則成化末建州豪酋之究爲何衛何人之系屬。不能密也。但六年春。建州衛都指揮兀者禿木罕。欲舉兵侵朝鮮。朝鮮以聞。兵部請飭建州。并諭朝鮮謹爲備。見明史稿。亦不指目脫羅。明史朝鮮傳。成化十一年四月。倭奏建州野人糾聚毛憐等衛。侵擾邊境不已。乞朝命戒飭。則六年之役。雖斬建酋。並未弭朝鮮被擾之患。馬端肅三紀。於成化末撫夷事。敘所親歷。自最詳盡。文云。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潛稱可汗。虜酋訖加思蘭爲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予乃以兵部右侍郎奉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卽抵遼東。遍歷險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凡所以爲防虜計者。罔不殫心力。虜人覘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子而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於理。旣當法。則止罰馬罰草。而復俾莅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軍士不復顧忌。予旣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日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隙。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勸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

衆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數十餘人。並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關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維。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藉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於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啓之。邊患爲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夷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人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剿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途捶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子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卻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弭釁。或言宜以大官酬之。子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剿。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前謁于私居。喻汪意。願請與俱。子遂謝絕之。卽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子懼。子以事關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

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人。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卽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靈書。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子遂承認。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左甯衛。訪嘗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真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於渠魁卜答刺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臆壯。時分守開原太監章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子遂以建州事聞於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尙懷反側。難保遼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卒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比子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爲陳功。子因并前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旣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剿之。或旣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旣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旣降。子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令譯審實。請兵部以內閣驗授官糧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數十人。夷愈感激。汪以夷旣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子原所

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馬欵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此夷卽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又以勝黃爾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開。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見。示己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旌。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忿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於上。予至京師。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訊於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護者。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瀚。汪勸比回。信等獄皆解。有譖予者。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四川。成化癸卯。乃蒙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顧軍士雖喜而將士甚疑懼。予率公以處之。迄今邊境宴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此文記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九月。文升之以東事下獄。在成化十五年己亥。記中所云癸卯復起。乃成化十九年。汪直於時以罪貶矣。作記又在二十年之後。記言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卽也。價格等十八家之貢使。見名山藏臣林記之馬文升傳。又記言陳鉞罰將吏馬。馬價爲削。名山藏文升傳亦同。明史文升傳。改作馬騰躄。蓋疑鬪馬入官。將吏缺馬。不應馬價反削。然語出文升自述。必非錯誤。意當時官馬購自馬市。官馬充斥。無須補購。故市價爲貶。且或官市有定價。緣此可便侵蝕。至將吏之馬缺。則待生駒補之。邊地本宜牧。未必需購之馬市也。史本傳記此。但言文升與陳鉞不相能之由。並不見建州字。隱約略敘而已。

名山藏敘成化十四年之役。前半節目。皆取之馬公三紀。自杖殺也。價格等以下。則云。乘夜襲屠十八番。謬言於朝曰。搗巢功。一月之間。捷音四五至。復請益兵征討之。通事王英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臣屬世世。豈有叛理。朝廷遣使伴送貢夷。彼中途不得買賣。陳都御史貪功起釁。失遠人心。公請於上。往彼撫諭。察賊所爲。尚可爲公功。英請從。直喜以聞。而司理監懷恩尼之。上命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往。而巡按山東御史王崇之。以實聞矣。文升至。賊方望與鬪。功。文升主撫而已。被屠十八族。盡來訟寃。文升賑慰焉。因言。建夷叛服靡常。我已招降董山。而又殺之。近復搗其巢穴。概及無辜。失信生禍。莫此爲大。招撫征討。惟上命之。時余子俊爲兵部尙書。是文升言。居頃之。東虜遞犯。豐陽諸堡。英復言於直。此時可言上。擊退虜。并招撫建夷。爲公功。直請上得行。直行。賊厚賂中朝大臣與直厚者。爲解脫。自大甯抵山海關。帶。諷其居民。候直過。羣伏道左。保任之。直至。賊使服雜僕從。左右朝夕其中。直左右得賊賂。交口贊賊。直喜。賊甚。因賊譖文升於直。併及牟倖。而牟倖罹禍矣。於是直請勘治建州。先後失事諸臣罪。請定西侯蔣琬。刑部尙書林聰。與之俱。文升坐撫夷不盡。致其犯邊。論謫戍。直歸。賊復言於直。酋伏常伽。修怨怙忿。常誅。朝廷遣直。行。而以撫甯侯朱永爲總兵。襲破之。永道遇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其五人。竄其七十餘人。而永緣此進保國公。賊右都御史。直增歲祿。諸夷大忿。益深入。慘往時。御史強珍暴其事。坐謫戍。而邊事益壞。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許之。

明通紀。成化十五年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侍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

制更改。然乘間謗毀。登激直還奏。文上禁建州女直諸虜交易農器。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不敢爲異。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陳建附論曰。林聰之再起。更爲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疑其迹涉浮沈。

通紀又載十五年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己亦得倖進。於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警備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於上。命撫甯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升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於廣甯。竟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唯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耗費一空。十六年春。建州女直入寇遼東。夷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春火蒸以洩其忿。擒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陳鉞恐沮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地騷然。屯堡弗克耕耨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彝升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六月。御史強珍劾奏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失機隱匿等罪。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越縱珍。諷西廠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遂

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辯。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甯。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鵝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明史朝鮮傳。成化十五年十月。命倭出兵夾擊建州女直。倭遂遣右贊成魚有沼。率兵至滿浦江。以冰泮後期。復遣左議政尹弼商。節度使金嶠等。渡江進剿。十六年春。遣陪臣來獻捷。帝命內官齎勅。獎其能繼先烈。賜金幣。領兵官賞賚如例。後使還。遣其臣許熙伴送。歸至開州。建州騎二千邀之。掠其從卒三十餘人。馬二百三十餘匹。他所亡物稱是。奏聞。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尹旻等。以遼東連年用兵。未可輕動。宜以此意諭倭。勅遼東守臣整飭邊備。更令譯者窮究所掠。期在必得。仍賜白金綵幣慰安之。名山藏朝鮮傳。敘此事甚略。但云成化六年。旻卒。諡襄悼。暉子病廢。其兄子倭嗣。倭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弘治十八年卒。諡康靖。云云。其年分亦未確指。轉不及明史備此事之曲折。葉氏朝鮮考敘此亦略。爲名山藏所本。

名山藏余子俊傳。巡撫陳鉞。希汪直意。請征建州女直夷。下兵部議。子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節制。相機戰守可爾。而汪直已先言上。上命撫甯侯朱永總兵。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鉞。而王越亦幾與其役。至是疑



子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軍職節制文職者。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而子俊惡越開邊。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復極論鉞啓豐失利之故。宜實重法。上詰問兵部臣。子俊奏曰。臣獨爲之。與他臣無與。上亦罷。馬文升傳。口見馬公三紀及名山藏王享記。

宦者雜記汪直傳。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者。在鎮不職。女直建州夷入貢。誣以爲盜邊。執之。諸夷忿。將爲亂。上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視鉞。鉞不自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飭廚傳。叩伏趨走甚恭。直見之大悅。而馬文升接直。平禮交揖而已。鉞即使其子父直。更言文升於直。建州夷所入盜邊者。緣馬公禁阻。鉞器出關。彼無以爲。鉞不能安生。相率反耳。直還言文升於上。上下文升獄。戍之。自是鉞與直兩相得也。鉞說直曰。公今威名赫奕。而因別有捕寇斬虜功。乃可以自結於上。而外著勳伐於天下。直心然之。卽上言虜酋伏當伽。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尙書余子俊以爲不可。直不聽。入告。上遣撫寧侯朱永充總兵。郎中王宗彝督餉。而直監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意入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殺擄老弱。焚其廬墓。掘骷髏爲功。是年。遼餉之積。倉儲滿溢。爲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而永進保國公。鉞加右都御史。尋改戶部尙書。宗彝升太僕寺少卿。請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矣。未幾。虜以復讐爲辭。大肆殺掠。巡按御史強珍劾鉞直罪。直怒。取中旨械珍下詔獄。卽戍之遼東。

葉氏女直考。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重

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讐爲辭。患苦塞上。巡撫陳鉞不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闡汪直方倖功。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兵創之。而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毋爲他人功。直銳甚請行。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略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於二三豪酋。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索。相挺爲亂耳。宜嚴罰吏而寬遇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繇禮。鉞復搆之。遂劾繁文升。謫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伏當伽修怨怙亂。不誅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帥。襲破之。頗有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副都御史。直歲增祿米三十六石。（按名山藏汪直傳及明通紀。皆作三千石。此作三十六石。當誤。朱永陳鉞皆封拜。直爲明帝所寵。永等特作內主。歲三十六石之米。豈足贖小人之谿壑。當從通紀等。）諸將校陞賞有差。而夷大忿怨。益深入。殺掠焚劫。慘於往時矣。御史強珍暴其狀。旋爲直陷。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壳貢馬。乞入謝。請於朝。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寇。塞上稍休。以上各種紀載。證知成化三年以後。雖誅建州兩酋。絕未能撫有建夷部族。班師以後。悉復三衛故職。承襲皆有人。而以建夷皆思念董山。尤以山子脫難爲三衛主要夷目。嗣後建夷聲言爲董山復仇。始向朝鮮尋釁。則有彭誼六年之役。至十二年馬文升之整飭遼東邊備。乃以北虜擾邊。闕及東北。因設防之故而籌遼。非因建夷生釁之故。據通紀。十三年。遼東巡撫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鉞代之。文升自紀。所謂陳公鉞後予而至。蓋後者一年。鉞至鎮後。則

有開原守將周俊及驗放貢夷管指揮等。與海西兀者前衛酋散赤哈構隙。致引建州三衛犯邊。鉞等不能禦。而濫殺貢夷。以冒功賞。時宦官汪直得幸。納通事王英言。思討建圖功。廷議不主剿。乃再以文升往撫。文升不主剿。而仍設防。斬其來犯者。然後歸結於撫。是爲十四年之役。明年朝論再翻。從陳鉞之請。以汪直等剿伏當伽。兵部余子俊言無效。而馬文升且譴戍矣。諸書均言建州三衛。則是時以董山滿住凡察之後皆襲。其餘各衛。已不足數。但十五年所討之建酋爲伏當伽。討後復撫。貢馬入請之酋。又爲完者禿。不復見脫羅之名。完者禿。當卽成化六年欲侵朝鮮之兀者禿木。爲李滿住之姪。成化五年襲其伯父職。事見後。

明史之漏見建州事實。恆在朝鮮傳。但伏當伽一役。則爲例外。今列舉之。(一)本紀。成化十五年冬十月丁亥。撫寧侯朱永爲靖遠將軍。充總兵官。汪直監軍。禦伏當伽。十二月辛未。論功封朱永保國公。加汪直歲祿。陸賞者二千六百餘人。(此於帝紀見伏當伽之名。明史稿卽無此文。殆王鴻緒進稿時。猶知伏當伽爲建夷而避之。史館諸人。則不知爲何虜而書之矣。)(二)宦官汪直傳。成化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築撻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囊韃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而密奏直巡邊擾民。帝弗省。兵部尚書馬文升方撫諭遼東。直至不爲禮。又輕鉞。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勢傾天下。直年少喜兵。陳鉞諷直征伏當伽。立邊功自固。直聽之。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自監用軍。師還。永封保國公。鉞晉右都御史。直加祿米。此皆見伏當伽之名者。是爲刪削未盡。漏出建州事。特未有建州字樣。

其相關諸人傳。可證明事實相符。而文字經刪削。全不知其對待建州之事者。(一)朱永傳。十四年。加永太子太保。明年冬。拜靖虜將軍。東伐。以中官汪直監督軍務。還。進爵保國公。(二)林聰傳。十五年。偕中官汪直。定西侯蔣琬。按遼東失事狀。直庇巡撫陳鉞。聰不能爭。論者惜焉。(三)蔣琬傳。成化十五年。偕汪直按遼東邊事。(四)彭誼傳。成化四年。遼東巡撫張岐得罪。吏部舉代者。帝曰。遼東自王翱後。屢更巡撫。多不稱。可於大臣中求之。乃改誼右副都御史。以往。鎮遼八年。軍令振肅。(五)余子俊傳。初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鉞多方搆子俊於直。會母憂歸得免。(通紀成化十七年冬。以陳鉞代子俊爲兵部尙書。余子俊憂去也。)(六)強珍傳。初遼東巡撫陳鉞啓覺召敵。敵至務爲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鉞大恐。謀之汪直。誣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乃論功而敵大入。中官韋朗。總兵官繆謙等。匿不以聞。珍往巡按。請正鉞罪。兵部尙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貸。帝弗從。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己。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榜掠。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特詔謫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鉞者。綜合各文。於建州事絕不得其首尾。但從明人紀載中得其首尾之後。則年月情節皆合。史文諱匿刪削之迹自見。又明史劉大夏傳。朝鮮貢道。故由鴨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尙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云云。朝鮮之請改貢道。以建夷邀劫之故。已見前引明通紀。史大夏傳刪其事由。若朝鮮突思改道者。則明廷益不當許矣。大夏之說。亦古代閉塞見解。當時似紀其有識。今日視之不足言。但可見成化間朝

鮮助明剿建。建夷被剿讐鮮。一時轉輟報復之迹。亦見明史刪削事實之全失真相。

成化間。建州有兩剿一撫之事。至正嘉靖。東陲粗安。紀載較少。葉氏女真考云。正德間。海西夷加哈又竹孔革等爲盟。阻絕朝貢。旋撫諭解散。嘉靖初。夷速黑忒最強。諸部長之。入貢亦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賜綵幣金帶大帽。獎慰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煩。大率以詐冒得官。入貢浮於常額。乃從兵部議。勅遼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方啓關。否則納。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膺禦之。失亡多。頃之。於敖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譁。不能定。願詐殺。者。夷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遼東西大困。已復稍戢。朝貢至今不絕。名山藏。正德間。海西夷加哈又竹孔革等爲亂。旋撫諭解散。嘉靖中。速里武居松花所。最強。其地爲諸夷入貢必經。有開原城外山賊猛克者。嘗邀諸夷歸路。奪其賞。速里武殺之。十年來貢。朝廷厚賜慰獎之。（速里武一作速黑忒。）其後請乞頻繁。大率以詐冒得官。貢人浮常額。乃從兵部議。下邊臣嚴覈人數。如舊制。二十一年。夷人李撒赤哈等。寇。巡撫孫膺禦之。多失亡。頃之。於敖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譁。敖詐殺譁者。夷挾怨。數入塞。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遼東西大困。隆慶五年。高拱飭邊。以副使張學顏爲巡撫。李成梁爲總兵。其冬。建夷汪住等。以六千餘人入。成梁力戰大破之。驅入其巢穴。斬首虜五百八十餘人。斬酋首把兒大寧公提二人。夷乃稍戢。萬曆去。復爲亂。天啓初。地入於夷人矣。

以上二書敘建州事。皆已輟筆。葉書尙言嘉靖中葉。夷稍戢。朝貢至今不絕。是其書成於萬曆間。在清太祖未爲明由。

前。向高萬曆十一年進士。卒於天啓七年。年六十九。名山藏則敘至天啓初。所謂地入於夷。蓋謂建州不復通貢。清太祖於萬曆四十四年。改元稱號號矣。兩書所敘略同。其正德間事。常屬海西。扈倫四部中哈達事。詳太祖紀。嘉靖二十一年之夷酋。葉書作李撒赤哈。名山藏作李撒赤哈。黃道周敘萬曆二十八年以前事。本葉書。亦作李撒赤哈。潛確類書敘正嘉間女直亦同。而較略。但云歷正德嘉靖間。迄不靜。巡撫于敖剋滅賞夷物致譁。不能撫而詐殺之。夷復糾俺答兀良哈大寇遼東。然貪恤官賞。雖敗旋服焉。皇明從信錄。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珏代之。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寡亦弱。又糜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敖滅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掠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濂。皆罷聽劾。此所謂虜。非建州夷。而亦涉於敖事。敖蓋於建夷及兀良哈皆有剋滅也。謂爲近年事。可知在二十一年之後。二十七年之前。速黑忒詳後太祖紀。名山藏謂之速里武速里忒。皆誤。

嘉靖末年。明人紀載中。漸見清景祖之名。而建州悍酋王杲。亦始露頭角。事皆與清室崛起相銜接。各爲專紀。不復見於此篇。當天順以前。左衛董山未大猖獗之日。建州雖亦與北虜結合盜邊。亦夷人之常態。迨其受他部或他國侵逼。則赴愬於明。災荒則請恤。具如前述。其對守邊之臣。有善政者。亦知感戴慰留。略如內地攀轅故事。則如名山藏王翱傳。正統七年。虜寇遼東。軍帥不力戰。勅翱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捕虜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近邊建州毛憐若海西諸夷。來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畏。召還時。建酋李滿住等。上番書詣闕乞留。云云。當

時建夷之馴服可想。其明威日替。夷態日驕。蓋在董山桀驁時始矣。

建州衛之酋長爲李滿住。始於宣德初年。滿住原爲建酋尊稱。非其所命之名。章氏別紀鈔得實錄。天順三年二月乙亥。敕諭朝鮮國王李瑀。近者邊臣奏報。有建州三衛都督古納哈董山等。私謁王國。俱得賞賜而回云云。三月甲申。敕諭建州三衛右都督董山。都督同知古納哈。納郎哈等。近者邊將奏報。爾等私往朝鮮。見其國王。俱得賞賜而回云云。四月庚辰。敕朝鮮國王李瑀曰。先因邊將奏。王與建州三衛頭目交通。朝廷遣敕諭王。今得王回奏。似以爲當然。不以爲己過。故特再敕諭王云云。此皆指斥朝鮮與建州交結事。事詳董山紀。五月戊申。兵部奏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李幹黑奏報。都督古納哈董山。私通高麗。朝廷旣命總兵官廉察得實。又傳敕戒諭。而古納哈董山等。赴京服罪矣。緣幹黑忠誠可嘉。請量賞賜。上從之。六月辛亥朔。建州左衛右都督董山。都督同知李古納哈。建州右衛都督同知納郎哈。三人俱奏乞遷職。部議惟納郎哈不受朝鮮賞賚。宜量加一職。升納郎哈爲右都督。據此知古納哈李姓。在三衛中爲一酋。必卽李滿住。此文獨不冠建州衛字樣。殆緣左右衛應加分別。建州本衛則可省耳。成化三年剿平三衛之後。實錄載五年七月乙巳。命都督董山子脫羅。李古納哈姪完者禿。各襲其父伯之職。六年八月戊申。右衛右都督納郎哈無子。命其叔卜哈禿襲職。授都指揮同知。給予敕印。此則凡察之後。所見襲職者之名。

## 第五篇 建州左衛前紀卽布庫里雍順紀第三

王先謙東華錄所載清實錄文云。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山上有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濤三江出焉。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古倫。次正古倫。次佛古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佛庫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爲姓。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與小舸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舸順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構兵相仇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衆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舁。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國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議。妻以百里。奉爲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漠惠一作鄂謨輝）俄朵里城。（俄朵里一作鄂多理）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衆。國人叛。布庫里雍順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一作樊察）者。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鵲棲處。疑爲枯木。中道而返。范察獲免。隱其身以終。自此世俱德鵲。誠勿加害。



云。數傳至肇祖原皇帝。

以上爲清世所傳始祖布庫里雍順之事實。古來帝制與神權互相糅雜之代。例作此等不經語。以示神奇。帝王之未造。有願子孫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之痛。而其代興者必又興高采烈。自云有命在天。千古昏蒙。如出一轍。清起荒服。見解尤不免蒙昧。三天女浴身之說。三百年以爲不刊之典。總之爲無父之兒而已。若後世以山東人王杲故事。附會雍順之母。正堪近似。日本人則謂雍順本無是人。清之本原。卽由肇祖爲始。其說創於文學博士內藤虎次郎。而稻葉岩吉等皆尊信之。其所根據。不過以長白山東俄漠會之地名。恰與肇祖所乘虛入居之朝鮮會寧府屬地幹木河字音相合。肇祖卽於此地。受建州左衛指揮之職。指爲發祥之據。幹木河一名吾音會。又名阿木河。其音與俄漠惠鄂謨輝均相近。此事別詳肇祖紀。日本人謂清人指發祥地在寧古塔附近。以今敦化縣爲鄂多理。而於其左近。覓一俄漠惠音近之地以實之。此所覓得之俄漠惠。僅從康熙內府輿圖中。按其字音摸索而得。而在康熙朝敕撰之皇輿表卷二。言俄朵里城在興京東北一千五百里。四至莫考云云。當時並未確指俄朵里之境。又安有俄漠惠地。且其地在長白山北。非長白山東。故斷言敦化附近之俄漠惠。爲乾隆以來所附會。而俄朵里則係建州部族之稱。非必實有是城。因幹木河與俄漠惠音近。恰在長白山東。乃斷定其爲實錄所言雍順發祥之地。又以幹木河地。無俄朵里城可指。則斷定爲建州原有之部族名。又以入幹木河者爲肇祖。則斷定雍順之事實。卽肇祖之事實。並非別有其人。曲折按合。其會意亦甚巧。此日本人之見解也。

然吾以爲俄漢惠與幹木河。均爲譯音。幹木河究爲肇祖所遷居。非幹朵里之原地。幹朵里爲元史之幹朵憐。自有明證。而稻葉氏所據龍飛御天歌。朝鮮李成桂。於明初確有移蘭豆漫卽三萬戶入侍之事。此三萬戶中。一爲後授建州衛指揮之阿哈出。一爲後授建州左衛指揮之孟哥帖木兒。卽清肇祖孟特穆。而要皆爲元地理志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五萬戶府中之三萬戶府。具如上篇所述。夫此五萬戶府。既設自元初。在明初肇祖之爲幹朵里萬戶。必得自先世之遺。觀其與阿哈出等所標三萬戶之名號。既與元志相合。必卽受自元初。元百官志於諸路萬戶府之下云。其官皆世襲。而元兵志則云。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修官制。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云云。又於軍士。則言遼東之亂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畚軍。則皆不出他方者。蓋鄉兵也。云云。據此可知元萬戶府。本皆世襲。女直軍尤爲鄉兵。不出他處。無遷官不得襲之理。亦無死陣死病之別。元初各萬戶府之原名尚在。卽其受自元初。得之世襲無疑。又考魏源聖武記開國龍興記一。所引開國方略。及王先謙東華錄。天命以前萬曆四十年壬子十二月。太祖責烏喇貝勒布占泰。有云。我愛新覺羅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順天命。循天理。數世以來。遠近欽服。從不被辱於人。汝卽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之事。亦不知耶。云云。則雍順之得姓。及誕自天女。據太祖自言。及其可以質諸鄰敵之間見。不過十世以來之事。從太祖本身而上溯之。二世爲顯祖。三世爲景祖。四世爲興祖。五世爲安羅。卽脫羅兄弟。六世爲董山。卽充善兄弟。七世爲肇祖。再溯

其前。不過三世。卽滿十世之數。是知實錄雍順開國。越數世而後國亂。又遁荒越數世而後傳至肇祖。必爲悠謬之由。元初至明初。已不止百年。元之滅金。在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至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已越百三十五年。其前金亡後何年。設五萬戶府。及其後明興時何年。爲孟哥帖木兒襲萬戶職。雖不能詳知。要其相距必在百二十年以內。孟哥帖木兒。至宣德八年癸丑。始爲七姓野人所殺。距洪武元年戊申。亦已六十六年。其襲萬戶職。當在洪武中葉。及侍李成桂之潛邸。必在洪武二十五年。成桂未篡高麗之位以前而已。百二十年間。正合三世已來之時限。幹朶必有始祖。始祖又必在元初。太祖自述雍順之生。前於肇祖者爲三世。則雍順之卽爲元初受萬戶府職者。又無疑。雍順既有是人。其所居之地。爲元代合蘭府水達達路之幹朶里。夫合蘭府領混同江南北兩岸之地。以今三姓爲其中心。則清實錄所謂雍順往定三姓之亂者。亦不無關合。其鄂多里之是否卽今敦化。證以實錄所言。距興京五百里。殊不相合。今敦化之距興京。至多不能滿千里。康熙時既稱鄂多里城。四至無考。則後起之以鄂多里爲卽克敦。而設縣時遂名敦化者。殊難必其真確。當尙在其北與三姓較近之處。因元地理志可證幹朶里之有萬戶。且胡里改均屬合蘭府。可見清之自有始祖。不能以肇祖居朝鮮會寧之幹木河。適與俄漠惠之音相近。而將始祖與肇祖。并爲一人。夫幹木河與俄漠惠。僅止音似。本不能斷爲一地。惟長白山方位有定。實錄既指俄漠惠之野及幹朶里。在長白山之東。而今據清之官書。并上溯元地理志。皆當定幹朶里在長白山北。日本人以東與北一字之歧異。斷清始祖爲無是人。以幹木河之音近俄漠惠。卽斷清肇祖爲卽清始祖所化一而爲二。則亦未免武斷矣。夫實錄

難盡信。雍順至肇祖之世次。卽與太祖自述之言不符。中間着一范察。又當卽肇祖弟凡察之傳訛。實錄有此種種難據之迹。何獨以其一東字爲萬難更動。意其所云長白山東。或卽綠肇祖後居幹木河。誤合爲一。果爾則東字正因後來所徙之地而延誤。所誤不過一東字。日本人必以幹木河常俄。又無以處幹朶朶里。則以爲是部族而非城。知有元地理志之合蘭府各萬戶府。而幹朶朶萬戶。決不能移至朝鮮。則略之爲部族。又抹殺一元初始受幹朶朶萬戶之人。使清史必除去始祖以來數世。乃與相合。是其抵觸者較多。不如聽其東與北方向之小誤。而於其他各證據爲相合。以雍順在未爲建州左衛以前。故又爲建州左衛之前紀。其下距肇祖之世次。則據太祖自言。斷爲三世以內。元初至明之年數亦相合。而不從實錄所言。是爲布庫里雍順紀。亦卽建州左衛前紀。

國號滿洲一語。綴於布庫里雍順之時。蔣氏東華錄已然。知爲乾隆未改定以前之實錄。太宗時已決定用此爲自號。以代建州女直之稱。故所修實錄如是。

## 第六篇 肇祖紀第四

王先謙東華錄。肇祖原皇帝諱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復爲志。計誘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蘇訥河。〔蘇訥二字。或作素護。〕虎攔哈達山下。赫圖阿喇地。〔虎攔或作呼蘭。謹案開國方略。赫圖阿喇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後稱興京。〕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餘里。誅其半以雪祖仇。執其半以索舊業。旣得。遂釋之。於是肇祖居赫圖阿喇地。生子二。長充善。次楮宴。

蔣之騏東華錄。文義亦與王錄同。但無「至蘇克蘇訥河虎攔哈達山下赫圖阿喇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餘里」數句。又諸所引開國方略及稻葉所引清太祖實錄。皆作赫圖阿喇地距俄朵里一千五百餘里。王錄喇字說作哈。一字說作四。無論俄朵里在敦化。抑爲朝鮮境內之幹木河。總之距興京無四千五百餘里之遠也。

清官書之言肇祖事實者止此。所云先世之仇。在女真部族。彼此相殺。本無足異。雍順之後。爲人所攻殺。肇祖起而復仇。此與肇祖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等幸存。係別一事。日本稻葉岩吉等。因其事之相似。斷定雍順卽肇祖之化名。前已辨正。茲據各書。別輯肇祖事實如左。

肇祖原皇帝名猛哥帖木兒。爲元幹朵憐萬戶府之後。姓愛新覺羅氏。一云姓夾溫。〔夾溫疑卽愛新二字之雙聲互轉。金國語稱金爲幹准。又作按春。又作按出。至清代乃自定爲愛新二字。譯其義卽金字。則原與幹准等字音相同。幹

准。互反之則爲決溫。夾溫當卽出此。以五百年前之方音。又出朝鮮之紀載。夾之與決。是否同音。仰并係決之形誤爲來。而傳譯之間。字或互倒。六朝以來。雙聲互倒之名詞。不乏其例。又云姓童。元亡。此幹朶憐萬戶府。未經明廷所認。亦未爲明廷招降所及。猛哥帖木兒猶以舊萬戶之稱自居。與阿哈出等三人。皆出於元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之後者。同稱爲三萬戶。用滿語則謂之移蘭豆漫。以此名義。先自通於朝鮮。明太祖洪武末年。朝鮮李氏朝李成桂開國。未正位前。女真三萬戶入侍。而猛哥帖木兒。經成桂授以萬戶之職。猛哥帖木兒既復祖仇。遂居赫圖阿喇。旋徙琿春。朝鮮李成桂自有國後。更名旦。以建文二年讓國於子芳遠。建文三年。爲芳遠之元年。芳遠在朝鮮王位時。曾陞猛哥帖木兒上將軍職。至芳遠之十年。時爲永樂八年。女真寇朝鮮。朝鮮罷孔州。棄其地。猛哥帖木兒乘虛入居之。越二年。永樂十年。明設建州左衛。卽於朝鮮孔州故地。以猛哥帖木兒爲建州左衛指揮。十一年。猛哥帖木兒來貢馬及方物。十四年。猛哥帖木兒朝京師。賜宴。十六年。朝鮮太宗李芳遠。請傳位於世子禔。十八年。爲朝鮮王李禔元年。宣德八年。爲李禔之十五年。其冬。猛哥帖木兒并其子阿古。爲七姓野人所殺。遺二子。曰童倉。曰董山。猛哥帖木兒有弟曰凡察。偕童倉亡入朝鮮。既而董山歸建州。遂由明廷予襲左衛指揮職。而分設建州右衛。以處凡察。清初。追尊猛哥帖木兒爲肇祖原皇帝。

猛哥帖木兒。明紀載亦作孟哥帖木兒。清紀載言肇祖原皇帝。諱都督孟特穆。都督爲官名。滿文稱某人某官者。例先官名而後人名。日本人由奉天鈔得之清實錄。清初紀載。尙多沿關外之舊。紀某人某官。恆稱某官某人。肇祖爲

都督。故名字之上冠以都督。與祖之名。實錄亦言名都督福滿。此可知也。元史名帖木兒者極多。殿板及欽定三史國語解。皆改作特穆爾。

幹朶憐萬戶府。朝鮮之龍飛御天歌作幹朶里萬戶府。愛新覺羅出清實錄。夾溫亦出龍飛御天歌。其姓童。亦見稻葉所引朝鮮人所著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會寧都護府下曰。本高勾麗舊地。胡言幹木河。本朝太宗朝。幹朶里童孟哥帖木兒。乘虛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殺孟哥父子。幹木河無酋長。十六年。遂移石幕寧北鎮於伯顏愁所。尋以幹木河西北當賊衝。且幹朶里童種所居。特設城堡。令寧北鎮節制使兼之。然其地距鎮阻隔。聲援懸。是年夏。別置鎮於幹木河。以豐山。圓山。細谷。宥洞。高郎。岐阿。山古。富居。釜。回還等地爲界。稱會寧鎮。云云。此爲童孟哥帖木兒姓童之所出。孟哥子名童倉。童亦姓也。鴨綠江流域之婆豬江。因建州女真所居。後改稱修家江。修與童爲一音。後來滿州修爲大姓。愛新覺羅爲清始祖之姓。童即修或建州之普通姓。而夾溫即愛新之雙聲互轉。由幹准二字而來。說已見前。童爲建州普通姓。當即與李滿住等共之。故居婆豬江者以李滿住爲先。而江即以其姓爲名。孟哥亦承此姓。故其姓童。見於朝鮮之紀載。清太祖亦即姓童或修。稻葉引明實錄。神宗萬曆十七年九月辛未。以建州夷酋修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清太祖於是年得都督秩。馬晉允通紀輯要。沈國元從信錄。皆載之。惟不及實錄之詳其月日。稻葉又引東夷考略。則云。奴兒哈赤姓修。故建州之支部也。此則以太祖爲姓修。再檢從信錄。於萬曆二十三年加奴兒哈赤龍虎大將軍條下。引建州女直考。正同此文。所謂建州女直考。與東夷考略。其名不同。記載則

如一。當時蓋無不知清太祖之爲佟姓者。至清實錄稱太祖元妃爲佟甲氏。見東華錄。佟甲卽佟家。猶之完顏部亦稱王甲部。以完顏爲金之嫡傳。故稱王家。音轉而爲王甲。建州固未必有同姓不爲婚之禁忌。就其近屬言之。王杲爲凡察之後。而卽爲顯祖之妻父。王杲之子阿台爲太祖之舅。又爲太祖之堂姊塔。顯祖兄禮敦之女爲阿台妻。卽所謂阿太章京。又爲景祖孫塔。景顯二祖。清實錄中。謂李成梁圍阿太時。以一女之顧念。與阿太并命於圍城中者。也。明人紀載。則景顯二祖。方爲成梁作間諜。以圖阿太。猝然連斃於一炬。事實別見後各紀。

孟哥爲元萬戶府。與阿哈出等同爲合蘭府三萬戶之一。以萬戶之名義。入侍朝鮮。俱見上篇。李成桂開國事。見明史朝鮮傳。成桂以高麗大將。廢君而有其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高麗之任用成桂。則尙在明興以前。據名山藏朝鮮傳云。朝鮮國書載。且驍勇善騎射。自恭愍時已爲金吾衛上將軍。東南北上萬戶。威力侔其主矣。是以國人皆畏服之。且卽成桂得國後所改之名。恭愍王名顯。卽位於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其十年爲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已稱朝鮮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卻之。授武班職事。至其十七年戊申而明興。是爲洪武元年。其二十三年甲寅。爲洪武七年而遇弒。則成桂之權倖人主。已在洪武七年以前。名山藏又載朝鮮國書。成桂嘗與納哈出戰。斃其追將二十餘人。最後一人追且反之。舉槊欲刺。且側身若墜。仰射其腋。又一人當且射之。且起立馬上。矢出胯下。旋躍馬射中其一人膝。其一人面甲。別作頤甲護面。且射中其馬。馬躍。其一人力引轡。頤甲張。且射正中其面。云云。納哈出爲元兀良哈守臣。洪武二十年降明。成桂與之戰。則其出入於建州海西之境。以材武耀其人。而得三萬戶之入侍。其



情事可想。

稻葉引實錄。正統六年二月丁酉。朝鮮國王李禔奏。凡察舊居鏡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賜服之地。其親兄猛哥帖木兒等。被深處虧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憫之。授以萬戶職事。爲作公廩。給以婢僕衣糧鞍馬。撫綏備至云云。禔爲成桂孫。成桂於建文二年。以老請傳國於子芳遠。永樂十六年。芳遠又請傳國於子禔。據禔言。是爲成桂授孟哥萬戶之事實。禔奏中又言。至臣父陞以上將軍職事。是又於芳遠時。孟哥受朝鮮上將軍之職。此時孟哥未受明職。故禔奏中無所諱。後來天順年間。明廷以建州酋長董山。又受朝鮮官職。則厲行詰問矣。且孟哥自通於明。而受建州左衛指揮之職。其時即奪朝鮮地以設衛。有大不利於朝鮮。孟哥亦樂得中朝之官。以與朝鮮抗禮。故至受明衛職以後。當無復需此上將軍職。但若遠在幹朵里。又無作公廩等之便利。此必指孟哥徙居瑯春。切近朝鮮之日矣。至其入居孔州。則又不在成桂之世。

孟哥入居朝鮮孔州。即鏡城之阿木河地。據稻葉引朝鮮人所撰燃藜室記述卷七。中一則云。太宗十年。女真入寇孔州。韓興富戰死。郭承佑亦敗。仍以在其地之兩陵。遷於咸州。以民戶併於鏡城。遂空其地。當時臣僚。或謂孔州當四散之地。防守極難。不若革罷之爲愈。或謂境內數百里之地。豈可棄與夷狄。敵必相率而入處矣。太宗曰。國家疆域之內。固不可令夷狄居。然若因而黜之。則何不可。遂從革罷孔州之議。其後風聞大明於孔州之地建衛。朝議大駭。太宗十七年丁酉。卽升富居爲慶源。割鏡城之豆龍耳以北之地爲都護府。設柵屯兵以守之。云云。因邊患而美

地。爲東方古代相傳之學說。朝鮮以此致孟哥之乘虛而入。一旦蹙國數百里。孟哥入居。不以爲失疆土。而以爲黜夷狄。當時之迂謬如此。至聞明廷就而設衛。乃始大駭。再就腹裏守邊。前之棄邊。本爲憚於繕守。至是又設柵屯兵。然則何如不棄於其始也。明廷所設之衛。卽建州左衛。孟哥旣占朝鮮地。又自通於明。得官守以自重。朝鮮以太宗十年棄孔州。時爲永樂八年。明實錄。建州左衛。設於永樂十年。是爲芳遠之十二年。至十七年乃設慶源之守。芳遠之迂緩又如此。芳遠之子禱。爲李氏英主。嗣位後。累以迫脅女真。爲女真所訴。勞明廷屢有責言。其爲不甘削地。思復故土。可以想見。如李滿住之不敢居婆豬江。及凡察童倉等之奏訴被迫。皆是也。蓋至禱而始收還前棄之地矣。李禱奏言。凡察舊居鏡城阿木河。卽太祖高皇帝賜服之地。阿木河先爲朝鮮所棄。而孟哥入居。繼卽爲明廷所認。而建州設衛。事在永樂間。禱必稱太祖高皇帝賜服之地。蓋謂成桂得國。由太祖所賜。而此阿木河地在賜服之中。以明此地本朝鮮所應世守。非孟哥兄弟所得久假耳。孟哥當朝鮮棄孔州時。卽入而居之。至爲近便。蓋非逕自黑圖阿喇移至。實其先已移於琿春。故能視間而卽入。稻葉所引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慶源都護府下云。訓春江。源出女真之地。至東林城。入於豆滿江。幹朵里野人所居。云云。訓春卽琿春。豆滿江卽圖們江。且稱幹朵里野人。不稱建州野人。必尙在未受僑職以前。是知孟哥於未入幹木河之先。曾居琿春也。又其先居赫圖阿喇。則見清實錄。永樂十四年。賜孟哥宴。見稻葉引明實錄。宣德八年。孟哥并其子阿古。爲七姓野人所殺。詳於朝鮮之東國輿地勝覽。其見之明實錄者。李禱所奏。在正統六年追敘。不細述其年月。而葉氏女直考。以凡察童倉等事牽敘。遂繫之正統

初名山藏及博物彙皆因之。蓋未爲詳核矣。東國輿地勝覽言兀狄哈殺孟哥父子。幹木河無酋長。故知孟哥爲終於阿木河。其居赫圖阿喇。乃在早年。又敍朝鮮於芳遠十六年。卽宣德九年。始於幹木河設城堡。令寧北鎮節制。旋於其夏特設會寧鎮於幹木河地。是朝鮮收還前棄孔州之事實。餘見後褚宴充善紀。

章炳麟鈔太宗實錄。永樂十一年十月甲戌。建州等衛都指揮李顯忠。指揮使猛哥帖木兒等來朝。貢馬及方物。其十四年賜宴之實錄文。已見前。又鈔宣宗實錄。宣德九年二月癸酉。升左衛都指揮僉事凡察爲都督僉事。凡察奏。去年野人木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寇掠。殺死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子阿古等。請發兵問罪。上敕木答忽等。令還所掠。仍令與凡察通好。章鈔各條。得之在後。補錄於此。與上所考。年月悉合。若先得實錄此文。可省鈎稽之力不少矣。

## 第七篇 褚宴充善紀（童倉董山）第五

蔣王兩東華錄所述清實錄肇祖生子二。長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長安羅。次安義謨。次錫寶齊篇古。

清官書紀肇祖以下第二世止此。蓋除充善有生子三人之外。其兄弟行事。直無一字可紀。又肇祖在明代各書中。尚有一子名阿古。同與於七姓野人之難。肇祖身後事。皆童倉董山兄弟二人所紹述。故清實錄紀肇祖之子。僅此二人。今據各書。別作紀文如左。

童倉。童其姓。倉爲褚宴兩字之合音。而董山爲充善之對音。據清代官書。褚宴爲弟。充善爲兄。則童倉應在董山之次。然當時肇祖被殺。承肇祖之後者。實爲童倉。稱建州長。挾衛印亡入朝鮮。旋於正統三年十一月。奏請欲攜五百餘家出朝鮮境。回居遼東。並於奏中正名肇祖弟。凡察爲叔都督。潛移建州左衛之緒於凡察。明廷勅毛憐衛都指揮同知郎卜兒罕。令人護出朝鮮。既奉勅未達。凡察等已託辭農獵。潛移東良。明廷乃勅凡察仍回鏡城。而凡察則已由東良出境。卒未能遵勅。待毛憐衛之護送回鏡也。蓋鏡城故朝鮮地。朝鮮先棄置此地時。肇祖乘虛入居。朝鮮王李禔嗣位。不似其父芳遠之愚懦。當肇祖被殺以後。久於鏡城設鎮置守。凡察等由幹木河遁入朝鮮。已自鏡城入朝鮮腹地。明廷尙以勅令回鏡。卽爲出朝鮮境。豈知朝鮮是時方銳意西征。遣其將李蔚。出境攻建州之佟家江流域。吾彌府地。佟家江卽婆豬江。李滿住之住坐婆豬江。尙不能容之。正統三年。李滿住因憚朝鮮兵威。退還竈突山舊地。朝鮮用武。

至鴨綠江以外。其於鏡城爲己國舊壤。自益不欲爲童倉等久據。童倉等既懼朝鮮之逼。又乘李滿住已歸竄突山。乃與馬哈刺等四十餘家。退至蘇子河。明廷以遼東總兵鎮守官奏聞其事。於正統五年十月。勅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安插建州左衛部族。於婆豬江卽修家江之迤西。李滿住原地。是時明廷已認凡察爲建州左衛都督。襲爲建州長。而凡察則又奏言。所部爲朝鮮追殺。阻留一百七十餘家。明廷詔朝鮮王李禱還之。先是朝鮮言。童倉還建州。李滿住所。慮其同謀擾邊。明廷不之省。並爲之安插。爲之下詔朝鮮。還其部屬。朝鮮王李禱。因於次年正統六年二月丁酉。奏辨其無追殺之事。并言其留住者。皆有故。自不願去。非己阻之。詔深慰。以夷畜懷鳥獸心。貶抑凡察。用以平禍之憤。當童倉嗣肇祖。而實被奪於其叔凡察者數年。正統二三年間。董山出與凡察爭衛印。直至正統七年。朝廷以凡察不相讓。爲分設建州右衛。以處凡察。而董山得襲左衛職。勢驟張。躡躡羣會上。始尙受明廷約束。後漸煽誘北虜入寇。殺掠不絕。當正統間。未敢公然首禍。正統十三年冬。明廷尙有使。命調發朝鮮及野人女直兵會遼東。征北寇。蓋猶以恭順期之。十四年土木變後。乃盡忘明廷舊恩。直犯遼陽東邊。侵掠甚酷。景泰元年。遼東奏報。開原瀋陽之寇。係李滿住等爲嚮導。論者謂董山尤爲禍首焉。凡察自分掌右衛後。名不復見。李滿住亦止見其乞留守臣王翱等事。除正統末乘亂附虜外。尙守屬夷本分。其反側於明與朝鮮之間。叛服不常。爲患亘景泰天順之世者。皆以董山一人。挾建州三衛之稱。景泰中。都御史王翱巡撫遼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董山乃請於明。以一身兼三衛職。又親詣朝鮮。就其朝列。由朝鮮中樞院給以制書。授爲正憲大夫。自景泰二年冬。明廷卽以建州頭目。潛與朝鮮通。戒朝鮮國王李瑈絕

其使。至天順三年。邊將奏。有建州三衛都督。私與朝鮮結。恐爲中國患。明廷勅朝鮮國王李瑋。毋作不靖貽後悔。瑋疏辨。復申諭之。凡此皆董山事。史朝鮮傳皆統稱建州。或并稱三衛。殆所求兼三衛事。已得請也。天順之末。明廷徇董山之請。特開撫順關。爲建州專設馬市。由是建州驟接腹地。近便出海西上。其後取明而代之。實基於此。旋以賞賜大減。失望。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明廷遣總兵官趙輔。總督李秉。督諸將擊之。時董山在遼海州。諸將約會皆失期。李秉以孤軍遇虜。先小挫。後以力戰獲勝。董山以互歸俘掠請款。許之。並爲飭邊臣。遇貢夷以禮。貢物聽自效。毋苛擇。明廷固深納董山申訴之意矣。旣款。復以貢使冒濫。爲守關者所拒。輒又數入犯邊。朝廷尙遣都督武忠往諭。董山卽稱悔罪。身自入貢。并謝過。然桀驁之態不改。就宴則不敬。給賜則多求。旣而求歸。遣行人護還。方在途。而其部落寇邊殊未絕。朝廷命將尙未撤還。因使拘董山。令戢所部。董山抵廣寧被羈。趙輔等召董山宣敕。又大譁。乃格殺其從者。而捕繫之。以俟朝命。旣奉命剿建夷。李秉趙輔分道掃蕩。迭有破斬。然後奏誅董山。安置其未格斃之屬夷。於安慶福建等處。會李滿住父子。亦爲搗巢兵所迫。遁入朝鮮。爲朝鮮助剿兵所殺。趙輔等班師。以殄滅建夷侈其事。而建州方奉董山之子脫羅爲會長。且聲言爲董山復仇。明廷無如之何。悉許三衛承襲如故。蓋董山雖誅而餘孽猶熾。建州之對諸衛。兼併坐大。實由董山爲之始。

肇祖姓名爲董孟哥帖木兒。童倉亦係姓名。其必以童倉二字相連屬而成文者。中國言語之習慣。一字恆不成名詞。故言倉則冠以童姓也。倉爲褚宴二字之合音。褚宴合者。本讀如闌。音近倉。且褚宴亦係譯音。不必確定是此二

字。總之褚宴二字中。褚爲有音字。下一字爲諧韻之字。最易讀作一音。故成倉字。除清實錄一見褚宴之名外。明人紀載。無不作童倉者。而清修明史及明史稿。於朝鮮傳中亦明見童倉。此傳蓋純用明人舊稿。

褚宴爲弟。充善爲兄。清實錄自言祖先之行第。當可信。實錄於充善兄弟。別無紀錄。其實豐功偉烈之董山。清代當作不祧之祖。惟以由太祖上追三世。已立興景顯三廟。太祖以上不祧之廟。似不應更加於四數。故有肇祖則不復有董山。日本人疑與祖卽非董山之後。清之眞世系。疑非建州左衛嫡傳。觀其不爲董山立專廟。於報功之禮闕然。似日本人之說。不爲無見。明人各紀載。如葉氏四夷考。何氏名山藏。黃氏建州考。無不曰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殆以童倉嗣孟哥帖木兒業。已在前。故疑後襲之董山爲弟。恐未必然。觀於童倉之甘讓凡察。及董山至而爭回世職。凡察雖不服。卒由明廷分設右衛。以爲調停。則董山之能力。遠勝童倉。蓋可知矣。且爭而果勝。可知其名義必甚正。或者童倉年幼。不能不以凡察爲後見人。日久遂致旁落。董山嫡長。旣出而抗爭。明廷有必許之之道。歟。惟此數年間董山何在。至此方出。此事殊難索解。當肇祖爲七姓野人所殺時。傳言與其子阿古同死。疑阿古卽後名董山。先實被擄而未死。數年方歸。清實錄亦言肇祖二子。并無阿古其人。但他無佐證。以理想推之如是耳。

明史朝鮮傳。正統三年。先是建州長童倉。避居朝鮮界。已復還建州。朝鮮言昔以窮歸臣。臣遇之善。今負恩還建州。李滿住所。慮其同謀擾邊。建州長言。所部爲朝鮮追殺。阻留一百七十餘家。五年。詔禱還之。此段童倉滿住之名皆見。滿住卽滿洲之起源。清修明史有此文。明史稿同。但其事之曲折。必合各家紀載乃見。

葉氏女直考。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之。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割二印。使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董山嗣指揮。當在正統二年。明史朝鮮傳。於童倉還建州時。尙稱建州長。更據各書。在正統三年以前。奏建州左衛事者爲童倉。五年六年勅諭。指名左衛者爲凡察。雖有董山。而凡察之長衛。名義日正。董山始終與叔凡察爭印。至七年乃分左右衛。

葉氏朝鮮考。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遁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詔問禰。亡何。凡察歸建州。禰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禰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禰。國家以王爲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恆。王弟善自備。毋與較。此文與明實錄正統六年李禰奏爲一事。此即奏後所得慰藉之詔也。

何氏名山藏。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挾衛印亡入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更給印。亡何。凡察歸。詔予董山故印。上其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衛置右衛。使董山以新印領左。凡察以故印領右。此文以故印爲凡察挾入朝鮮。董山襲職。而凡察不予。未合事實。當以實錄爲據。

黃氏建夷考。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之朝鮮。併失其印。於是稍衰矣。時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



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此謂董山既嗣而不予印。迨凡察等歸而後存繼絕之義。以印更給非嗣職者。比得故印。乃由凡察匿更給之印。亦誤。

章炳麟鈔實錄數條。正統三年正月癸丑。敕建州左衛都督凡察。及故都督猛哥帖木兒子董山曰。往聞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戕害。掠去原降印信。宣德年間又復頒降。令凡察掌之。前董山來朝。云舊印已獲。近凡察來朝。又奏欲留新印。一衛二印。於法非宜。敕至。爾等卽協同署事。仍將舊印遣人送繳。庶幾事體歸一。部屬信從。六年正月戊午。升建州左衛指揮使董山爲都督僉事。董山故都督猛哥帖木兒子。初嗣其父爲指揮使。至是其屬來朝乞恩。故有是命。六月癸酉。又敕凡察。董山等追繳新印。爾凡察奏董山不應署事。都指揮李章加等又奏保凡察獨掌衛事。此事朕處置已定。豈容故違。毋自取戾。復敕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曹義。遣人察二人不和之故。並議處置之方以聞。八月丁丑。曹義言凡董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已。遂同至開原。臣反復諭以朝廷法制。凡察乃龜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論。竊觀其部落意向。頗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終難安靖。請依永樂中海西野人爭執成案。設建州右衛以處凡察。上命俟其來京再議。七年二月甲辰。分建州左衛設建州右衛。升都督僉事董山爲都督同知。掌左衛。都督僉事凡察爲都督同知。掌右衛。董山收掌舊印。凡察給新印。

稻葉氏引明實錄。正統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臣父爲七姓野人所殺。臣與叔都督凡察。及百戶高早化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地。欲與俱出遼東居住。恐被朝鮮拘留。乞賜矜憫。上勅毛憐衛都指

揮同知郎卜兒罕。令人護送出境。毋致侵害。據此則童倉之奏在正統三年。稱凡察爲叔都督。在童倉已認左衛之都督爲凡察。絕未敢認董山襲職之事。但斯時建州左衛之具奏者。猶以童倉爲主名。則猛哥之應襲者。乃其子而非其弟。必習慣之法然也。

又引實錄。正統五年冬十月己未。勅諭建州左衛凡察等曰。鄉已勅爾等回朝鮮鏡城居住。今總兵鎮守官又奏爾等已離鏡城。與原叛土軍馬哈刺等四十餘家。來至蘇子河。家口糧食艱難。今已勅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安插爾等三土河及婆豬江迤西冬古河兩界間。同李滿住居處。若果糧食艱難。卽將帶回男女婦口數。從實報與總兵鎮守官。給糧接濟。聽爾自來關給。據此則五年之諭建州左衛。徑諭凡察。已不及童倉。

又引實錄。正統六年二月丁酉。朝鮮國王李禔奏。近日凡察等奏臣追殺其部。又阻留一百七十餘家。蒙朝廷勅臣放與完聚。臣聞命競惕。不知所措。彼凡察舊居鏡城阿木河。卽太祖高皇帝賜服之地。其親兄猛哥帖木兒等。被深處虧狄哈攻殺。不能自存。臣祖憫之。授以萬戶職事。爲作公廩。給以婢僕衣糧鞍馬。撫綏備至。至臣父又陞以上將軍職事。後被七姓野人攻殺之。并殺其子阿古。悉焚掠其房屋財物。凡察等俱各失所。臣撫恤之一如先臣撫恤其兄。旣得所矣。忽於近歲。先以耕農打圍爲由。移住本國邊陲東良地面。後乃潛逃。與李滿住同處。此時不及知。安有追殺之事。其在此留任者。或因婚姻懷土不去。或被同類開諭而還。非臣阻之也。此奏尙以凡察爲疏辨之主名。又明史藝云。正統六年。禔疏辨。帝優詔答焉。後錦衣僉事吳良等。自朝鮮還奏。童阿哈里等八十五人。俱稱世居

朝鮮不願還。其餘有已故及先遠處者。皆非朝鮮拘留。因諭李滿住等不得生靈。并諭禱謹飭邊備。

又引實錄。正統七年。分建州左衛設右衛。以董山爲左衛長。以凡察爲右衛長。勅董山曰。汝爲凡察之一家。今分而設衛。汝處之大小頭目人民。任汝指揮。自今毋相侵犯。勅凡察曰。汝所應領有之頭目人民。已命遼東官吏。公同審問。從屬旣明。女其守安生業。勿愆致戾。此爲董山始出承襲之明文。時在正統七年。與前引各書列舉各衛設置年分同。所謂建州右衛設於正統間者也。實錄逐年據事爲書。各家不免以意結撰。當據實錄。

明史稿朝鮮傳。正統十一年六月。遼東守臣奏。朝鮮咨稱。茂昌郡被野人突入。剽掠人畜。疑是建州衛部落所爲。帝命兵部移文廉察。而以鹽書諭王曰。王前移文至遼鎮。已敕總兵等官。遣人至彼追緝。近都督別里格等。將所掠王國男婦十八人。送至遼東。賜與衣糧。付使臣領回。而別里格奏稱。女直者兒歹兀。先在建州居住。於宣德八年。被王國掠去男婦十口。求朝建諭王還之。免致彼此讎怨。王宜遵命。以副保境恤鄰之意。云云。前凡察與朝鮮相訐奏。此其餘波。時建州三衛。董山滿住皆在。至成化初方被誅。惟凡察後不復見。此稱都督別里格所奏。又皆建州事。當是建州右衛都督。意卽凡察之後。或其時凡察已亡。史朝鮮傳。是年四月。娶奏建州野人糾聚毛憐等衛。侵擾邊境。不已。乞朝命戒飭。云云。已頗刪削稿文。但猶未刪建州字。

葉氏女直考。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指揮王武。經歷修。往招之。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按史翱本傳。正統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景泰三年召

還。中間十年。初不及建州事。傳中敍及孫瓚。亦討建立功之人。殊無一語涉建。此皆明史諱飾之迹。名山藏湖傳則云。近邊建州毛憐若海西諸夷。來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畏。召還時。建酋李滿住等。上番書詣闕乞留。據此則景泰間。遼東守臣之有政績者。尙足邀建夷之愛戴。攀留。與腹地官民關係相等。

明通紀。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修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又名山藏朝鮮傳。天順初。諜報女直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廉得王球所授董山爲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僞制書。以還報。上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急問之。皆不承。出僞制書示之。王球驚服謝罪。又史朝鮮傳。天順三年。邊將奏。建州三衛都督。私與朝鮮結。恐爲中國患。因敕球毋作不靖。及球疏辨。復諭球。各文已見前建州紀。此事明係董山所爲。而史稱建州三衛。推稻葉氏清朝全史第四節五。有云。董山旣出。一躍而驂躋羣酋之上。強求明廷。兼領建州衛及右衛之都督。又知徒與朝鮮啓釁爲非計。乃親赴半島朝廷。朝鮮亦以見愠於彼爲不利。假彼以中樞院使之制書。授爲正憲大夫。彼之手腕。想見不凡。云云。所云強求明廷兼領三衛都督之說。未舉所本。或當有出。史所稱董山事爲建州三衛都督。殆卽董山兼領三衛故耶。又史程信傳。天順二年。改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以奏都指揮夏霖不法。爲門達寇深所中。下

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爲刑部侍郎。據此則天順三年。信在遼東巡撫任。與諸家紀載合。而傳無譏察朝鮮建州事。亦諱飾常例。

明史食貨志。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匹。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史言中葉以前遼東馬市如此。又云。成化十四年。陳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兵部尙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剋。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得輒近塞垣。此明中葉遼東馬市也。又云。遼東義州木市。萬曆二十三年。開。事具李化龍傳。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恩忠奏。罷之。遂并罷木市。其後總兵李成梁力請復。而薊遼總督萬世德。亦疏於朝。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爲常。此中葉至末造之遼東馬市也。志言遼東馬市者止此。開原南關一市。始終未罷。史僅言以待海西。諱建州不見。已於馬市制度爲缺漏。又明徇董山之請。於撫順開關設市。爲建州興盛之大關鍵。則更不着一字。夫史之有志。以詳制度。若可任意漏列。反使故實混淆。安用志爲。故明史於易代後。急應重修。

稻葉氏清朝全史第六節。紀馬市事。較明史爲詳。會典等書。今亦尙存。惟馬市事非本篇所必備。本篇但欲詳董山

所求開之撫順關。則據稻葉所引。一全遼志。撫順馬市。城東三十里。建州諸夷人。於此交易買賣。二引廣輿記。馬市一設開原城南。一設開原城東。一設撫順。一設廣寧。一設古城堡。三引方輿紀要。記撫順關云。撫順所之東二十里。置馬市於此。撫順馬市。明紀載所習見。而史竟沒之。其先女真馬市。皆在開原。而建州之赴開原。又須經廣順鎮北二關。故在明初。以海西爲最近邊。建州女真遠於海西。野人女真更遠於建州。自通撫順關。切近薩爾滸。而在開原之南百餘里。距瀋陽不及百里。一轉移間。建爲最近邊。所得於明腹地之影響。及其能收漢人之不得志者以爲己用。皆係於此。洵建州發祥之初步。其事在天順之末。後來成化十四五年。馬文升撫安東夷之後。海西之酋長李撒赤哈。由守臣召赴廣寧。反以假道撫順關爲便。既經守臣拒絕出關。卽留建共謀犯邊。而所謂近邊十八家貢夷。卽建夷之逼近撫順關者。故文升馳赴撫順。使貢使先歸。招十八番出而慰諭之。蓋成化間。撫順已爲建夷土著所在。一旦得志。遼陽瀋陽。戎馬相接。夷之弱也。固易於鴟梟。夷之強也。卽難於固圉。成化初趙輔出師。卽由撫順深入。見輔本傳。以其時老成宿將。綱紀未紊。雖兵入建州夷穴。猶不能撫有其地。其後權奄益張。威信益墜。卒釀萬曆以後大禍。其設關曲折。詳於明實錄。今據稻葉氏敘述之文如下。

清朝全史第四節五云。天順末。明廷勅諭遼東。自後建州女直到邊。由撫順關進。於撫順城東交易。撫馭之法。當得其宜。防閑周密。以絕姦宄之謀。勿生事阻當。以失夷情而起邊患。其明年。遼東巡撫奏言。女直來者多至五六百人。少亦二百餘人。俱憩宿於城中軍民之家。恐其覘伺邊情。或圖作姦內應。又言。撫順城絕遠。倉猝難赴。特於城南置

驛。具館夫約十人。以爲接待。又言撫順城西南九十里抵瀋。其間增築墩臺三座。每墩臺配置兵五百名。云云。此皆開設撫順關之事跡。稻葉又言關門定於渾河之谷地。市場設於今撫順城內。明之邊吏。於設關大有異議。全由董山之強求。與其折衝之巧。此所云邊吏異議。董山折衝。必於實錄中有文字可據。又清朝全史第五節八。引全遼志云。撫順關在瀋陽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里。建州夷人之朝貢買賣由此。九邊圖說亦云。撫順關距邊二十里。關之故址在渾河左岸。今稱關口。此地之南爲馬市所在。市設於邊牆之內。成化初搗巢之役。董山被誘殺於廣寧。事具前建州紀。

## 第八篇 妥羅紀(脫羅)第六

將王兩東華錄。但稱充善生子三。長妥羅。次妥義謨。次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子一。即與祖直皇帝。以上妥羅事實之可見者止此。今爲別輯紀文如左。

脫羅。董山子。成化三年。董山被殺。建州亦受大創。會朝鮮助剿。并誅李滿住父子。明總兵官趙輔徒誇誕。畏寒輒退兵。作平夷賦。侈陳戰績。稱已滅建州。其實師退則女真人屯聚如故。且其人崇信董山。輒戴脫羅爲之復仇。在事之督師文臣爲李乘。卽深慮之。趙輔歸。乘留遼東。籌增兵費。起邊牆。爲固圉計。輔於十月班師。是年十一月。乘奏略言。建州三衛。構結諸夷。剽掠邊境。朝廷已命將出師。擣其巢穴。苟不乘勝立永久之計。恐班師之後。餘賊復爲邊患。臣今與總兵官趙輔等會議。計遼陽以東。由鳳凰山北至奉集堡。四百餘里。無非山險林密。而遼陽去鳳凰城。不過五百餘里。守備官軍現止有一千人。兵寡力弱。乞將前年徵集廣寧兵二千四百人。留駐其地。且遼陽以東。鳳凰山鴉鶻關撫順所奉集堡諸地。皆通敵大路。昔無事時。不爲設備。今敵既探知內地虛實。累次入寇。請相地遠近。築千戶所城堡。由腹裏之蓋州。復州。廣寧左屯三衛。各撥兵丁。使二指揮領之往駐。仍增置驛道之墩臺。利便往來。迅速情報。若此庶爲有備。蓋建州敗後。爲明所憚如此。明年。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稍創。而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脫羅爲將。彈。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犯者視先世遞降一官。女真乃復通貢。然寇鈔仍不絕於邊。無役不聲言爲董山復仇也。



脫羅襲職。必在成化四年以後。然自後不復見脫羅之名。六年春。建州都指揮兀者禿木等。欲舉兵侵朝鮮。朝鮮以聞。禿木之對音。疑爲妥義謨。建州旣時。言爲董山尋仇。必不棄董山之子。至成化十四五年。再用兵討建酋伏當伽。而十六年。仍由夷酋完者禿馬入謝。復許諸衛奉貢請襲如故。此完者禿仍即兀者禿木。十年以來。仍爲酋長。當是董山之替人。然則妥羅溺職。疑不久卽歸其弟妥義謨。而明紀載則名之爲脫羅及兀者禿木或完者禿也。成化十四五年。先由馬文升撫安。繼由陳鉞。喉汪直進剿。無創於建。而塗毒貢夷。以傲功賞。終之以完者禿入謝卽已。是明廷之無奈建州何。而建州善欲銳邀利。養成異日之天驕。於斯可見。成化十四五六年事。見前建州紀。脫羅兄弟卒年無考。錫寶齊篇古曾長建州與否。亦不詳。清實錄謂錫寶齊篇古之子爲興祖。名都督福滿。又作滿福。其名且弗審。蓋頗難信。正德中有建州左衛都指揮兀升哈其人。爲作興祖紀於本紀之後。

李秉疏文。據稻葉氏滿洲地理歷史所引明實錄。稻葉又謂建州與海西相結後。遂爲海西勢力所壓。漸以不振。此蓋指正德以後事。其時海西已非向來設衛分職之舊。直分爲扈倫四部矣。其事與太祖吞併四部爲首尾。大段均入太祖紀。而正德嘉靖間事。附見興顯各紀云。

明史稿朝鮮傳。成化六年春。建州衛都指揮兀者禿木等。欲舉兵侵朝鮮。朝鮮以聞。兵部請飭建州。并諭朝鮮謹爲禱。

近得章炳麟鈔明實錄。於完者禿知爲李古納哈之姪。李古納哈在實錄中確知爲左衛酋目。而完者禿據前所考。

當卽與兀者禿木爲一人。禿木旣爲妥義謨之對音。則其伯父爲李古納哈。當卽脫羅父董山之兄。卽董倉之又一名也。董倉在明代紀述。自認爲董山之兄。董倉先稱建州長。迫於凡察而幾移左衛之傳統。董山爭回故職。凡察則凡衛而爲長。董倉未究所歸。在理自在左衛中。不失次一等之酋長地位。實錄天順三年二月乙亥。敕諭朝鮮國王李彥。近者邊臣奏報。有建州三衛都督古納哈董山等。私謁王國。俱得賞賜而回。此雖傳聞之言。必有形迹可疑。且王國爲朝廷東藩。王之先代。世篤忠貞。未嘗與外人往來。何至於王而有此事。云云。此事已見前董山紀。但實錄更多一左衛酋李古納哈。且列名在董山之上。又三月甲申。敕諭建州左衛三衛右都督董山。都督同知古納哈納郎哈等。亦同前事。又六月辛亥朔。建州左衛右都督董山。都督同知李古納哈。建州右衛都督同知納郎哈。三人俱奏乞遷職。事下兵部。尙書馬昂奏言。董山古納哈世受厚恩。不思圖報。乘間潛受朝鮮國官職賞賜。不誅幸矣。乃又恣無厭之求。希意外之恩。不宜允準。惟納郎哈不受朝鮮賞賚。忠誠可嘉。宜量加一職。上從之。升納郎哈爲右都督。又成化三年五月癸巳。遣行人送建州女真董山等還。時董山與李古納哈納郎哈等聽撫來朝。已降敕省諭。及賜之宴。朝廷遣大臣押宴。董山等部下指揮。有出嫚罵語。及褻廚役銅牌者。事聞。詔切責之。山等復奏索蟒衣玉帶等非一。上命賜之人一具。又言指揮使可昆等五人有勞。乞賜服。復命與之下。不爲例。於是禮部奏遣行人送之。以上各事皆已見前。惟各有詳略。從實錄則天順間與董山同惡者有李古納哈。成化間則更有納郎哈。是年八月誅董山。其古納哈及納郎哈。亦大概斯時同命矣。實錄成化五年七月乙巳。建州左衛都指揮佟那和劄等奏。乞命都督董

山子脫羅。李古納哈姪完者禿。各襲其父伯之職。事下兵部。尙書白圭等言。董山等世受國恩。享有爵土。罔思敬順。自取誅戮。脫羅等乃叛逆遺孽。法當誅夷。然旣悔過來朝。待以不死矣。子奪之宜。惟聖明裁處。上曰。虜酋背恩負義。法當誅滅。今首惡已誅。餘皆悔過向化。朕體上天好生之德。悉加寬宥。脫羅等旣衆人奏保。其授羅都指揮同知。完者禿都指揮愈事。令統束本衛人民。依前朝貢。再犯不貸。以上爲重許左衛襲職之見諸實錄者。古納哈李古納哈自卽一人。完者禿爲其姪。名襲伯父之職。實卽脫羅之弟。理亦可信。雖未敢執爲定斷。亦線索之粗有可尋者。實錄又言成化六年八月戊申。右衛右都督納郎無子。以其叔卜哈禿襲職。是爲右衛之得襲。卽前所云凡察之後亦得襲者也。

## 第九篇 興祖紀(兀升哈)第七

蔣氏東華錄。興祖直皇帝。諱都督滿福。生子六。長德世庫。次劉闡。次索長阿。次卽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次包郎阿。次寶實。王氏東華錄。興祖直皇帝。諱都督福滿。其諱兩字適與蔣錄上下互易。包郎阿作包朗阿。又注劉闡一作璦闡。包朗阿一作寶朗阿。興祖在實錄絕無事蹟。惟新舊實錄互倒其諱字。在清代於興祖。實亦傳聞恍惚之至。日本人以爲無是人。卽太祖自有曾祖。亦非董山祝羅之裔。清代附會豪酋。強爲其本系之先祖。援繫他系。故有錫寶齊篇古爲充善三子而生興祖之說。就明代紀載按之。誠爲無可稽考。但自正德以來。海西扈倫勃興。足掩建州。建州酋長原已不著。就稻葉所述。正德間自有一建州左衛都指揮使兀升哈。詳建州語。譯音。兀升蓋卽愛新。哈爲人字之義。兀狄哈爲烏稽人。兀升哈則自稱爲金人。所用金國書爲表。而自稱金人。則原非以真名自達。計其年歲。正當興祖一代所值之時。爰據輯紀文如左。

兀升哈者。正德間建州左衛都指揮也。上表明廷。稱建州左衛都指揮使兀升哈謹奏。我奴婢自正統年間。設立衙門。除授官職。至今六七十年了。不曾陞賞。今差頭目塞因。前去天朝。叩頭進貢方物。可憐見討陞一級職事。奏得聖皇帝知道。表文用金國書。譯爲漢文。其義如上。建州左右衛分設。在正統七年。自正統七年壬戌。下數至弘治十五年壬戌。爲六十年。至正德七年壬申。爲七十年。六七十年之間。必在正德初年。當成化三年丁亥。董山被戮。脫羅代領其衆。至

正德元年丙寅。恰爲第四十年。亦正世次相禪之會。表稱左衛都指揮。且上溯正統年間。得受官職。決爲董山之後。表文求陞一級。當或得請。故建州以中興之業歸之。後尊稱爲興祖云爾。董山之亂。諸從犯者遞降一官。殆已不得復稱都督。討升一級而後復舊。故清實錄又以都督冠興祖之名。兀升哈爲金人之義。其人之眞名不可知。興祖在清實錄前稱滿福。後稱福滿。則清代於興祖之名。亦本在不可知之列。惟冠以都督。與肇祖同。肇祖始得建州左衛指揮。而兀升哈求升一級。或求而得之。建州以得明廷之官爲大寵。故冠之於名字之上。以爲衰而復振。於後來尊爲興祖。與肇祖相配。當時必有特殊之榮典。足震動女眞人耳目者。疑其卽爲清之興祖云。

### 金國書表文

更兀片为丹舌史已至美甲矢忒若

乃友矢亥亲社免玉土天休赤刺亨秀包写为仄亥莫灼史屯風佳厝豆升朱矢率卒于什十赤守厚佳更冬孟文  
伏更率卒女市文包伞支天父束佳柅脊升

率益友矢甫厚更佳右先且秀孟宅屯列畏友矢益美冬孟文L为厚厝厝豆升支史乃友矢育左

寺久風元亲兀屏

右表文用金國書爲原文。見稻葉清朝全史所引華夷譯語中之女眞譯語。譯用德文。殆德國人之書。金國書碑。舊

蓄一拓本。檢王氏金石萃編。亦摹其文。而莫明其義。相其字體。與此表文合。金史完顏希尹等奉勅造國書。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體。合本國語爲之。是爲女真字。明中葉。建州尙沿用之。至清太祖命達海造國書。則用蒙古字爲本。與金書大不同矣。其譯文之式。則如下。

建州左衛都指揮使兀升哈謹

奏。我奴婢自正統年間。設立衙門。除授官職。至今六七十年了。不會升賞。今差頭目塞因。前去

天朝。叩頭進貢方物。可憐見討升一級職事。奏得

聖皇帝知道。

稻葉氏言。清自言其世系中。有興祖福滿一世。然按之明人紀錄。前乎此者蓋特穆也。董山也。脫羅也。後乎此叫場也。他失也。奴兒哈赤也。傳緒歷歷可見。惟福滿一世。無可相當。因疑清自興祖以下。爲別一部會長。至太祖時冒認愛新覺羅一系。故其間以凡察爲嫡傳。并舛誤其世次。而其最大之證據。則以太祖爲佟姓之故。所引明實錄萬曆十七年九月辛未。以建州夷酋佟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時有太祖表文。達於明廷。其爲佟姓。自必甚確。又引東夷考略云。奴兒哈赤姓佟。故建州之支部。其祖叫場。父塔失。並死阿台之難。云云。明時皆以太祖爲姓佟。因又考永樂朝。有會長佟答刺哈。從奴兒干征討軍。卽八旗氏族通譜中之達爾罕圖墨圖。女真佟姓之部族。當卽其後。又據清實錄。太祖元妃佟佳氏。因謂太祖或贅於佟而從其姓。云云。夫興祖之與肇祖。是否本不同宗。非今日所能確定。但

以明時稱修奴兒哈赤。卽謂其非出於愛新覺羅。此則不然。建州以修爲姓。初不自太祖始。肇祖父子稱董孟哥帖木兒。稱董倉。婆豬江自建州李滿住。凡察先後托足。遂稱修家江。并疑滿住亦姓修。而修爲建州之公姓。愛新覺羅乃幹朶里一族。特自標異之姓。說已具前。永樂間之修答刺。見潛確類書女直條下云。永樂九年。遣將將水軍。召集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修答刺、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來降。以建州夷俗。數世以後卽不相聯屬。景祖之兄弟行六貝勒之子孫。與太祖卽爲仇敵。何有於明初之一酋。偶於譯音之夷名。着一修字。遂謂太祖本宗之所由來。至謂修佳爲太祖依婦家而爲修姓。則又與太祖以修姓。亂愛新覺羅之宗。說又矛盾。今皆不取。

兀升哈爲建州左衛都指揮。在正德間。於此時期。有突起之扈倫部。代興於海西。掇其實。附綴此紀。葉氏女直考言。正德間。海西夷加哈義竹孔革等爲亂。事已連綴前建州紀中。按之皇明從信錄。及通紀輯要。祝孔革爲仰加奴。逞加奴之父。戮之者爲王台之叔王忠。仰加奴。清實錄稱楊吉努。爲太祖妻父。逞加奴。清實錄稱青嘉努。是爲扈倫四部中之葉赫部。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名北關。王忠。王台叔姪。王忠。清實錄稱旺濟（一作住）外蘭。王台。清實錄稱萬汗。是爲扈倫四部中之哈達部。居開原南。貢市在廣順關。名南關。太祖旣蠶食建州。又并扈倫南北諸部。於是始大。當正嘉間。哈達部方盛。亦最忠於明。以王忠戮祝孔革。爲始見於紀錄。清實錄以祝孔革爲褚（一作楚）孔格。又云褚孔格生太杵（一作台楚）太杵生子二。長清佳努（一作青嘉努）次楊吉努。則以逞仰二奴爲祝孔革之孫。與明紀錄不同。王忠戮祝孔革時。奪其貢勅。并其季勒桑。後王忠歿。王台卯翼逞仰二奴。并以女妻仰加奴。卒爲所歎。憤死。

據清實錄。旺住外蘭主哈達後。哈達人叛。旺住外蘭被殺。其子博爾坤舍進。（一作博勒寬沙津）殺其人。以報父仇。至綏哈城。迎兄萬爲部主。萬攻取附近諸部。遠者又招徠之。其勢乃盛。遂稱爲汗。國號哈達。是爲海西盛而建州被抑之時代。其事詳景祖紀太祖紀。王忠始以南關勝北關。爲明捍邊。事在正德間。與兀升哈爲同時。而北關仰加奴之女配太祖者。以生太宗。後尊諡爲孝慈高皇后。蔣氏東華錄云。高皇后諱孟吉姐姐。爲太祖第三妃。元妃佟甲氏。諱哈哈納扎青。繼妃察富氏。名袞代。此第三妃爲葉赫納喇氏。清之亡也。孝欽后隆裕后。亦皆葉赫納喇氏。而太祖藉以啓靈之北關老女。旣因以屢滅諸部。又爲仇明七大恨之一。此老女亦葉赫納喇氏。清一代之成敗。於葉赫納喇氏。多助力焉。女直考又言。嘉靖初。速黑忒最強。名山藏又作速黑武。一作速里忒。則在當時。傳聞已甚不審。從信錄於萬曆十五年。補錄女直前事。知速黑忒爲王台之祖。卽王忠之父。清實錄謂之克什納都督。滿洲源流考作錫赫特。蓋速黑忒與錫赫特音最近。名山藏作速里武自誤。清實錄作克什納。亦將上二字誤倒也。此正嘉間事。按時代附見兀升哈紀。



## 第十篇 景祖紀（叫場）第八

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明代紀載譯作叫場。興祖六子。景祖居四。六子分居。德世庫居覺爾察地。劉闡居阿哈河洛地。索長阿居河洛曠善地。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寶實居章甲地。惟景祖居赫圖阿喇。爲建州累傳之故城。餘五子各就一地。築五城。距赫圖阿喇城。近者約五里。遠者約二十里。稱爲寧古塔貝勒。是爲六祖。六祖分居。占地甚小。迥非向日建州聲勢。以故日本人疑爲他系之夷酋。未必左衛嫡裔。然果所居赫圖阿喇爲非假託。則其爲承襲先世之故基。亦當可信。嘉靖中葉。建州寇邊。主名爲李撒赤哈。或作李撒赤哈。其爲何衛何等之酋。未能考定。六貝勒分占興京。併計地不過數十里。景祖多才智。長子禮敦又英勇。率諸貝勒破近地碩色納部。滅加虎部。盡收五嶺東。蘇克蘇濟河西二百里內地二百餘里。乃稍強盛。旣而第六貝勒寶實之第二子阿哈納阿濟格。因婚姻事與董鄂部構釁。董鄂攻掠六貝勒所屬東南二路。六貝勒不能支。謀聚居一處以併其力。第三貝勒索長阿之第二子吳泰。恃哈達王台爲其婦翁。衆議借兵哈達。攻董鄂部二次。獲其數寨。自是六貝勒益示弱於哈達。當是時。哈達強於海西。而建州亦以右衛爲根。嘉靖季年。景祖潛通款於明。因遼東巡撫侯汝諒入告。事在嘉靖三十八九年間。清太祖之始生也。在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是爲景祖第四子。其後至萬曆十年辛巳。死於兵火。相距尙有二十三年。計景祖必生於正德間。是時以右衛爲揮雄長建州。景祖兄弟皆其所屬。歷嘉靖隆慶至萬曆初。王杲勢張甚。景祖爲第四子顯祖他失。娶杲女爲元配。又以

長子禮敦之女。嫁杲之子阿台。援繁甚至。而陰實自結於明。萬曆二年。王杲殺遊擊裴承祖。剖其腹。並慘殺其從者甚衆。明出師討之。杲與李成梁戰不勝。遁海西。依王台。王台縛杲。送成梁戮之。以景祖父子預有助順功。乃授顯祖爲建州左衛指揮。旣而杲子阿台。與遼東都督王兀堂。迭繼杲爲邊患。萬曆八年。李成梁兵破王兀堂。十年。又誅阿台。方成梁攻阿台。景祖父子實陰爲嚮導。攻未下。景祖以阿台爲其孫塔。挾尊長名。入圍城省其孫女。勸阿台降。阿台不從。時同導成梁攻阿台之尼堪外蘭。以成梁責之急。乃揚言殺阿台者明帥用爲城主。阿台部下遂變。成梁用火攻。城破。射死阿台。景祖亦死於火。顯祖繼景祖入城。城破後亦爲成梁所殺。二祖死非其罪。太祖詰明兵濫殺之故。成梁無以應。乃歸顯祖尸。并所得其家之勅書馬匹。太祖以二祖之死。爲尼堪外蘭所搆。指爲口實。與兵屢攻滅建州諸部落。萬曆十四年。卒戕尼堪外蘭。號爲二祖復仇。勢駸駸擾遼東邊。李成梁守遼東久。屢有大功。以能軍名。憚太祖不可力制。至坐視。尼堪外蘭之被戕而不敢救。爲自保威望計。思恩結太祖。慫恿太祖親明取官賞。太祖亦利在得官。以填女真之望。挾二祖死非其辜。而幸成梁中餒。陰爲之地。乃屢效小忠。以自媚。萬曆十六年。藉女真他部貢夷馬三非。訟二祖冤於廷。事下遼東督撫。按諸臣會議。成梁陰主其間。深贊太祖之恭順。二祖亦實有助平王杲阿台之功。授太祖都督僉事。以獎之。於是二祖之冤始白。景祖生五子。長禮敦。次額爾袞。次界堪。一作齋堪。次顯祖塔克世。明紀錄作他失。次塔察篇古。景祖與顯祖。先後死於李成梁之軍。而李氏以恩結太祖。亦以是始。迨萬曆末。楊鎬喪師。明廷議亦以李氏與奴有香火情。疑李如柏兄弟。蓋二祖之死。助成太祖王業者如此。奴者。太祖名首一字。明人簡稱之。或又稱奴夷奴賊。

奴會者也。顯祖始終在景祖庇蔭之下。故太祖翦明之業。實與景祖之死事相銜接。清初追尊爲景祖翼皇帝。

與祖六子分居。及景祖才智。禮敦英勇。破滅碩色納加虎二部。尋與董鄂構覺。借兵哈達。嗣此示弱各事。均見東華錄。

東華錄癸未（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春二月。先是蘇克蘇濟河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一作喀）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二路兵進。成梁圍阿太章京城。遼陽副將圍阿亥章京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禮敦女。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既至古勒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勒城。其城據山依險。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親出繞城衝殺。成梁死者甚衆。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欲誅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卽至城大呼給之曰。大兵旣來。豈遂舍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來降者。卽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誘城內人出。盡屠之。尼堪外蘭復構明兵。並害景祖顯祖。上聞之大慟。勃然震怒。往詰明邊吏曰。我祖父何故被殺。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四。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敕書。上謂使臣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欲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誤殺。故與敕書馬匹。又與都督敕書。事已畢。今復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於甲版。（一

作嘉班。合爲爾滿洲國主矣。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上同族寧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害上以歸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上往附。上曰。爾吾父部下人也。構明兵害我祖父。憾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自是憾益深。又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夏四月壬寅。上率貝勒大臣。統步騎二萬征明。啓行。鳴鼓奏樂。謁堂子。書七大恨告天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二祖之死。清實錄自言如此。其稱滿洲國。卽非當時事實。又不言二祖爲明兵嚮導。與明紀錄不符。至給都督敕書。已非此時事。封龍虎將軍更在後。茲彙錄各書於下。其涉清太祖之事。別詳太祖紀。

日本稻葉氏清朝全史第七節丁云。自嘉靖末季至萬曆初年。建州崛起雄桀之王杲。有經略四方之事。明之紀錄。稱之曰建州右衛都指揮使。然彼自稱都督。清之二祖。爾時爲其部將。而犯遼東。嘉靖三十八九年間。遼東巡撫侯汝諒。有東夷悔過人貢疏。中言建州賊首草場叫場等。遣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關。云云。此所云明紀錄。未指書名。今尙未檢得其原本。草場當卽景祖兄索長阿之對音。稱建州賊首。必曾與王杲犯邊之亂。稱悔過入貢。遣人到關。卽潛行通款於明之事。嗣後屢導明兵圍王杲父子。皆始於此。

黃氏建夷考。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膽略。爲建州酋王杲部將。杲屢爲邊患。是時李寧遠爲總鎮。誘降酋父。爲寧遠嚮導討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酋父既負不賞之功。寧遠相其爲人有反狀。甚之。以火攻陰設反機以焚之。案石齋之說。止及顯祖。不及景祖。似傳聞未盡審核。下文言太祖時止四歲。尤可證其非確。別詳顯祖太祖二紀。

通紀輯要。萬曆十七年十一月初。王杲不道。殲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爲嚮導。遂梟王杲於藁街。他失者。叫場之子。杲之孫婿也。因以杲之餘地畀他失。使爲建州衛左衛指揮。後時闖入塞。輒有寇掠。成梁乘其醉而殲之。此時建州殘破。海西橫。毛憐助海西爲虐。而速不孩跳梁於西。成梁勢不能東西奔命。遂復建州。以殺海西毛憐之勢。他失之子四人。惟奴兒哈赤速兒哈赤在耳。奴與速同爲俘虜。給事於成梁家。奴乃伴謹其身。以自媚於成梁。成梁忽其易。復以他失殘衆畀之。且加爲龍虎將軍。亦謂柔可馴。雖可制。卵而翼之。庶幾遏毛憐海西方張之寇耳。豈知其包藏禍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騁其詭譎。混同諸部。自此坐大矣。據此則與黃氏之說略同。皆以導明誅杲者爲顯祖。似其時景祖已不存在。且皆不及阿台事。似斃顯祖。虜太祖。皆誅杲時事。又言海西之橫。海西自嘉靖以來。忠於明。萬曆間則南北關交誼。明不能理其曲直。至迫而入建州。求助亦無所謂橫而助虐。情節皆不甚合。

清朝全史第七節丁。據明人記錄。言二祖導李成梁攻古勒城。又一書言叫場欲說阿台歸順。親入古勒城。阿台不從。並拘留之。大兵圍城急。他失因父在城內。思往救護。軍中誤殺之。叫場亦於城內被燒死。

又第八節丙。太祖與明之交涉。自二祖被害之日始。清紀錄未可盡信。明人紀錄。但言李成梁以常時所得他失之屍首。使其部夷名伯掉者持返。又取所得於其寨內之敕書及馬匹。仍與奴兒哈赤。據以上二節。所云明人紀錄。未載書名。未能檢得。所云顯祖之屍。有部夷名伯掉者持返。則當尤爲徵實。顯祖有屍。景祖則無。其父子非同死於火可知。又於其寨內抄得敕書馬匹。與屍同返。則顯祖被殺。并非亂軍在途偶誤。實已破其寨而搜索之。但後以誤

殺報太祖之詰責。則記錄言誤殺者。亦載筆時根據官文書宜爾也。

皇明從信錄。萬曆十七年。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乞陞賞。是年與都督秩。追敘云。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嚮導。死兵火。又萬曆二十三年。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下。追敘云。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於阿台之難。又云。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其祖父與圖王杲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東夷。時開原參政成遜。遼海參政栗在庭。會查本夷原領敕三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嚮導勦王杲。後並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便。總督侍郎張國彥以聞。報可。是時蓋萬曆十七年九月也。

清朝全史引明實錄。萬曆十七年九月丁亥。初授建州夷酋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從薊遼撫按張國彥。顧養謙。徐元等之議也。其議曰。屬夷舊爲我之藩籬。不外撫勸恩威以爲制馭。顧撫勸恩威之所加。亦在得其要領而已。所謂要領云者。因其勢而用其強。加之以賞賚。假之以名號。以夷制夷。則我不勞而得慎固封疆之道。遼左西自山海。東抵開原千二百里之間。朵顏三衛之夷。歲歲糾西北二虜爲患。遼之所急。不外乎此。三衛之夷。不得稱爲遼左屬夷。惟由開原之東北而南至鴨綠江。約八百餘里之地。環東邊而居者。皆爲女直遺種。是爲遼左屬夷。所稱東夷者是也。然今之女直。凡有三種。一爲海西女直。故王台之族。今開原南北兩關之夷。是一則東方諸夷之設衛者不一。以其領有建州。謂之建州女直。其極東則謂之野人女直。去邊遠。歲由海西至開原。入市入貢。不爲邊患。先是海西王

台強而得衆。北收二奴南至建州。終身向化。東陲以寧。是時東夷之勢。惟在王台。故使襲其祖速黑忒左都督之職。爲東夷長。萬曆三年。以擒王杲之故。泰旨加授勳銜。與其二子並爲都督。賞以金幣。已又視西虜之例。加龍虎將軍。蓋王台之忠。固有足嘉。實由我皇上神機遠覽。得其要領。不惜賞賚之所致也。王台死而勢分。暹仰二奴稱雄於北。奴兒哈赤稱雄於南。各恃其強。甘心於王台之後。王台之後不立。則是撤我藩籬。封疆於焉多事。是以在事諸臣。曾力請誅二奴以安台後。台長子左都督虎兒罕。又繼台死。其子歹商襲父之職。守忠順之世業。征北關而誅二奴。二奴之子那卜二酋。思報父怨。台之孽子康古里。爲之內應。奴兒哈赤又連北關以侵歹商。以王台之忠順。其後不絕如縷。歹商若亡。則南北諸酋相合。開原必危。臣等思存歹商。乃出大兵。撫勦互用。諸酋遂與歹商和。並請入貢。奴兒哈赤亦威。合北關而與歹商通好。首先入貢。諸酋旣轉逆爲順。則我亦不得不復勦爲撫。使畏與懷。庶藩籬可復。是以奏請罷兵而善其後焉。其後諸酋之貢皆入。卽開原事已大定。惟建州奴酋聲勢最盛。能制東夷。其在建州。則今之王台也。旣送還被虜漢人。且及牲畜。又斬犯順夷酋克五十。而獻其級。思冀朝廷名器。日益加切。查其祖父於征逆會阿台之時。爲我作嚮導。而死於兵火。是奴兒哈赤累世有勞。與小夷特起其名不正者有異。再查大明會典內一款云。建州毛憐三衛之夷。若有送回被虜之男婦者。許給賞。不願賞者。量陞千百戶指揮。惟都督職名。則必留待有能殺犯罪夷酋。或能縛作惡夷人之功者。此盟府鉅典。所以昭信外夷。安我封疆者也。今錄奴酋父祖死事之功。與以都督。誠不爲過。其本身曾斬獻逆酋。尤合明例。奏入。上從其請。與以都督僉事。是爲奴賊受我殊恩之

始。

以上皆據當時奏議。不同他紀載之得自傳聞。二祖之功。乃綜合王杲阿台兩役。其死亦略在一時。中間相距必不遠。則黃道周馬晉允之書。皆未核也。惟顯祖非與景祖同罹一炬。則可信。



## 第十一篇 顯祖紀（他失或塔失）第九

顯祖宣皇帝。名塔克世。明人紀錄作他失或塔失。景祖第四子。顯祖終身侍景祖。無所謂嗣位。在明末諸私家紀載。或言導明兵攻王杲。乃顯祖。因得杲之餘地。而爲建州左衛指揮。後又入塞寇掠。乃由李成梁乘其醉而殺之。此馬晉允明紀輯要之說也。或言他失有膽略。爲王杲部將。李成梁患杲。乃誘降他失爲嚮導。出奇兵八日而擒杲。他失負不賞之功。成梁相其有反狀。陰設反機。以火焚斃之。此黃道周博物彙之說也。以此爲顯祖會脫離景祖之世。自立功於明。自得受明官職。自以生有膽畧。貌具反狀。爲李成梁所忌。而陰謀殺之。皆緣當時甚畏清太祖。故於太祖之父。亦不免重視太過。明臣奏議較可信。其說與清實錄亦相合。惟景祖死於火。顯祖則死於兵。因時日情事相近。當時亦渾稱與父景祖。同死兵火。太祖詰成梁二祖之死何罪。成梁因以顯祖之尸。及所得二祖塞內敕書馬匹并歸之。所云敕書馬匹。清實錄太祖自言亦及此。故景祖之死於火。爲與阿台同命。顯祖有尸可返。且得其塞中之敕書馬匹。必其塞已被兵。而顯祖之尸。亦未嘗因火燬矣。以生太祖。清初進尊號。事迹盡在景祖紀。顯祖生五子。而爲王杲女夫。杲女實太祖所生母。後尊之爲宣皇后。生子三。長太祖。奴兒哈赤。次舒爾哈赤。次雅爾哈赤。繼妃納喇氏。哈達萬汗卽王台所養族女。生子一名巴雅喇。庶妃生子一名穆爾哈赤。

顯祖之爲建州指揮。不始於誅王杲時。且景祖尙在。指揮職名。未必遂歸顯祖。從信錄所載開原遼海兩參政會查。

本夷原領敕書二十道。爲都指揮。則其爲先世之傳襲。蓋已有據。兀升哈爲建州左衛都指揮。自必卽二祖之先。卽以當清實錄之興祖。尤可證其傳統未斷。前說益可信。

顯祖爲王杲女夫。據稻葉引清實錄。顯祖之大福金爲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今東華錄所錄正同。稻葉云。阿古都督爲何等人。無明文。今可斷言阿古卽王杲之轉音。不舉王杲者。諱之也。葉赫酋長那林孛羅之言。不曰太祖爲王杲之裔乎。今按稻葉之言甚確。其所見稱太祖爲王杲之裔者。爲葉赫貝勒那林孛羅。自必有本。那林孛羅。清實錄作納林布祿。卽孝慈高皇后之兄。明人紀錄皆作那林孛羅。以太祖妻舅之所言。自必可信。再證以錢謙益初學集之岳武穆畫像記。有云。惟忠武王。僂力中夏。誓滅金虜。修奴以王杲餘孽。冒金源之後。啓疆犯順。忠武有靈。其能貫諸。又南潯莊氏史案一書。中言或問逆書致罪之由。余不知其細。但聞之前人曰。如書中所云王某孫塔。卽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卽清之太祖也。而直書名云云。此爲莊廷鑑罪狀之一。記史案者頗恍惚其辭。德祖自卽顯祖。王某自卽王杲。顯祖爲王杲塔。而云孫塔。以王杲之子阿台爲景祖孫塔。則論其輩行。景祖之子亦當爲王杲孫塔。但不必然也。要之清太祖母爲王杲之所出。明清之際固共知之。後乃諱言耳。以王杲爲建州著酋。故不稱太祖之祖父而名其爲某人之裔。但稱其母之所出。以表其爲杲之餘孽。於是後人遂附會世祖之母。與山東人王杲姦生世祖。此口耳相傳之誤。亦由清世諱忌已甚。不容人道其真相。則流言自益多矣。明史有王杲傳。杲山東汶上人。嘉靖時爲戶部尙書。此則山東亦自有王杲。爲當時名臣。要與流言所指爲無涉。

## 第十二篇 太祖紀（清實錄文具於兩東華錄者自非與明紀錄有

### 互相證明之處不泛引入此篇）第十

太祖高皇帝諱努爾哈齊。（明紀錄作奴兒哈赤）以明嘉靖三十八年生。生之歲。正祖景祖就款於明之歲。以故太祖幼而出入遼東鎮。臣李成梁家。如童奴然。成梁亦撫之如子。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稍長。乃歸建州。時成梁方攻王杲。景祖顯祖陰導成梁兵進攻。遂迫杲遁入海西哈達部。爲哈達汗王台捕斬。二祖有大功於明。以此爲始。是爲萬曆三年。後七年。成梁復攻王杲之子阿台。二祖復陰爲之導。旣以火攻古勒寨。焚斃阿台。景祖預焉。兵鋒所值。并害顯祖。盡失其先世之勳書馬匹。王杲之後遂滅。而二祖之家亦毀。時爲萬曆十年冬。太祖年二十四。明年春二月。往詰明邊吏。明邊吏以誤殺謝太祖。返顯祖喪。並其敕書馬匹。

萬曆三十八九年間。遼撫侯汝諒奏。建州賊首草場叫場等悔罪款關。已見景祖紀。

黃氏建夷考。奴酋父負不賞之功。寧遠相其爲人有反狀。甚之。以火攻陰設反機。以焚之死。時奴兒哈赤甫四歲。寧遠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奴兒哈赤與其弟速兒哈赤如子。奴酋稍長。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略。十六歲始出之建地。

馬氏通紀輯要。萬曆十七年十一月下一節。文已見景祖紀。文內亦言他失之子四人。惟奴兒哈赤速兒哈赤在耳。

奴與速同爲俘虜。給事於成梁家。奴乃佯謹其身。以自媚於成梁。成梁忽其易。復以他失殘衆畀之等語。

通紀輯要。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楊鎬所分四路之師。杜松劉綎皆陣歿。馬林亦敗績。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畧令箭撤回。獲全。引高汝斌曰。：如柏一軍。雖以經略令箭撤回。退保開鐵。藉口節制。似非退縮。若使賈勇前進。爲劉綎之援。成功豈顧問哉。毋亦其世居遼。香火情深。反吾報成事耶。吾爲惜之。李如柏以逗留獨全。有旨候勘。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如楨代將。廷議以李氏與奴有香火情。楊鎬令箭。不以止杜松劉綎。其心可知。上竟遣如楨。天啓元年二月。楊鎬李如楨論死。

沈氏皇明從信錄。於四十七年事亦云。廷議頗謂李如柏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留獨全。疑有謬巧。又萬曆十七年。亦敘及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雖視之。

以上彙考清太祖幼年與李成梁之關係。以成梁親戕二祖。其後太祖不過歸罪於尼堪外蘭。猶曰屈於力也。迨誓天七恨。敢於征明。然亦初不仇李。清旣有國。亦未嘗復問李氏前隙。而在明末。則朝野皆知李之問。情深香火。所云太祖兄弟少習於李氏者。蓋必可信。惟謂景顯二祖死後太祖方四歲。固爲黃石齋之誤。卽馬氏輯要。亦言二祖旣死。太祖乃爲成梁所俘。亦殊不然。二祖死於萬曆十年冬。十一年起。卽太祖弄兵。操縱遠交近攻之日。烏有雖養而奴畜之餘暇。存其間哉。故斷爲嘉靖末年景祖之就款以後。卽太祖暱李之時。李爲大將。降夷遣子入侍。正非特異之舉。至謂他失子四人。惟奴兒哈赤速兒哈赤在。亦誤。

王杲阿台。並見後附專紀。涉二祖事。已見前二祖紀。

太祖以二祖死事。詰明兵。既得直。乃走自雄東方。北侵張海色失諸酋。仍以復祖父仇爲辭。擁衆要挾無已。既殲色失。又因張海奔海西南關都督歹商。卽連北關葉赫。以圖南關。明廷諭歹商歸。而與太祖約婚罷兵。事在萬曆十六年。於是太祖知效順於明。並斬叛夷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父殉國前事。並其目前宣力情狀。請得長東夷。俾便鈴束。遂由開原遼海兩參政。會請總督侍郎張國彥奏聞。於萬曆十七年九月。授太祖以都督秩。既而海西南北關構怨。太祖操縱其間。收漁人之利。葉赫既戰歹商。太祖又與海西諸部戰。陣斬葉赫貝勒卜寨。會倭陷朝鮮。明方徵兵。貢夷馬三非又言於明。請檄奴兒哈亦征倭自效。事雖不行。太祖竟以保塞功。於萬曆二十三年。授龍虎將軍。黃氏建夷考。奴酋兵端。動以報復祖父仇爲辭。日與其弟厲兵秣馬。設險擺塘。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車價爲名。遂不復貢。時擁衆要挾。憑凌開原。邊臣噤悸。莫可誰何。按此言三十四年貢後不復貢。在明紀錄。三十四年以後。未嘗不貢。貢本夷人牟利之舉。中朝能容許其貢。卽一方入寇。一方奉貢。在所不恤。故太祖未大勝明兵以前。明言不貢。實無其事。雖建號改元。無預也。其事見下。

皇明從信錄。萬曆十七年末。敍云。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歹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是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嚮導。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雖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歹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懇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驍躋崇階。與南關埒。

心固已騰踊張矣。下注出建州考。又萬曆二十三年末。敍云。奴兒哈赤修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於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張海魚大諸酋。蠶食之。會色失爲曠姪。英革仇殺。往投奴酋。搜戮無子遺。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歹商。是時海西北關遺孽卜寨。那林李羅。方連西虜以兒鄧等。攻歹商急。奴兒哈赤以歹商匿仇。并連那卜二酋圖歹商。朝議諭歹商歸海。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於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於漢。居頃之。有住牧木札河部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宣諭奴酋。卽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父與圖王杲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鈴束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東夷。時開原參政成遜。遼海參政栗在庭。會查。本夷原領勅三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都導勳王杲。後並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首五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使總督侍郎張國彥以聞。報可。是時萬曆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中朝徵兵。檄如雨。貢夷馬三非。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倭報效。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構。會那卜二酋殲歹商。則并許妻安明姐被搶。請剿。亦概罷。然奴兒哈赤竟殪卜寨。旋以保塞功。至是得加是秩。視王台時矣。下注出建州女直考。按歹商。清實錄作戴善。王台。清實錄作萬汗。王台。虎兒罕。清實錄作扈爾干。歹商爲王台孫。虎兒罕子。是爲南關哈達諸酋。速黑忒爲王台祖。清實錄作克智納。滿洲源流考。明衛所城站考。塔山左衛下注。國初哈達國地。明人所謂南關也。正統間。授部長錫赫特。及其孫王台。爲左都督。此錫赫特卽速赫忒。而東華錄作

克習納。蓋譯音誤倒。實應作習克納也。卜寨爲逞加奴子。那林李羅爲仰加奴子。皆北關葉赫部嗣貝勒。清實錄逞加奴仰加奴。作清嘉努揚吉努。卜寨作布寨。那林李羅作納林布祿。張海色失。疑卽董鄂哲陳二部。太祖在萬曆十一年以後。至十七年以前。首先從事者爲此二部。清實錄指目太祖之仇人爲尼堪外蘭。爲薩爾濟之圖倫城主。當非此所謂二部。然則在明人紀錄。並不知尼堪外蘭其人。殆清實錄張大之耳。歹商在南關。自高會以來。世世效忠於明。其祖父王台及虎兒罕。捕斬王杲有大功。別見王杲紀。餘南關傳世事蹟。及爲太祖愚弄兼并始末。據明人紀述輯錄之。以與清實錄證其異同如下。

皇明從信錄。萬曆十年末。追敘云。始仰逞二奴父部魯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恍惚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賦台老。日伺隙脩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干。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刺江上夷。與虎兒罕搆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鈐束。南關勢漸盛。台竟以憂憤死。上嘉台忠。特賜諭祭。給采幣四表裏。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李羅。而三馬兔早歿。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日懾。亡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李羅母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而故西虜婿。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益孤。按云。女直于古爲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寨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

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卽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搃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寢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爲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酋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幣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邊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懋德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睡宴然。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

又十一年末敍云。時邊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兔恍忽太等騎。可萬餘。圖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尋於鬪。時遼鎮已剿王杲遺孽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敕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邊加奴仰加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密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圈聽撫。則張幟爲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礮。卽鼓行前。如令。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衝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圈門。頗橫恣。自白虎赤劍砍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礮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邊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邊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殲焉。共得級三百一十一。李將軍聞礮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廟。賜爵有差。自是海西鬪服。



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李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歹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李羅尤狂諄。挾索貢敕。如二奴時。下注海西女直考。

又十五年未。斂云。是年那林李羅引西虜。忽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沒。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李羅歹商鼎立。至是以讎虎兒罕故。甘心歹商。爲北關內應。因約歹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歹商。擄資畜。而猛骨李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歹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備使王緘。乃啟參將李宗召。會游擊黃應魁。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猛骨攜釋之。止囚康古陸。肯命。而猛骨李羅竟爲北關誘脅。從那會夾攻歹商。因自焚其巢。住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守恩。奏革猛骨李羅勳爵。劾緘玩寇釀亂。上遣緹騎逮問奪職。按王緘。明史附其父王儀傳。絕無事迹。但稱官至按察使。分巡遼陽而已。按察使之分巡。即兵備道也。顧養謙史竟無傳。通紀輯要文與此同。惟末云并劫溫姐去之下。作巡撫顧養謙。陰以降夷一人爲間。引兵出擣。二會壓壘而陣。猶堅不下。養謙督兵殊死戰。拔其柵。斬首五百餘。會窮蹙請降。迺釋之。緘竟被逮問住。又案王緘之玩寇。不始於釋溫姐時。從信錄於六年十一月。斂云。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於九邊之中。最爲勞苦。爲遼東撫臣者。最難其人。顧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整飭邊務。皆有條理。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衝邊。故虜騎入犯。闖入城堡。晏然無恙。才績著人耳目。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二奴侵凌海西。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主剿。具題

請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屬官異同其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調以示警戒。而天威嚴重。下旨擊問。科臣彭國光爲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上欲置於理。聞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樹原未嘗被兵。原無失事。其請剿二奴在先。參論王緘在後。原無推諉。科臣所言與彼中情事。全不相合。若邊將養謙議處。則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營營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緘下鎮撫司勘問。招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聞臣復疏曰。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邊方御夷。剿撫不可以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爲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杲。獻俘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旣死。王杲之子連結仰逞二奴。爲父報仇。於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杲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虐害。於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順卽當撫。叛卽當剿。其理甚明。據王緘招內。亦云屢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達子。則緘亦已知二奴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敕言剿。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巡撫之參也。若王緘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祈皇上寬恩。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剿之非。以驅除兇孽爲貪功。以斬馘夷衆爲妄殺。則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爲不可也。且王緘自以兵備官員。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面質。一以爲有。一以爲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真僞始明。功罪始定。願臣等猶有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爲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爲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於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

一審問。而後誅殺。至於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爲妄。以其報國之忠爲欺。則邊將墮心解體。住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剿。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爲害豈淺淺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言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但剿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僻。多生枝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材至難。伏望皇上特賜體察。止寬王緘。不究往事。尤爲妥當。伏候聖明裁奪。

又十六年末敍云。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申軍令。無殺降。卜寨棄其師。入那林李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礮。擊中堅城盡裂。中輒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衆議。請并釋康古陸。存歹商。謂欲殲諸酋立商。則康酋溫姐首當誅。欲釋諸酋存商。則康酋溫姐首當釋。叛而縛之。爲均勅分寨。給牛種。與北關建州。共藩東北。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歹商弱多疑。殲諸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歹商。歹商以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焉。刑莫威焉。且歹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寢北關謀。此實東陲長策。遂釋康古陸囚。諭之曰。中國立歹商。以王台囚汝。以助北關侵歹商也。汝亦台子。終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則任之。康古陸唯唯。因令歹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且進卜寨那林李羅使者論曰。往若効順開原。闕廷並有賞。江上遠夷。以貂參之屬至。必藉爾通。若布帛。

米鹽農器。仰給漢。耕田圍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息。爲利大矣。今貢市絕而江夷道塞。藉兵恍忽。太以守。虜以千騎盛氣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夷多怨。我弟傳檄部卒。斬兩酋頭來。立爲長。可無煩兵誅也。漢今貫若不誅。若何以報。遂爲均兩關勅。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關酋領之。眇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興。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強弱。之平南關以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瞑。屬溫姐猛骨李羅。無負國。又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使成遜。因令北關卜寨那林李羅。南關猛骨李羅。面相結釋憾。並請貢。注出女直考。

又十九年末敍云。是時歹商死。先是卜寨亦以女許歹商。那林李羅妻。則歹商姊也。而歹商酗酒好殺。衆稍貳。歹商往卜寨受室。因過姊姊。中途。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乃歸罪擺白二夷。執擺夷以獻。總督侍郎郝斌。疏謂歹商與那卜有夙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梟擺夷示法。歹商子騷台柱等。並竊依外家。應加厚恤。所遺部夷並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酋。俟成立議給。猛酋請補雙貢。其那卜二酋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李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構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注出女直考。按郝杰傳。萬曆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九年。就進右副都御史。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此其任總督時事。而本傳一字不提。惟李成梁傳略見海西南北關事。其文云。北關清佳砮楊吉砮。素讎南關。王台沒。屢

侵台。季子猛骨孛羅，且藉土蠻煖兔恍忽太兵，侵邊境。其年（萬曆十年）十二月，巡撫李松使備禦霍九臯許之。貢市。清佳砮楊吉砮率二千餘騎，詣鎮北關謁松。九臯見其兵盛，譖讓之。則以三百騎入。松先伏兵於旁。約二人不受撫，則礮舉甲起。頃之，二人抵關，據鞍不遜。松叱之。九臯麾使下。其徒遽拔刀擊九臯，并殺侍卒十餘人。於是軍中礮鳴，伏盡起，擊斬二人，并其從騎。與清佳砮子兀孫孛羅、楊吉砮子哈兒哈麻，盡殲焉。成梁聞礮，急出塞，擊其留騎，斬首千五百有奇。餘衆刑白馬，攢刀誓，永受約束。乃旋師。錄功增歲祿二百石。改前廢指揮斂事爲錦衣衛指揮使。又敘十五年事云：北關旣被創後，清佳砮子卜寨與楊吉砮子那林孛羅，漸強盛。數與南關虎兒罕子歹商構兵。成梁以南關勢弱，謀討北關，以輔翊之。明年五月，率師直擣其巢。卜寨走，與那林孛羅合，憑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礮擊之，碎其外郭。遂拔二城，斬首五百餘級，卜寨等請降。設誓不復叛，乃班師。

以上爲明人紀錄所敘海西南北關事。清修明史，以明有如此恭順之外藩，而湮沒不見，僅於李成梁傳漏出數語。成梁傳原爲明史失檢之文。王杲王兀堂之事皆載。其他相關之紀傳，或沒其事，或并削其人。韃靼瓦剌朵顏三衛之屬，順逆不常，猶有專傳。以哈達効忠五世，反以與清同種之關係，脫離明史。殊失記載之體。至清代實錄，海西旣爲女直同種，又係清太祖兼并坐大之資。方之歷朝史例，亦應於閏位餘分，詳其始末，以誌大業之所由來。乃以建州之與海西，一從一違，一愿一狡，相形而恐其見緇，尤恐自域於明之屬夷，措辭不免窒礙。遂於清實錄亦影響其辭。所敘扈倫四部之世系事實，均無要領。今爲補輯各文。此明清兩史皆應掇載者也。四部中葉赫爲北關，哈達爲

南關。明人所謂灰扒。卽輝發。所謂兀拉。卽烏喇。輝發烏喇。明時不甚重視。惟以哈達爲遼之藩蔽。而害哈達以爲遼患者則爲葉赫。故所述較詳。哈達在正統間。速黑忒卽爲左都督。誅叛效忠。已著成績。一傳王忠。再傳王台。皆爲明宣力之時。三傳猛骨孛羅。四傳歹商。則皆賴明存立之世。哈達戴明如帝天。明撫哈達如子姓。其中有相關之休戚焉。豈可不紀於明一代之史。葉赫則祝孔革而下。一傳爲暹仰二酋。再傳爲卜那二酋。三傳爲金白二酋。亦皆與哈達爲固結不解之敵。詳哈達卽必及葉赫。自以上。尙未畢敘。分見後文。

清實錄之敘述南北關者。王氏東華錄。戊子。(明萬曆十六年)夏四月。哈達國萬汗之子貝勒扈爾干。(一作瑚爾罕)以女來歸。遣其子戴善送至。此卽從信錄十七年所敘。與歹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並以姻歹商先入貢。敘在十七年。其事固應爲先一年事。又云。秋九月。先是上如葉赫國。其貝勒楊吉努。(一作努)識上爲非常人。謂上曰。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上曰。汝欲結姻盟。盡以年已長者妻我。楊吉努答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此女未足稱嘉耦。幼女儀容端重。舉止不凡。堪爲君配。上遂聘之。(謹案開國方略注。事在乙酉年前。)至是楊吉努卒。其子貝勒納林布祿。送妹來歸。上率諸貝勒大臣。之。大宴禮成。是爲孝慈高皇后。卽太宗母也。此所云事在乙酉年前。乙酉乃萬曆十三年。而又云至是楊吉努已卒。不言暹仰二奴同時受戮之事。據從信錄及通紀輯要。戮二奴在十一年。則太祖之得見仰加奴。必在十一年以前。不止乙酉年前也。蔣氏東華錄。孝慈高皇后葉赫納喇氏。諱孟吉姐姐。葉赫國王楊機努之女。誕太宗皇帝。太宗爲太祖第八子。諱皇大極。史臣云。太祖名四子爲□□□者。國中原

無漢與蒙古書籍。及爲汗。閱漢蒙古書。漢之儲君曰皇太子。蒙古繼位者曰皇太極。天意已預定矣。

清太祖與海西之有接觸。東華錄始於是年。以前皆在建州發展。始併近族。繼攻棟鄂哲陳兩部。因哲陳而至南關。其於南北關。皆由結婚發端。明人紀載。清太宗名黃台吉。蒙古繼位者名黃台吉。見明史韃靼傳。元會君臨中國。本用太子皇太子等名。漢人紀蒙古事。故改爲台吉黃台吉。建州又沿蒙古。至清之史臣。又附會成皇太極字。王錄刪此。於清掌故缺一闕目。蔣錄所謂史臣。當卽原纂實錄之臣。太宗生明萬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時太祖已得都督秩。名子以黃台吉。早有與元後相代興之意矣。當時俺答之子名黃台吉。方屢擾於邊。天下孰不聞之。太祖之爲子命名。何云天意預定乎。又辛卯。萬曆十九年。葉赫貝勒納林布祿。遣使宜爾當阿擺斯漢來。告曰。烏喇哈達葉赫輝發滿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豈有五主分建之理。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將額爾敏扎庫木二地。以一與我。上曰。我乃滿洲。爾乃扈倫。爾國雖大。我豈肯取。我國卽廣。爾豈得分。且土地非牛馬比。豈可割裂分給。爾等皆執政之臣。不能各諫爾主。奈何覲顏來告耶。叱之歸。旣而葉赫哈達輝發三國貝勒合謀。各遣使來。納林布祿遣尼喀里圖爾德。哈達貝勒孟。一作蒙。格布祿遣戴程布。輝發貝勒拜音達里遣阿喇敏。及至上宴之。圖爾德起請曰。我主有言。欲相告。恐觸怒見責。奈何。上曰。爾不過述爾主之言耳。所言善。吾聽之。如出惡言。吾亦遣人於爾主前。以惡言報之。吾豈爾責乎。圖爾德曰。我主云。欲分爾地。爾不與。欲令爾歸附。爾又不從。倘兩國興兵。我能入爾境。爾安能蹈我地乎。上大怒。引佩刀斷案曰。爾葉赫諸舅。何嘗親臨陣前。馬首相交。破冑裂甲。經一大戰耶。昔哈達國

孟格布祿戴（一作岱）善。自相擾亂。故爾等得以掩襲之。何視我若彼之易也。况爾地豈盡設關隘。吾視蹈爾地。如入無人境。晝即不來。夜亦可往。爾其奈我何。昔吾以先人之故。問罪於明。明歸我喪。遣我勅書馬匹。尋又授我左都督勅書。已而又齎龍虎將軍勅書。歲輸金幣。汝父見殺於明。曾未得收其骸骨。徒肆大言於我何爲也。遂作書。遣巴克什阿林察持往。且諭之曰。爾將此書至葉赫。爾貝勒前誦之。若懼而不誦。即居彼勿復來見我。遂遣之。行。赫葉貝勒布寨聞之。使人迎至家。索視書。阿林察出書誦之。布寨曰。我既見書。不必令吾弟納林布祿見也。阿林察曰。我主有命。此書不令俱見。勿復回。布寨曰。吾弟言辭不遜。汝主怒之良是。但吾弟見書。又恐有損於汝耳。阿林察乃還。

按太祖時建州未改滿洲之稱。萬曆十九年。太祖亦未得龍虎將軍之秩。此文王錄所有。蔣錄所無。王所據爲乾隆改定之實錄。皆不審事實。以意爲之之詞。南北關相讎。於萬曆十五年。南關猛骨孛羅（清實錄作孟格布祿）因母溫姐之故。親北關而反攻其姪歹商。十六年。李成梁攻下北關。乃令南北關結和。十九年。北關謀殺歹商。南關止有猛骨孛羅一酋。猛酋與北關那酋合。遣使要挾太祖。正此時情事相合。太祖又提猛歹自擾。那卜得以乘機襲之。正前數年事。二十一年。敍葉赫貝勒納林布祿。糾合扈倫四部。及蒙古長白山各部。所謂九姓之國。共伐建州。太祖大勝。陣斬葉赫貝勒布寨。（即明人所謂卜酋）擒烏喇貝勒布占泰。是爲太祖威震諸部之始。事在塞外。明紀錄不及之。逾年而與蒙古科爾沁喀爾喀諸部通好。此即明史所謂小王子入東部改稱土蠻之部落。蓋已包采顏三衛。在勢力所及之範圍。又明年。明廷授太祖龍虎將軍。其勢固不得不然矣。清實錄不載其事。而錯出於前。故



爲歧異。正見其不願以得受明職示國人之意。在明廷則以所以待王台者待太祖。尙望其爵賞可廢。而爲海西南關之繼也。分述如下。

稻葉引明實錄萬曆十七年九月。亥。初授建州夷酋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從薊遼督撫按張國彥顧養謙徐元等之議也。其議全文。已見上景祖紀。按前此渾稱都督。皆以都指揮假借用之。至是始由朝廷實授。與哈達代興。

又奏議中敍王台之爲龍虎將軍。云視西虜之例。而從信錄萬曆三年敍王台忠順。與子虎兒罕執王杲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磔梟。加台龍虎將軍。秩陞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亦以龍虎將軍爲西虜舊受之秩。史於韃韃瓦刺等傳。皆無龍虎將軍職名。祇有王號。或修史時以太祖有此秩而不載耶。但明人紀述中。亦尙未檢得蒙古受龍虎將軍。惟見於述王台事中。蓋此職爲外夷酋長之極崇。王台視西虜。太祖又視王台。當時之待建州者如此。

通紀輯要。萬曆二十三年八月。總督侍郎張國彥奏。奴兒哈赤保塞有功。且鈐束毛憐等衛。將陞都督。上命陞爲龍虎將軍。按此條略誤。張國彥等奏奴兒哈赤保塞有功。陞都督。事在十七年。輯要亦已載。是年之爲龍虎將軍。係另一事。非總督奏陞都督。而上命特陞龍虎將軍也。正緣從信錄敍此。先追敍十七年事。馬氏誤合爲一耳。從信錄文已見前。

太祖旣威震諸部。於是通好韃韃。恩結三衛。爲遠交近攻計。盡翦扈倫四部。以自附益。明嘗誘殺福餘衛虜酋宰賽。太祖陰脫之。對明廷則傲賞以規利。雙貢以示馴。於萬曆二十七八年間。先滅哈達。殺其酋猛骨孛羅。猛骨時與葉赫那

會鬪不勝。急而顯明。不應。轉求援於太祖。太祖以援爲名。起兵入哈達。執猛酋射殺之。猛酋最忠。爲明所眷。明以讓太祖。太祖歸猛酋之子。并以女妻猛酋長子。誓撫之以保塞。旋拘繫之。哈達遂亡。葉赫懼。約婚宰賽。以自托。太祖於是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一年。城祖居地赫圖阿喇。自虎欄哈達移居之。三十三年。更築外城。均甚固。明爲棄寬奠新疆以避逼。李成梁時再鎮遼。創此議。棄地而遷其居民入內地。反以招回人口。鉅功。并賜及太祖。以徇其金繒之請。爲御史宋一韓所論。旋由遼東巡按熊廷弼勘實。明帝優容成梁。不之罪。太祖於明。請款彌數。修貢彌勤。短邊亦彌亟。因貢市而索擾明邊。蓋無寧歲。儲積極充。能以利誘邊人。歸者日衆。如發明製參之法。以爲屬夷大利。太祖理財之策。於是爲可觀矣。

王氏東華錄。甲午。〔萬曆二十二年〕春正月。北科爾沁部蒙古貝勒明安。喀爾喀五部貝勒老薩。始遣使通好。自是蒙古諸貝勒通使不絕。此非明紀錄。惟於當時遠交近攻情勢。甚有關係。探入以貫他紀載之文。

陳繼儒白石樵真稿。建州考。大抵馭虜之法。曰合曰離。離則黨可攜。合則其焰難撲。而建酋之合有二。東則虞其與北關合也。西則虞其與西虜合也。何謂東合。往建州諸夷。王兀堂。王杲。阿台。輩常分矣。阿台之壻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曰敦常。則奴酋祖也。初。李寧遠誘阿台於城下。襲而殺之。并殺其祖父。而奴酋請死不暇。奴是時一孤豚腐鼠耳。寧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而奴始強。五百道貢賞人。而奴始富。而南關灰叭諸部併矣。北關壻宰賽。又與奴婚。而岌岌乎又將併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東西虜咽喉。

骨梗處乎。奴圍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奔北關而去其梗。萬曆甲午。鎮武之戰。宰賽父曰伯言兒。箭死矣。邊臣誘殺宰賽。奴酋密報之。宰賽脫矣。宰賽恨北關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恨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款則諸營不敢動。宰動則諸營不敢款。若奴與宰合。則北關折入於奴。而西虜土蠻拱兔等。控弦鳴鏑而起。此所謂西合也。按鎮武之戰。見明史李化龍董一元等傳。太祖密報宰賽事。惟見眉公此文。宰賽爲三衛中之福餘衛會長。此太祖籠洛三衛之巧也。明史三衛傳。至崇禎時。三衛已臣屬於清矣。

從信錄。萬曆二十四年七月下。敕云。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三酋。捍虜勞苦。乞折賞。及援董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注云。出建州考。按董狐狸。明史三衛傳。萬曆二十九年。長昂與董狐狸等皆納款。請復寧前木市。許之。則董狐狸與長昂爲副部。長昂係朵顏衛酋。董狐狸亦三衛中酋目。當時藉貢要賞。各部皆然。清太祖所謂明輸歲幣。迭次各若干。乃援宋金故事。強附會以爲說。其實狀固迥不同也。是年春二月。東華錄載。明遣官一員。朝鮮官二員。從者二百人來。上命我軍盡甲。觀兵於外。遇於妙宏廓地界。迎入大城。優禮答遣之。春迎明使。秋貢於明。以要賞。其事蓋相聯屬。

又從信錄。萬曆二十九年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時奴兒哈赤日益強。潛有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於鬪。猛骨不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孛羅恐。布飛語。謂猛骨且執部夷。以激怒奴酋。奴酋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骨孛羅置寨中。盡掠其資。尋證猛骨姦妾法。賴射殺之。留其妾松代速代。中朝宣諭。

則願歸猛酋次子革把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女女猛骨孛羅長子吾兒忽答。於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至是奴兒哈赤於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塞。那林孛羅亦歸原。勸書六十道。請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縷。北關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日托。奴酋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按通紀輯要所敘與此同。而字句稍簡。惟是年秋作是年七月。則爲較確定。但此亦通二三年內事敘之。非一時事也。白羊骨爲卜寨。清實錄作布揚古。與那酋弟金台失。同嗣爲葉赫貝勒。明人稱金白二酋。

黃氏建夷考。至萬曆二十八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之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爲備。諸酋皆心惡之。奴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相仇殺。猛力不支。請救於邊吏。不許。願得乘障扞一圍。不許。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以援爲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實心利其妻妾部落。乃僞以女許猛酋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講說。邊臣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心。按此較從信錄爲得太祖之情。

王氏東華錄。己亥（萬曆二十七年）秋九月丁未朔。先是哈達貝勒孟格布祿。與葉赫貝勒納林布祿構兵。孟格布祿力不能敵。以三子來質乞援。上命費英東噶蓋統兵二千。助哈達駐防其地。納林布祿聞之。構明開原通事。代爲齎書誘哈達曰。爾若執滿洲來援二將。贖所質三子。盡殲其衆二千人。我妻以汝所求之女。修前好焉。孟格布祿惑其言。約於開原城。令其妻二人往議。我駐防大臣得其情。以告。上遂率兵征哈達。貝勒舒爾哈齊請爲先鋒自試。

上許焉。命統兵一千爲前隊。既抵哈達。哈達出兵。舒爾哈齊按兵不戰。告上曰。彼兵出矣。上曰。豈謂此城無兵而來耶。遂親督兵進擊。時舒爾哈齊兵填擁於前。上麾之使開。路塞不能入。乃沿城而行。城上發矢。軍士多被傷者。上督兵攻其城。癸丑克之。大將楊古利。生擒孟格布祿馳告。上命勿殺。召之至。匍匐進謁。上賜以所御貂帽豹裘。餼養之。盡服哈達屬城器械財物無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編入戶籍。遷之以歸。哈達之先本扈倫國。姓納喇。其始祖納齊卜。生尙延多爾和齊。尙延多爾和齊生嘉瑪喀碩珠古。嘉瑪喀碩珠古生綏屯。綏屯生都勒喜。都勒喜生克什納都督。克什納都督生子二。長徹徹穆。次旺濟（一作住）外蘭。克什（一作習）納都督爲族人。巴代達爾漢所害。徹徹穆之子萬。奔席北部相近之綏哈城。旺濟外蘭奔哈達。主其部落。哈達人叛。旺濟外蘭被殺。其子博爾坤舍進。（一作博勒寬沙津）殺其人。以報父仇。至綏哈城。迎兄萬爲部主。萬攻取附近諸部。遠者又招徠之。其勢乃盛。遂稱爲汗。國號哈達。其時葉赫烏喇輝發。及滿洲之渾河部。俱屬之。萬爲人殘暴。黷貨無厭。凡以事赴訴者。賂金幣。輒以曲爲直。否則以直爲曲。羣下效尤。每使人諸路。皆驕縱無忌。索貨賄鷹犬之屬。下及雞豚。悉被擾害。又以好惡爲毀譽。萬不察其實。惟羣下言是聽。自戕其國。以故所創基業。卽自敗之。其民多叛投葉赫。先附諸部皆叛。萬汗卒。子扈爾干繼之。立八月卒。弟康古魯繼之。康古魯卒。弟孟格布祿。與扈爾干之子岱善。爭奪久之。得主其部。至是滅。其後上欲釋孟格布祿歸國。適孟格布祿與我國大臣噶蓋謀逆。事洩俱伏誅。辛丑。（明萬曆二十九年）春正月。上以女妻孟格布祿子吳（一作武）爾古代。時明忌我國勢隆盛。使人來曰。爾何故伐哈達而取其國耶。其復

吳爾古代國。上從其言。命吳爾古代同公主。率所部民人以歸。既而葉赫貝勒納林布祿糾蒙古兵。數侵掠哈達。遣使告明曰。吾命吳爾古代還國。今葉赫屢侵哈達。奈何以吾所獲之國。爲葉赫所據耶。明人置勿答。時哈達饑。國人乏食。至明開原城乞糧。不與。各鬻妻子奴僕馬牛。易粟食之。上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遂收哈達國人。餒養之。吳爾古代同公主來歸。賜田宅人口服物器用備具。按南關之爲哈達。據清實錄詳其始末。蓋創造者卽萬汗。明人謂之王台。其前自爲扈倫部。乃野人女真。在正統間。速黑忒（滿洲源流考作錫赫特）始授塔山左衛都督。已兼領哈達境內地。清實錄作克什納。兼領其地。至其子王忠。乃因亂。離扈倫故地而主哈達。至王台。乃創哈達部之名而大之。且稱爲國汗。自創業而自敗。由於不檢其下。失所屬各夷心。若太祖之以建州興。有始有卒。又得賢子孫。擴而大之。因緣時變。遂成大業。固非海西一夷部。驟興驟廢之比矣。

黃氏建夷考。原奴酋之寨。在寧官塔舊址。二面臨河。一面阻山。其城係磚石包砌重圍。奴居內城。隨住夷人三百餘家。皆親黨心腹。外城住夷約近萬餘家。皆是挑選精壯者。其遠近環寨散處之夷。約有數十萬之家。按王氏東華錄。癸卯（明萬曆三十一年）上自虎攔哈達南岡。移於蘇克蘇河加哈河之間。赫圖阿喇祖居地。築城居之。以牛羊犒築城夫役者三。又乙巳（明萬曆三十三年）上命於赫圖阿喇城外。更築大城環之。以牛羊犒夫役者五。

從信錄。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爲甌脫。時奴酋勢甚張。漸逼寬奠。李

成梁再出鎮。乃有此議。已而奴速二酋先後請金繪。卽於靈陽清河諸沿邊田土。灘派給賞。總督塞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斂功。并賜奴酋金。狡虜得賞。志益驕逞矣。按寬奠新疆。闢自成梁。亦倚巡撫張學顏。主持其事。事在萬曆初元。閱三十年。成梁暮氣已深。太祖聲勢已不可制。遂由成梁親棄之。而尤以蒙蔽傲功。與太祖相結。濫膺懋賞。爲最昧良之舉。明史漏見於張李兩傳。張傳敘其成。已明載王杲名不諱。李傳敘其毀。時已爲與太祖比周。特文中不見太祖明文。遂忘其本意而存之矣。分錄其文如下。

張學顏傳。隆慶五年二月。遼撫李秋免。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顏。或格之。拱曰。張生卓犖個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常見。侍郎魏學會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會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靈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絀不果。萬曆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五堡於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杲復犯邊。殺遊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卽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

李成梁傳。當萬曆初元時。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成梁獻議。移建孤山堡於張其哈喇佃。險山堡於寬佃。沿江新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於朝。報可。自是生聚

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督撫蹇達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復降人功。增秩受賞。兵科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巡按御史熊廷弼。勸奏如一韓言。一韓復連章極論。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

從信錄。萬曆元年。末。敕云。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泉。東鄰兀堂。去鑿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岔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贖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請聽市寬奠永奠。謂東夷惟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詔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鑿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市。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注云。出三大征考。通紀輯要。敘此事。作萬曆元年二月。汪道昆。明史入文苑傳。由王世貞標榜得名。無預於邊計。特曾爲兵侍。成梁之議。由彼上達耳。

從信錄。萬曆三十四年秋。奴酋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回波。諸部落俱苦之。兵科宋一韓。以棄地啗虜。參劾李成梁趙楫等。

通紀輯要。萬曆三十四年七月。兵科宋一韓。參總兵李成梁。巡撫趙楫。棄地啗虜。事下部。奴酋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倉皇。請兵設防。故兵科有是奏。又三十七年二月。御史熊廷弼。勸寬奠新疆。劾巡撫



趙楫棄地畀夷。明史熊廷弼傳三十六年。巡按遼東。巡撫趙楫與總兵官李成梁棄寬奠新疆八百里。徙編民六萬家於內地。已論功受賞。給事中宋一韓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及先任按臣何爾健康不揚黨庇。疏竟不下。云云。史文不明所棄地棄與何人。證以明人紀載。乃得真相。

稻葉氏滿洲地理歷史第七卷六邊牆之展退乙東邊下。引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六三。張學顏遼東善後處分疏。略言寬甸之地。土脈肥美。臣薊遼總督楊兆與李成梁會議。禦敵以保民爲上策。守邊地者以城堡爲家。但此等事。著手易而著績難。修前人之成。踏易而創業難。在內地。踏易而臨敵地則尤難。至若進奪敵地。展拓封疆。庶斷敵之通路。於其地創立城堡。則尤難中之至難矣。險山等舊堡。自嘉靖四十二年添設參將。增加兵數。其地在內地。去邊甚遠。是以建州女直每年增殖戶口。加悍兵力。既據十岔口爲出入之路。又占寬甸子爲射獵之區。我之兵馬。殆不出邊。夜間斥候。亦不出哨。由是王杲等肆掠於北。王兀堂阿住古准喀等肆掠於東。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侵入。陷洒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進搶豐陽堡等。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搶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搶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難悉數。是蓋險山地廣。兵數較寡。廣甯遼陽兵馬。難於一時應急。若任其蠶食。則豐陽附近。將成無人之境。且邊內之地。沙磧不毛。兵卒已有逃亡相踵之勢。長此情狀。再經數年。終必不可收拾。總兵官李成梁任險山參將時。洞悉此弊。卽擬將各堡移至寬甸子十岔口等處。當時上下疑畏不行。至萬曆元年。始奉朝命。決移險山等六堡於寬甸子十岔口等處。但此地周圍皆有山林。中間膏腴平坦。在邊牆外二百里。女直所必爭之地。

以故工事創始之時。或言敵攻饒陽。或言敵入遼陽。將有引起女直積憤之事。我邊地人民。亦苦遠役。遂出怨言。遼東文武各官。尤以憚勞。多方訛謗。指嚇軍人。以罷工恫嚇臣等。臣等不爲所動。督促進行。迨稍有次第。忽發生王杲殺遊擊裴承祖於邊外之事。時由開原至遼陽。由將領至屯民。在在煽動。人人自危。巡按御史奏請停工。臣等亦非不疑畏。然一旦停工。軍去散放。不可復聚。銀糧亦同。徒失事機。示弱於敵。由是臣等不避違旨之罪。挺身任事。列柵爲城。女直酋長來窺探者。諭以禍福。徧加犒賞。無不從命。臣等又知築城之夫匠等。往來於遠隔不便之地。糧餉最艱。議行銀糧互給之法。又欲節工役之勞。爲定服役時期。輪番就役。又恐工事委員。虛捏工程。不符預定之式。給以一定之尺度。計算高厚。又製作帳簿。使明出入之數。其時李成梁適搗平王杲。敵勢益弱。去年又執王杲。獻之京師。敵益嚮服。故三年之間。諸部服從。內外無虞。六堡工程。完全告竣。按此文所言。六堡關係邊事之重要。及其工役之鉅。阻格之多。成梁皆所親歷。中間且削平王杲。工事之中。兼辦兵事。斯時之成梁。何其壯也。迨其棄之。無論情勢是否萬難顧全。要其自毀已成。稍有人心。豈不當痛哭流涕。自怨自艾。乃竟飾詞蒙賞。并與敵人均需。謂非藉敵以自固。其誰信之。清太祖與成梁有香火情。當時言之鑿鑿。此亦可證。且言路攻擊之時。敵又故退還一無關輕重之地。俾成梁得重藉進展之名。以紓朝議。豈非尤爲與敵表裏之徵乎。其事如下。

稻葉敘述之文云。成梁廢撤六堡。退還饒陽以西。兵科給事中宋一韓痛劾成梁。請仍復萬曆三十三年以前之舊。成梁乃於雲頭裏至鴉鶻關等處。更置關隘。鴉鶻關是以有舊新二處。清河邊境。又稍展幾分。蓋饒陽東北新孤山

堡一地。曾由清太祖歸還。不過一狹隘之山谷。不適耕種。清河城方面。依然在女直人手。云云。今以明人紀載證之。確有其事。陳繼儒建州考。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蟻。俄而鑽刀說誓。俄而傳箭會食。俄而容竊。俄而大舉。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弭帖以緩我。俄而滅夷人。革車價。退故地。以嘗我。然橫江新地二百餘里。不以歸。鴉鶻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佃子之一峽。峽以內箝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地者何也。北關奴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相抗也。技相敵也。奴占南關。而又誘宰賽併北。北以此懼奴。若宰賽與北交好。而天兵從南搗其穴。即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餌。而誘其慕順之本懷哉。局外朝臣。俱與遼臣吏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勘。則追尤。邊吏避議論。甚於避會奴。而遼事益掣肘矣。按後於四十二年復有退還六堡事。見下。與此非一地。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云。子姻陳州宋鏡子光祿。算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鳥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即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云云。宋一韓明史無傳。據此知爲陳州人。字圃田。樓閣既與爲姻家。傳說必得之於宋。其有緣飾過示神奇。亦宋氏自爲此語矣。其爲累疏不能損成梁。宋反以此移疾歸。則必可信。

明紀載於萬曆二十九年。已敍清太祖漸旁嚙朝鮮。蓋尙在後數年始見。當三十年左右。朝鮮方患倭。未遑病建州。

也。明史朝鮮傳。萬曆三十六年。大清兵征服各部。漸近朝鮮。兵部議令該王大修武備。整飭邊防。并請敕遼左督撫鎮臣。遣官宣達毋相侵犯之意。從之。斯時明猶以太祖併吞諸部。謂夷自相殘。至逼近朝鮮。猶令邊臣宣諭毋相侵犯。太祖尚未昌言與明爲敵也。王氏東華錄。己酉（萬曆三十七年）春二月。上遣明書曰。鄙朝鮮而居。瓦爾喀部衆。皆吾所屬也。可諭彼察出予我。於是明遣使諭朝鮮。歸我千餘戶。是時蓋太祖不遽以武力加朝鮮。挾其氣勢。自能使明與朝鮮。受其要請矣。

太祖之旁嚙諸夷。其見東華錄者。自歸入清史稿。不具錄。今錄明人所紀載者。大約建州各部。太祖蠶食向盡。明不能詰。明所最重視者。海西南關。地旣衝要。又忠勇。實能捍邊。南關旣亡。則北關雖狡。亦尙欲存之。以牽制夷虜。其中灰扒兀拉。卽輝發烏喇。則不甚注意。然皆先後滅亡。以次分敘於後。

黃氏建夷考。其地界南鄰朝鮮。義州。橫江爲界。離江有一千餘里。江外有十四道灣。係忽喇戶故地。皆爲奴併。又有王兀堂。王寧古鐵等夷。亦爲奴所併。西鄰長奠。永奠。寬奠。新奠。鑿陽。孤山。鹹場。一堵牆。清河。散羊峪。馬根單。撫順。三岔兒。白家衝。撫安。柴河。松山。威遠鎮。二關。北有混同江。烏龍江。白石江。江內先有灰扒。伯答里等夷。皆被奴酋襲殺。擄掠部夷八千餘衆。悉入奴地。另設置建夷千餘家。屯種此地。又有海西西南關舊址。大黑山地方。亦併入奴酋。近屯兵二千餘家。在此住牧。按此所言建州界內各部之被併。所謂王寧古鐵者。見己丑東華錄。徃兆佳城。斬城主寧古親。至屢及灰扒。是爲海西扈倫四部之一。繼哈達而亡。清實錄於四部各紀其起訖。錄以證之。

王氏東華錄。丁未（明萬曆三十五年）秋九月丙申。彗星見東方。指輝發。八夜方滅。先是輝發貝勒拜音達里。族衆叛投葉赫。部衆亦有叛謀。拜音達里懼。以其臣七人之子來質。上許焉。發兵千人助之。葉赫納林布祿。給拜音達里曰。爾若歸爾質子。吾即反爾族。拜音達里信其言。乃曰。吾其中立於滿洲葉赫二國之間乎。遂取回所質七臣之子。以己子與納林布祿爲質。納林布祿竟不歸其叛族。拜音達里遣其臣告上曰。吾前者誤爲納林布祿所誑。今欲依賴上恩。乞以女賜我爲婚。上允之。後拜音達里背約不娶。上遣使謂曰。汝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有爾罪。復許爾婚。今背約不娶。何也。拜音達里給曰。俟吾葉赫質子歸。乃娶爾女。與爾合謀。因築城三層自固。及所質葉赫之子歸。上復遣使謂曰。爾質子歸。今將何如。拜音達里以堅城足恃。遂負約。上卽於是月乙亥。率兵征之。甲辰。圍其城。克之。誅拜音達里父子。殲其兵。招撫其民。乃班師。輝發之先。本姓益克得里。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有昂古里星古力者。自黑龍江載木主遷於渣魯。（一作扎魯）居焉。有扈倫國人噶揚噶（一作阿）圖墨土（一作圖謨圖）二人。姓納喇氏。居於張。因附其姓。宰七牛祭天。改姓納喇。是爲輝發始祖。星古力生子二。長留臣。次備臣。備臣生納領噶。（一作納靈阿）耐寬。納領噶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禪都督。噶哈禪都督生齊訥根達爾漢。齊訥根達爾漢生王機砮。（一作旺吉努）王機砮招服附近諸部於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居之。因名輝發國。是時蒙古察哈爾國扎薩克圖土門汗。自將圍其城。不克而還。王機砮卒。孫拜音達里殺其叔七人。自爲貝勒。至是乃滅。按輝發之入居海西。爲日甚淺。不過祖孫兩傳而亡。

通紀輯要。萬曆三十六年三月。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敕領賞。禮部案驗得實。時奴酋失貢已二年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尙書李化龍亦言。遼左危在旦夕。皆因高淮擾民激變。以爲奴酋之資。曾前屯錦州軍變。欲殺高淮。吏部侍郎楊時喬力言。奴酋叵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還京。按高淮爲遼東稅監。爲清太祖所藉口者不一。宦者淮傳不見。李化龍傳止言稅監高淮虐。遼人切齒。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帝皆不報。楊時喬傳更不載此事。清太祖方勢力日熾。而明帝遣稅監四出爲惡。若高淮更切近遼地。以爲太祖驅除。觀史淮傳所書惡蹟。天下惡能忍此。明之亡固非一日之故矣。先是。通紀輯要萬曆二十九年十月。上徵稅監高淮還京。總督蹇達逮其黨宋希曾徐文勝二人。衆撲殺焉。時淮以進方物爲名。欲率其練甲至國門。人情震恐。當事以聞。上大驚。責淮毋得妄動。乃召淮還。淮還而宋希曾度遼。遼人不容。謝病廣寧。將竄奴酋爲中行說。達上論淮。先檄守臣懸購兩惡下獄。其黨徐文勝。陰結力士奪酋會。衆知狀。木石交下。兩奸駢死。三十一年五月。高淮復如遼東。以上淮事亦涉及建州。姦人至窘急時。卽以建州爲遁逃藪。可導以爲中國患矣。淮傳無二十九年一召。及三十一年復如遼東節目。且將率衆至國門而後召還之事實。移於三十一年夏。則正其復如遼東之時矣。與史不合。蹇達史無傳。又三十七年六月。敕云。建酋率騎五千。臨撫順關。索參珠價。蓋爲高淮給取。欠價歷年不與故也。守道謝存仁。令邊吏犒之以酒。委曲與約而後去。此皆太祖貢市事。涉及高淮者。淮傳不載。亦以清太祖故。不欲形諸紀載。從信錄。三十六年末。敕云。是年海建修貢。奴酋混入南關。猛酋勅三

百六十三道。冒領賜賞。部案驗諭無兼并。注云。出建夷考。

稻葉氏清朝全史云。扈倫四部。哈達先亡。太祖念明廷最眷哈達。乃以女妻兀兒忽太。並示保護。於是哈達舊有敕書。盡沒入太祖之手。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以此混入建州敕書。擅充朝貢之用。是爲第三次朝貢。據舊籍。敕書之數。定建州五百道。海西一千道。萬曆十年前後。海西王台獨得七百道。台沒。其部下以二百道投葉赫。又被奪者一百三十七道。哈達實存三百六十三道。歸吳爾古岱（兀兒忽太）所有。太祖所得總數。計多至八百六十三道。在王台盛時。不過兼併海西敕書。太祖則兼併海建二族。計數亦遠在王台之上。禮部爲之駭然。有侍郎楊道賓者。奏彈之。言女直必將來大患。今不糾其不法。祖制將盡廢。祖制廢則邊陲從此擾矣。極論宜擯絕其貢。如成化初故事。明廷不能用。僅論無兼併。建州貢使。仍安然還部。寧非可怪。自此以後。朝貢遂絕。按所云舊籍。敕書額數。大致與前說相符。所云侍郎楊道賓奏彈。自必有本。道賓有傳。附唐文獻傳。不載此事。明史例諱削之。惟以此爲第三次貢。蓋稻葉謂十八年朝貢兼謝授都督僉事恩。爲第一次貢。二十一年爲第二次貢。而云敕龍虎將軍在十九年。此則舛誤。太祖之敕龍虎將軍在二十三年。前載已明。至貢爲女真大利。敕書冒混不已。皆以貢爲利藪。苟可效貢而明廷不拒。常犯邊時。猶爲之。如以後引明紀。載自明。謂以前止三次。固非。謂三十六年以後。朝貢遂絕。亦甚誤。後文可證也。稻葉又言嘉靖以後。女真靈書。與應得之本人。竟無查驗之法。永樂遺策。掃地無餘。賣買風行。兵力攘奪。無抑止之法。

黃氏建夷考。奴雖叛賊。大部有氣。昔哮承恩入京。襲父官司馬。吏故難之。哮喧於大司馬前。有司馬屬官異其相。擬田

日置酒呼之酌。而是夜已去矣。奴酋氣亦類哮。蓋未嘗一日忘父仇也。九邊虜俱不毛。惟建夷產珠及參與貂。最下亦松子。界鴨綠江而居。珠江出也。其魚最肥。又東北走數千里爲生虜。中國徒知其幅員三千里。不知東北數千里。戰敗度可匿形。東多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於羅。取山澤魚鹽之產。易我之財。故酋日富。按哮承恩。寧夏叛將。哮拜子。萬曆二十年。父子據寧夏叛。魏學曾葉夢熊等討平之。詳魏葉各傳。

王氏東華錄。戊子。（萬曆十六年）是時上招徠各路。歸附益衆。環境諸國。有逆命者。皆削平之。國勢日盛。明亦遣使通好。歲以金幣問。國產東珠人。淺紫貂。玄狐。猓。獬。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於撫順清河寬甸。鑿陽四關。互市。以通商賈。自此國富民殷云。此云明之金幣。乃因貢獲賞。清實錄附會宋金故事。動稱歲幣。已爲不辭。此更誣云。明遣使通好。歲以金幣相問。殊爲誣罔。當萬曆十六年。建州尙未與海西起釁。南關尙襲王台餘威。視建州蔑如也。而實錄忽著此虛榮語。是爲清一代作僞心勞之病根。惟其言建州致富。爲太祖之善理財。則於此已頗露頭角。與石齋之說正合。又乙巳。（萬曆三十三年）初。國人創採人。淺。未諳製法。漬之以水。明人佯不欲市。國人恐朽敗急售。鮮所利益。上教以製法。令熟而乾之。可以經久。不急售。仍許通市於明。所濟甚衆。民用益饒。按此則居然有工業發明。以爲民利。凡商品能使鮮者乾而不變其性質功用。益民何可限量。今之農民蠶戶。爭請自烘乾繭。猶此意也。建州文字。自此常涉人。淺。且動爭參價。可知市況之盛。

從信錄。萬曆三十七年。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闖入靖安堡。聞那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



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關。脅蟒段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日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請添募兵。乃改三協。兌寺馬。厲鎧甲。急撫北關。收宰煖。以折其謀。注出建夷考。通紀輯要敘此事在九月。其御史之名。明敘爲能廷弼。莽骨大。卽清寶錄所云繼妃富察氏所生長子莽古爾泰。此皆且要賞且犯邊之事實。

建州之產。參也珠也貂也。皆博重價。太祖又於賞。冒濫要索。無所不至。又犯邊時多所擄掠。銀錢之流入者甚多。而夷中以實物充用。無所資於貨幣。生事簡樸。亦不耗珍品。且無用金貨。然則所積之財。正用作購取漢姦之資耳。招致邊民之餌耳。黃氏建夷考。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於奴酋。酋給之銀。賢貂。卒歲而歸。值滿十五六金。奴酋持錢無所用之。高積如山。歸者畀銀三兩。令盡力負錢。命所過給以飲食。負重者致腰背盡折。故城破之日。奴酋驅之而歸。不必以兵威劫也。云云。太祖盡力擴其國勢。不以浮費耗財。不以多藏滯財。與王台之流正相反。加以上下一心。與明之黨派攻擊。奄宦擅權。國用侈濫。亦正相反。太祖於明。愈擾愈富。明愈被擾愈貧。人不聊生。盜賊遍野。安得而不折入於夷也。

太祖之以款事給明也。當萬曆三十六七年以後。吞併日多。其勢正熾。而刑牲爲盟。勒碑爲界。緝捕小盜以爲順。退讓邊地以爲恭。玩明於股掌之上。分述於下。

通紀輯要。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建州夷人朝見。出班投印文一紙。詞甚謾。言彼疆界以新立碑碣爲卷案。御史房壯。歸史弼等。皆言李廷機遣使召侮。先是廷機在部時。謂建夷意。心勒索。遣李維葵以書諭之。至是論者籍籍。幾有仲淹元

吳之謗云。是年五月。南御史劉蘭奏。李廷機以一籌莫展之身。值百口交攻之際。啓釁通夷。罪不可逭。而職無所效。亦安用此具臣爲乎。其下分注云。廷機拜麻一月。而人言蜂起。屢疏懇辭。留中不報。最後伏闕辭朝。寄居蕭寺。計半載有餘。乃得予告。大都清介之品。或以器局偏狹。而攻之者。遂造爲釐金載寶。行賄與援。欲撿其一生砥礪。故御史葉永盛極辨之。昔錢夢臯論沈鯉貪污。鯉不辨。而曰貪污之罪。臣任之矣。蓋自信之素也。異日廷機易名文節。而永盛之論定矣。王氏東華錄。戊申（萬曆三十六年）上欲與明通好。謂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朝而作。式好無尤。歷世難求。吾欲與明昭告天地。同歸於好。遂會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同勒誓辭於碑。刑白馬祭天。其誓辭曰。兩國各守邊境。敢有竊踰者。無論滿洲漢人。見之殺無赦。若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渝盟。其廣寧巡撫總兵。遼東道副將。開原道參將。等官。均受其殃。滿洲渝盟。殃亦及之。誓畢。遂建碑於沿邊諸地。注云。謹案御批通鑑輯覽。是年春。明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爲備。命守臣嚴邊備。按清實錄此文。所云沿邊建碑。卽明年二月。夷使在朝投文。所指疆界之碑碣。所載誓辭。僅以遼東文武守臣。爲滿洲之敵。禮。滿洲常卽滿住。乃太祖自稱。後來附會爲國名。不免於實錄中微變其語氣。當時遼東總兵尙爲李成梁。其爲此誓碑。亦無甚謬。但事不預聞諸朝。忽由夷使登朝投文。明廷受之不可。罪之亦不可。此夷使必由李廷機遣使之故。因以借來。得引入朝列。舉朝遂以遣使爲招侮。集矢於直接命使之閣臣。謂其不循向例。宜諭以遼東守臣爲主名。致有此意外之侮耳。明史李廷機傳。言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中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齟齬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云

云。殊爲隱匿本事。不成信史。以後太祖於明忽款忽讐。忽恭忽倨。事與吞併海西相涉者。別見於後。

從信錄。萬曆三十九年。奴酋譚論願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喇佃子。卽前李成梁棄地也。按臣上駁奴機略。而科議則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弭寧東方。部覆如科臣言。上報可。注出奴酋考。按此按臣卽熊廷弼。建州此次退地。卽前載陳繼儒所論之事實。史熊廷弼傳。三十六年巡按遼東。又云在遼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旣云在遼數年。此時當尙在遼。所上駁奴機要。正緣太祖之效順。必有所畏憚而來。或如眉公之所云。因欲乘機以創之耳。科部不以爲然。明知還佃仍爲侵地。而曰姑置之先許其貢。必有失機姑息之咎在矣。據此文可證黃石齋考建夷。謂三十四年爭車價後。遂不復貢。並非事實。太祖以貢規利。明廷以貢飾國體。用意不同。遂誤傳太祖跋扈後卽不復貢耳。

太祖於親屬無所假借。一以國勢增進爲意。同母弟舒爾哈齊。以婚烏喇故見殺。葉赫烏喇。皆有女爲太祖配。所生諸子。均能體太祖之意。不顧私親。務滅二部而後已。以女與烏喇酋布占泰。後以逋堵爲口實。以葉赫不赴候其所歸之女。卽後稱孝慈高皇后者之疾。又稽遲其續聘之老女。亦以爲討伐葉赫之資。逋堵老女。擾攘積年。至誓明之誓天七恨。亦列作條目。萬曆四十一年滅烏喇。四十四年稱尊號於部內。對明猶仍時款時讐故態。是年建國號曰後金。紀元天命。黃衣稱朕。越三年。天命四年。卽萬曆四十七年。乃與明大戰。敗明經略楊鎬等數十萬衆。朝鮮兵亦受明調遣助戰。并降服之。又於是年擒宰賽。滅葉赫。終萬曆之世。已與明爲敵國。蓋成於楊鎬之喪師。觀戰前陷撫順清河。尙不設

守。戰後繼陷開原鐵嶺。非復剽掠卽去之行徑。可知太祖之懷抱矣。

從信錄。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部。通紀輯要文同。

黃氏建夷考。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驍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壇而議。旣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間者。兄死。弟私三都督。會疑弟二心。伴營壯第一區。落成置酒。招弟飲會。入於寢室。鑊鑕之。注鐵鏈其戶。僅容二穴。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開。會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斬之。長子數諫。酋勿殺弟。且勿負中國。奴亦困之。其兇逆乃天性也。按速兒哈赤。清實錄作舒爾哈齊。并其兵而後侵兀喇。則考烏喇貝勒布占泰。妹妻舒爾哈齊。而舒爾哈齊女。又兩嫁布占泰。蓋以舒爾哈齊爲私於烏喇也。石齋謂私三都督。或當時稱布占泰爲三都督耶。布占泰。明紀載作卜台吉。石齋謂太祖有兄而前死。則與清實錄不合。太祖爲顯祖長子。固無親兄。亦未有可倚任之從兄。此輩傳聞之誤。太祖同母弟二。繼母弟一。庶母弟一。共四弟。清欽定宗室王公傳。獨無舒爾哈齊傳。又太祖子以第二子代善爲大貝勒。長子褚英早卒不甚著。明紀錄謂之洪巴兔兒。卽洪巴圖魯之對音。有云一語罷兵。隨解其兵柄。囚之獄。云云。語見後。可證黃氏困之之說。至云有二名裨佐弟。太祖殺之。清實錄亦頗有其跡。錄以證之如下。

王氏東華錄。丙申（萬曆二十四年）冬十二月。烏喇貝勒布占泰。感上再生恩。事如父。以妹妻上弟貝勒舒爾哈齊。迎歸。大宴成禮。戊戌（萬曆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烏喇貝勒布占泰。率從者三百人來謁。上以弟貝勒舒爾哈齊。女妻之。賜甲冑五十。敕書十道。禮遣之。此爲舒爾哈齊與烏喇婚姻稠疊之關係。嗣此以後。舒爾哈齊屢失

太祖之意。亦見東華錄。

王錄。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征哈達。舒爾哈齊請爲先鋒自試。上許焉。命統兵一千爲前隊。既抵哈達。哈達出兵。舒爾哈齊按兵不戰。告上曰。彼兵出矣。上曰。豈謂此城無兵而來耶。遂親督兵進擊。時舒爾哈齊兵填擁於前。上麾之使開。路塞不能入。乃沿城而行。城上發矢。軍士多破傷者。上督兵攻其城。癸丑克之。此爲與哈達爲敵。已形容舒爾哈齊之無能如此。

又丁未（萬曆三十五年）春正月。東海瓦爾喀部斐悠城長策穆特黑來朝。告上曰。吾等因地方遙阻。附烏喇。在占泰遇吾等虐甚。乞移家來附。上命舒爾哈齊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又費英。東扈爾漢等。率兵徙之。時夜陰晦。軍中大霧。之上有光。衆以爲異。捫視無有。復樹之光如初。舒爾哈齊曰。非佳兆。欲還兵。褚英代善不可。遂至斐悠城。收其五百戶。命扈爾漢護之先行。布占泰發兵萬人。邀諸路。褚英代善奮擊。烏喇兵大敗。初接戰時。舒爾哈齊率五百人止山下。及二貝勒破敵追擊。始驅兵前進。適有大山間之。繞山行。未能多所斬獲。上初命大臣常書。侍衛納齊布。護從兩貝勒。常書等不隨。兩貝勒前進。反率兵百人。與舒爾哈齊同止山下。無所斬獲。遂論死。舒爾哈齊請曰。誅二臣。與我死無異。上乃宥其死。問常書金。奪納齊布所屬之人。此爲直與烏喇爲敵。舒爾哈齊先不欲戰。後不肯追。其袒烏喇甚顯。常書與納齊布。始卽所謂兩名裨。此時不死。或異時終不免也。

又太宗天聰四年。議舒爾哈齊子貝勒阿敏罪狀十六款。其第一款云。貝勒阿敏。怙惡不悛。由來久矣。阿敏之父。乃

叔父行。當太祖在時。兄弟和好。阿敏嫉其父。欲離太祖。移居黑扯木。太祖聞之。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及其父既終。太祖愛養阿敏。與己子毫無分別。並名爲四和碩大貝勒。及太祖升遐。上嗣大位。仰體皇考遺愛。仍以三大貝勒之禮待之。此其一也。據此則太祖確曾罪舒爾哈齊父子。所云旣而宥之。未知爲并宥其父子。抑僅宥其子阿敏。但於太祖實錄不見。此時方以議罪涉及。可知必爲當時所不欲宣布之事。

又辛亥（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遼爾漢巴圖魯貝勒舒爾哈齊薨。年四十八。明紀載斃於四十年十一月。蓋中朝聞訊時。太祖之稱號改元。明紀載書於後二年。亦同此例。

又乙卯（萬曆四十三年）秋閏八月乙巳朔。皇長子洪巴圖魯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欽定宗室王公傳褚英傳。乙卯閏八月。以罪伏誅。樹除。則東華錄固未盡。而明紀錄爲可信。即舒爾哈齊之見殺。亦證明其不誣。清代并不列舒爾哈齊於宗室王公傳。其爲太祖諱無疑矣。時在天命紀元之前一年。太祖諸子以葉赫烏喇兩納喇氏所出爲最顯。葉赫后一子。卽太宗。烏喇妃生三子。卽睿王及英豫二王。且烏喇妃以身殉太祖。止三十七歲。兩有深仇之部。乃得此良果。古時女子不足言倫理。而夷俗爲尤甚。然所謂身殉。是否自願。又未可知也。

從信錄。萬曆四十一年末。斂云。是年奴酋圖其培江夷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白二酋匿之。脩怨仇殺。時當事者計欲密令北關。行反間。奴酋所併灰扒兀刺諸仇夷。合攻之。以中國爲援。不能行。而奴酋益聚南關曠土。圖窺併。糾西虜宰暖。卜兒孩。瓜兒兔。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遼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鑼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

亦已好語謝都御史張濬。謂撫安等區。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墾概罷。濬揣情形。上書稱北關近且開二覺。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後行併猛卜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塔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老女。卜台吉遂謝爲別婚。東酋乃忿號。謂實匿伊達塔。其一。金台失其女爲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反目。頃金台故殺那酋妻。即宰賽之外母。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北酋怨奴酋賄結。請釋二憾。無養繼東建也。時金台二酋來告急。別將曹文煥爲潛盟。給以火器。奴酋計糜我兵。北關乃可圖。則益遣干骨里。懇不肯漢。耕牧無敢淫於異日。願質子爲信。并上書訟北關匿塔狀。濬以爲然。遣官籍大成往申諭。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願留質。請以京師譯巴卜海。乃奴酋親子。妾真奇生。親巴卜太弟也。謹聽朝議進止。其北關匿奴塔卜台吉。勅發完聚。當永紆遼患。濬甚侈其功。未幾。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金台十九寨。我師援不時發。總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遼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謂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滋大。已竟發援。時質子故在也。而奴酋固已易志矣。其先中朝原以遼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議於開原遼陽各募騎兵五千策應。已因缺餉汰額。總督薛三才請先募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參將曹文煥。分統合四千爲一營。屯開原諸堡。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遼。疏稱奴酋意不在塔。與女特借負匿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遂奴酋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糧合。名污而體褻。前遣通官人。奴慢語。以部夷狐衣充賞。輕我已甚。長子洪巴兔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囚之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遣他將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報

可。奴酋又撤兵。以五百騎詣撫順。愬負婚。明無他意。時北關爲西虜掠擄。芻糧殆盡。部落苦饑。投奴甚衆。卽金酋從兄亦往。奴亦甘言撫慰。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志。注出建炎考。按清所云烏喇貝勒布占泰。卽此所云江夷卜台吉。江夷者。烏喇部。明人稱爲兀刺江上夷。卽今吉林省城。在松花江上也是。時卜酋奔北關。蓋烏喇部已爲太祖所滅。旣滅其部。又以其酋逃亡之所在。卽指以爲匿逋而移兵。向時明於江夷之存亡。不甚注意。惟欲扶植北關。以礙建州與朵顏三衛之合。故斤斤以逋壻老女之曲直。與太祖之責言。是否真意。發生辨難。蓋於江夷之亡。則度外置之矣。今爲詳逋壻老女之由來。及烏喇之始末。以清事緒。巴卜海及兄巴卜太。清實錄。太祖庶妃所生。巴布泰。巴布海兄弟。此庶妃名真奇。實錄不載。

王氏東華錄。萬曆二十一年。扈倫四部。糾合建州別部。及東蒙古。所謂九姓之國。大舉伐建。太祖禦之。斬葉赫貝勒布寨。擒烏喇貝勒布占泰。越三年。遣歸。則其兄滿泰。適爲屬夷所殺。遂爲烏喇部主。因以妹歸舒爾哈齊。時爲萬曆二十四年。又二年爲二十六年。太祖妻以舒爾哈齊之女。又三年爲二十九年。以其兄貝勒滿泰之女歸太祖。爲大妃。後生睿英。豫三王者。三十一年再求婚。太祖又以弟舒爾哈齊女妻之。其求婚辭謂每歲當借兩公主來朝。蓋姊妹而重婚者也。舒爾哈齊於是爲與烏喇之援繫深矣。後四年爲三十五年。爭徒蜚悠。與烏喇以武力相見。舒爾哈齊袒烏喇成隙。三十六年。太祖征烏喇。克其一城。布占泰懼。執北關屬夷五十人。送太祖殺之。又求婚太祖親女。卽與之。於是布占泰爲太祖壻矣。北關之於太祖。仰加奴之女。那林孛羅之妹。早歸太祖。爲誕生太宗之孝慈高皇后。



以萬曆三十一年歿。歿後怒其母不於病革時來相見。遂征之。取二城。而其先於二十五年北關。又以邊加奴孫女。卜寨之女。白羊骨之妹。許歸太祖。是卽所謂北關老女。二十年終不成婚。爲太祖仇北關。并以仇明之資藉。三十九年。舒爾哈齊歿。清實錄書薨。明紀載謂見殺。按之清實錄。亦有跡。不得言明人之說爲誣。太祖視婚媾爲攘奪之門。而乃弟以恆情相顧恤。其不能相容如此。是年。又與烏喇爭虎爾哈部起釁。明年四十年。復書布占泰欲娶北關老女。且以鳴鏑射所娶太祖女。乃征之。盡毀其屬城。焚其廬舍糗糧。布占泰指天自辨。無娶老女及射太祖女事。乃留兵戍之而還。明年四十一年。又以布占泰送質葉赫。卒娶老女。並幽建州二女。攻滅烏喇。布占泰奔葉赫。於是北關葉赫。併集匿通塔負老女婚兩釁。爲後此之口實矣。清實錄敘烏喇始末云。烏喇國之先。以扈倫爲國號。姓納喇。與哈達國同。以納齊卜祿爲始祖。納齊卜祿之玄孫都勒喜。生子二。長克什納都督。次古對朱顏。古對朱顏生太蘭。太蘭生布顏。布顏收服附近諸部。築城於烏喇河岸洪尼地。國號烏喇。自稱爲貝勒。生子二。長布干。次博克多。布顏卒。子布干繼之。布干卒。子滿泰繼之。至滿泰弟布占泰。國乃滅。云云。克什納卽速黑忒。哈達首先立功於明者。哈達以速黑忒之子王忠。始主哈達。爲都勒喜之孫。烏喇則以都勒喜曾孫布顏。始立國於烏喇河上。烏喇河卽混同江。亦卽松花江。明人謂之江夷。夷之部屬。清實錄大其稱曰國。亦自爲地耳。

清實錄於通塔老女之敘述云。先是上遣使諭葉赫貝勒曰。昔我陣擒布占泰。宥其死而養之。又妻以三女。布占泰負恩悖亂。吾是以問罪往征。削平其國。今投汝。汝其執之以獻。使者凡三往。葉赫金台石布揚古不從。辛酉。上率

兵四萬征之。有逃卒至葉赫洩軍期。葉赫遂收張吉當阿二路居民。其兀（一作烏）蘇城以痘疫未收。我兵圍之。諭城中人降。城長山談（一作三坦）扈石木（一作瑚什木）遂開門降。匍匐謁上。上飲以金卮。各賜冠服。盡焚葉赫所屬張城、吉當阿城、呀（一作雅）哈城、黑兒蘇（一作赫爾蘇）城、和敦城、喀布齊寶城、俄吉岱城、及屯寨十九處。廬舍糧儲。收兀蘇城降衆三百戶而還。金台石布揚古愬於明曰。哈達輝發烏喇三國。滿洲已盡收之。今復侵我葉赫。其意卽欲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而開原鐵嶺爲牧馬之場矣。明遣使來言曰。自今以後。勿侵葉赫。若從吾言。是推吾之愛而罷兵也。若不從吾言。而侵之。勢將及我矣。遂遣遊擊馬時柁周大岐。率練習火器者千人。守衛葉赫二城。上聞之。欲致書於明。遂躬詣撫順所城。庚辰卯刻。行至古勒城之野。日之兩旁有青赤二色。祥光對照如門。隨上行。上見之。率衆拜。其光乃止。翼日。至撫順所。遊擊李永芳出迎三里外。導入教場。上以書與永芳。其辭曰。葉赫哈達烏喇輝發蒙古席北卦爾察等九姓之國。於癸巳歲合兵侵我。我是以興師禦之。天厭其辜。我師大捷。斬葉赫布寨。獲烏喇貝勒布占泰。仍遣之歸國。逮丁酉歲。刑馬歃血。以相尋盟。詎意葉赫渝棄前盟。將已字之女。悔而不予。至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爲仇。故伐之而殲其兵。收其國。今布占泰奔於葉赫。葉赫又留之。不吾與。此吾所以征葉赫也。我與汝國。何嫌何怨。欲相侵耶。上旣以書與永芳。遂還。按合明清紀載觀之。布占泰（卽卜台吉）奔北關。太祖修怨仇殺。明初擬令北關糾近年歷被太祖破滅之夷部復仇。以官兵援其後。議旣無成。太祖之進取益亟。明乃出兵。而尤扼要者。爲絕其互市之利。太祖乃用甘言愚都御史張濤。濤爲請敕發邊地塔完聚。

明兵事緩弛。而北關十九寨不保。太祖固不以質子在明而有所忌憚也。撫臣既入太祖彀中。督臣薛三才疏爭。又有巡按御史翟鳳翀疏揭太祖之隱。謂通塔老女。皆爲借詞。惟備兵爲急。乃振北關之饑。又派兵助守。太祖乃假李永芳達明。不背中朝。惟仇葉赫之意。書詞未必當日原文。李永芳爲明叛將。效忠於敵甚至。既臨陣降太祖。又以願爲內應。誘王化貞。以大敗明兵。清初封子爵。其子爲清將相。斯時固已有意自貳矣。翟鳳翀。明史本傳。止言是時巡遼。載其他建言頗詳。獨諱其涉建州事不載。

從信錄。萬曆四十二年。是年。奴酋益勾西虜圖北關。而暖兔乘機挾老女。北關願與暖兔子締婚。當事諭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狙詐自喜。每發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流聞不賣蜂蜜。以備糗糧。幾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爲寒心。而都御史濤。終謂風聞多妄。濤之言曰。北關開原。本覬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卜酋。成騎虎勢。奴酋富殖。遼人久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爲北關守老女。通塔。且北酋爲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患。是爲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濤誤中。通官籍大成之魔。以質子爲奴所輕。聊以解啗。廷議多右聲救者。已而奴兒哈赤復墾前隄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都御史郭光復新莅任。薊門援兵及問金至者。道相望。奴聞震恐。都御史廉知通夷修養性。實其重罪。令伴入奴反間。遣備禦蕭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示虛聲。奴兒哈赤遂遵諭退地定界。始猛骨李羅遺南關邊外四堡。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及奴兒哈赤爭墾。執三岔撫安爲舊種。止結退柴

河靖安。子秋穫。至是參議薛國用備倉南關界土。王台存日。自威遠至三岔堡。後猛酋時。三岔入於奴。以撫安堡爲界。及猛酋故。並歸建州。奴結已屬含糊。且察南關地口饒沃。而建州高下不等。苦澇旱薄收。頃生齒日繁。計必墾南關自給。揭稱我制奴正在此。奴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撫之糴。我以清撫制奴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今日疆界。請無枝梧結局。因與鐵嶺遊擊梁汝貴等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松子二堡。共立碑六。白家衝松子二堡臨邊。向係高山未墾故也。都御史執曰。白家衝非原題。并撫安非奉旨驅逐地。且私立無以服夷。行暫撤。國用抗議。撫安要害。咫尺鐵嶺。斷不宜失。會御史翟鳳紳巡清河。語夷使照界鑄碑。姑給柴河秋穫。遂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敢越種。七月。部夷盜襲陽馬。奴兒哈赤卽戮碑下。示恭敬。是歲。貢夷減至十六人。蓋奴酋多慾好名類此。都御史疏報退地。請將撫順備禦改遊擊。與清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酋一攻北關。卽會遼陽出搗。鎮北堡距北關六十里。以清河備禦移駐。原委廢將羅拱極撤回。以馬時枏專駐本堡。練習火器。御史翟鳳紳亦疏稱。奴所最貧。清撫之市。而所最畏。清撫兩處之搗巢。部潛從其議。注書建州夷考。按薛國用翟鳳紳。明史皆有傳。而不載此事。國用附袁應泰傳。止言曾代應泰爲經略。數語而止。

黃氏建夷考。酋歲貢蜜。兼開蜜市。自癸丑後不貢。至丁巳。相傳虜煉蜜爲椶糧。撫台疑其事。未敢訟言於朝。蜜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都督。銜命問故。子玉盛具儀仗。東臨虜境。酋不郊迎。子玉大怒。詬虜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奴酋聞之。懼然屬囊韉。跽迎道左。供具甚豐腆。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

會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疏蜂死。是以不供。俟有  
枝花滿。釀熟蜂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事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並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嘆曰。汝是  
陽無繭。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願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  
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中國每事貽笑遠人。安得不啓其輕侮之心哉。按此所云蕭子玉  
卽從信錄之蕭伯芝。東華錄於甲寅（萬曆四十二年）夏四月。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僞稱大臣。乘八輿。作威詞  
強令以禮接。述書中古來興廢之故。語多不遜。上曰。虛言恫喝。何以禮爲。時上遇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  
不善。卽以正言折之。竟不視其書。遣之還。云云。明清紀錄俱在萬曆四十二年。而石齋說則自癸丑至丁巳不貢。  
始遣蕭詰之。丁巳爲四十五年。恐石齋傳聞未審也。

東華錄。乙卯（萬曆四十三年）夏四月。明遣廣寧總兵張承蔭巡邊。承蔭還。遣通事董國蔭來曰。汝所居界外。皆屬我。今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田。汝勿刈穫。其收汝邊民還汝國。上曰。吾累世田廬。一旦令吾棄之。是爾欲棄盟好。故爲斯言耳。昔賢云。海水不溢。帝心不移。今既助葉赫。又令吾境內之民。所種禾黍。勿刈穫而遷。帝心已移耶。帝之言自不可違。但不願太平。與我交惡。吾小國受小害。汝大國得無受大害乎。吾國之民無多。不難於遷。汝大國能盡藏其衆乎。若搆兵起釁。非獨吾國患也。汝自恃國大兵衆。輒欲陵我。詎知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由天意。設汝每城屯兵一萬。汝國勢亦不能。若止屯兵一千。則城中兵民。適足爲吾俘耳。董國蔭曰。此言太過矣。

去。自此胡侵我疆土。於邊外數處立碑石爲界。蕭伯芝之詰問貢蜜。同時邊界立碑。明邊有所進展。明清紀載皆合。此六堡乃南關遺址。非李成梁所築之東邊六關。張承蔭。明史有傳。不載此事。蔭字明紀載作胤。史改蔭。避清世宗諱。

從信錄。萬曆四十三年。北關酋白羊骨。竟以老女許婚暖兔。子蟒谷兒大。且執建州夷六人。開原遺諭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三千。屯南關。氛甚惡。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暖兔合而遼不支。今奴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強援於暖兔。適爲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宜諭我督北關。陰約暖兔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貂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倚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搆。北關獲全。注出建夷考。按王雅量此疏。明世以爲得策。其實明無搆巢之實力。倚賴蒙古北關。縱勝建州。又生一建。或且不止一建。不過對建州一快意耳。清太祖知幾。固亦決不墮網。但彼不墮網。明卽無如之何。此倚賴之所以終無成也。觀太祖之應付。尤高於明臣矣。

王氏東華錄。乙卯（萬曆四十三年）六月。葉赫欲以上所聘貝勒布揚古之妹。適蒙古喀爾喀部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莽古爾代。我國貝勒大臣聞之。皆憤怒。請曰。葉赫女旣爲上所聘。又將以適蒙古。無禮莫甚焉。我等旣聞其事。安能坐視耶。宜乘其許而未行。急發兵往攻其城而取之。上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未可也。蓋此女之生。釁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喇三國。皆因此女與兵搆怨。相繼滅亡。是此女召釁亡國。已有明

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與蒙古。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起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得此女。徒致不祥。卽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貝勒大臣堅請。上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常諫止。吾早已洞徹事機。釋然於中。當諸度外。汝等何反堅請不已耶。吾無憾。汝等何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衆也。尋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貝勒大臣又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二十年。因明國遣兵。衛助葉赫。金台石布揚古恃其勢。遂與蒙古。今往征明國宜也。上曰。明以兵越境而衛葉赫。天鑒不遠。我姑俟之。蓋葉赫與我。自爲滿洲之國。明旣稱爲君臨各國。卽爲天下共主。自應辨別是非。審量而後助之。乃恃勢橫行。抗天意。反以兵衛天譴之葉赫。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急焉。使我今日仗義伐明。天必佑我。天佑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畜產。何以養之。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耳。竊老女之案。至此已結。而太祖藉口之資。永在矣。觀其對所屬之言。明係借作波瀾。非有愛戀。洵無重女寵輕國事之惑。烏能入明廷謀臣之彀。所言哈達輝發烏喇三國之亡。皆由此女。據東華錄所載。惟烏喇貝勒布占泰。屢有聘娶此女之記述。哈達之猛骨孛羅。但云葉赫誘之。謂若執滿洲來援二將。贖所質三子。盡殲其兵二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由太祖之言觀之。猛酋所求於葉赫之女。卽此老女。輝發之拜音達里。但云太祖允以女與之。而拜音達里不娶。由太祖之言觀之。拜音達里亦緣欲奪太祖所聘之老女耳。扈倫四部。其三爭娶。其一悔婚。皆以亡國。於此一女之身。造四國皆亡之禍。豈非尤物。抑清太祖自造此語。以成所業乎。老女之父布寨。爲太祖陣

斬。以常理論。不共戴天之讐。原不應爲婚。雖夷俗亦尙有此倫理。觀董山以下。建州世重復仇。可見矣。葉赫轉轅悔婚。寧非此故。惟其始何由許訂。則不可解。老女之爲老女。以許婚已久。當萬曆二十五年而太祖聘焉。至四十三年。經過十八年。所謂垂二十年也。其時爲三十三歲。許婚時亦已十五歲。孝慈高皇后十四而嫁太祖。老女十五。何嘗不可卽嫁。乃留作二十年間之大翼。葉赫納喇氏之有造於清如此。及其亡也。孝欽隆裕。皆葉赫納喇氏。不亦異乎。孝慈姑也。老女姪也。孝欽姑也。隆裕姪也。當爲清史后妃傳中公案。

從信錄。萬曆四十四年六月。清河兵私出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遊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效。通紀輯要。馮有功下多生事二字。末多允之二字。

王氏東華錄。天命元年（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先是明沿邊之民。每歲越境。竊採我國濩礦及樹木果蔬之屬。擾害無已。上曰。昔與明立石碑。刑白馬。誓告上天。原欲禁其擾亂。今明之邊民。數擾吾地。我卽戮其潛越邊界之人。豈爲過乎。命達爾漢侍衛屬爾漢。遇越邊竊採者殺之。約五十餘人。時明以李維翰巡撫廣寧。上命綱古里方吉納二人往見。維翰執二臣。並從者九人。械繫之。遣使來曰。吾民出邊。爾宜解還。何遽殺也。上曰。昔建石碑。有誓辭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前盟。而強爲之辭也。其人曰。執爾之殺吾民者。與我抵罪。則已。否則自茲多事矣。堅執其言以要請。上不允。其人曰。此事已上聞。乃不容隱者。汝國豈無有罪之人。何不執之邊上。殺以示衆。此事卽可已。上欲明釋我使臣還。卽於獄中取所俘葉赫十人。至明撫順關殺之。明乃歸綱古里方吉納等。此



又爲後來誓天七恨之一。明史李維翰傳。絕無事實。其文云。李維翰。睢州人。萬曆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稅便高淮。腹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撫臣皆庸才。翫愒苟歲月。天子又置萬機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遼事大壞。及張承允覆沒。維翰猶獲善歸。至天啓初。始下吏論死。全傳僅此數語。明清記載。涉維翰事頗多。史皆不采。乃以亡遼通論代之。亦可異。

從信錄。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伴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巡撫部御史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圍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傳調恫喝。炒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颯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經略。詔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創例也。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救。廷議懇發帑金。湊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謀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斬奴酋首于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疏稱。夷虜更番疲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遼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尋以虜警。薊保撫臣罷移鎮。本兵引征遼。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時發。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賈夷文請和。自

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辭。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謀最秘。會廣寧民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殷家莊侯槐杆起火。御史李徵儀謂遼必以剿之規模爲守。以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請逮治遼撫臣李維翰。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經略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剋堡報。疏請就近徵調。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肅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上可其奏。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問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柱按遼。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爲民。偵報。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唳河旁柳葉。兼與宰煖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譜秦晉。且督匠造船烏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締姻。命借大工馬價各五十萬兩。濟遼餉。頃之。西虜乃蠻炒花等進犯長勇堡。七月。賜死事總兵張承胤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時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疏山。並遭焚燬。唯參將賀興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上特賜經略楊鎬劍一。并諭飭諸邊。經略聞警。單騎赴河東。靉陽寬甸衆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狗。讓徒寬奠子女於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敕從征。并乞硝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又設援遼餉司。

九月。逮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蠻尋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奴酋一寨。來告。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庭按開原。知金台失所最暱夷婦。爲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關。說以虎墩兔憨輩。且旦夕勦夷受賞。豔以千金。金酋利之。遂有是捷。是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注建州夷考。

黃氏建夷考。奴酋破清河先一日。其子猶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扣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明日。驅紹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以後破遼陽。破廣寧。總之先潰在中國。謂奴酋盡以善戰善攻得。則譽寇太甚矣。按石齋此文。所記太祖破清河時事。與從信錄不甚合。清河之破。由挖擊鹽城。而撫順之破。則由佯令部夷赴市。且總兵張承胤。死在四月二十一日。後撫順城破六日。閏四月間。太祖又請和。七月二十二日而破清河。已無張總戎其人。遊擊張旆不得稱總戎。且上有參將鄒儲賢。亦非城守主將。殆以撫順事誤移於清河耶。太祖父之玩弄邊臣。神情則可信其有此。觀殘破撫順。旋即請和。請和未幾。五月十九已破三堡。七月而破清河。其中忽友忽仇。變態不足爲異。特攻襲之法不同。主將之名有別。終疑其兩事互易。而所謂清河之破。



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種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訾。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女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能構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割斷。恨七也。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甲辰昧爽。往圍撫順城。執一人。遺書諭遊擊李永芳曰。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南來。汝撫順所一遊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今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卽日深入。汝不降。則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卽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納爲媿媿。况如汝者。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旣無力制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於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區區一城。吾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失此弗圖。悔無及已。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親族。俱無離散。豈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不忍一時之忿。違朕言。致債事失機也。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言納款事。又令軍士備守具。我兵樹雲梯以攻。不移時。登其城。斬千總王命印等。永芳遂冠帶乘馬出城降。固山額真阿敦。引永芳下馬匍匐。謁上。上於馬上以禮答之。使

諭勿殺城中人。於是撫順東州馬根單三城。及臺堡寨共五百餘。悉下。乃令諸將各營於所至之地。上駐蹕撫順。乙巳。留兵四千。毀撫順城。上率大軍還至撫順城東之野。集各營兵出邊。至甲版駐營。論功行賞。以俘獲人口牲畜分給之。編降民爲一千戶。時有自山東山西江浙江。在撫順貿易者。十六人。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其毀城兵四千亦至。護降民及所獲人口以歸。上復與諸貝勒大臣。率兵四萬。至明邊駐營。庚戌。上旋師。距邊二十里。將駐營謝里甸。明廣寧總兵張承蔭。遼陽副將頗。海州參將蒲世芳。率兵一萬來追。時我軍已出邊。明兵。後以誘我軍。偵者以告。大貝勒四。勒合軍盡甲。至邊迎之。上曰。彼軍非與我爲敵而來。欲詐稱追我兵出邊。以誑其主耳。必不待我兵至也。乃遣巴克什額爾德尼。令兩貝勒勿進兵。兩貝勒遂駐兵於邊。覆奏曰。彼若待我兵。我則與戰。若不待。是必走矣。當乘勢追襲。使我兵寂然而歸。彼不謂我爲怯乎。上然之。遂率大軍前進。明兵據山險。分營爲三。凌壕列火器以待。及兩軍相拒。我八旗兵奮勇擊射。初風自西起。忽反風。塵沙轉向敵營。我軍乘勢衝入。明兵不能支。遂潰。破其三營。死者相枕藉。陣斬張承蔭頗廷相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等五十餘人。追擊四十里而還。獲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勝計。明兵逃歸者十無一二。我軍止損二人。還至邊界駐營。諸貝勒大臣奮勇先進者。論其功之大小。軍士被傷者。按其傷之輕重。分別賞賚有差。壬子。還駐謝里甸。乙卯。上還都城。命安插降民千戶。父子兄弟夫婦。毋令失所。其親戚奴僕。自陣中失散者。盡察給之。並給以田廬牛馬衣糧畜產器皿。仍依明制。設大小官屬。以李永芳爲總兵官。統轄降衆。復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妻之。按此謬報。所謂李永芳已降奴締姻者。

太祖以第七子之女妻永芳。永芳以守將挾地降敵。年事必已長。必自有室。太祖孫女。年必甚少。清初恆以親女糶糜所欲翦除之人。籠絡所欲招徠之敵。固是一朝家法。由景祖以來。無不如是。建夷考所敘災變。皆與明史五行志合。

通紀輯要。萬曆四十六年。賜張承胤諡。御史張銓奏言。奴酋罪在必討。又言大將以克敵爲功。一死豈足以塞責。以朱子綱目定死難之品。張承胤正在喪師辱國之例。不當予世蔭予諡。按陳繼儒晚香堂集。忠烈張大司馬傳。戊午。建酋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公奏曰。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歿。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歿則直敗之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邱山。不合卹典。請繼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避之。明史忠義張銓傳。銓又言廷議將恤承胤。夫承胤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爲不宜恤。按張承胤之敗狀。待張忠烈之論。乃明忠烈之論。合明史本傳。及陳眉公所作傳。通紀輯要所敘。乃略見首尾。甚矣考訂史事之不易也。

從信錄。萬曆四十七年正月。援遼師徵調雲集。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竇水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縉。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

旬出邊。趙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上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洩。使逆酋得預爲地矣。注建州夷考。

通紀輯要。四十七年正月。援遼遊擊佟國祚叛附奴。以父鶴年在奴也。（泰昌元年。御史舒榮都言。鄭之范察處縣令。黃綠入遼。唐修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云云。見下。）

從信錄。四十七年三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通紀輯要此下多焚剋二寨四字。清代御批之通鑑輯覽。亦云。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連克二小寨。遂乘勝趨薩爾濟。此與通紀輯要合。）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寶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綖。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剋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綖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綖出師日。五星闕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議者預知爲敗。徵云。報至。舉朝氣索。（通紀輯要附高汝斌曰。是役也。諸大將各以威名相埒。喜先得當。賊趨首功。直前而往。然



經略意亦苦兵實不任戰。虛張撻伐。冀取近塞小捷。稱塞軍書。而松綖負膽力。有犁王庭之志。遂轉戰深入。松遇仗而敗。林聞松敗亦潰。天也。至綖直搗奴巢。奴號泣震天。幾已成功。還兵救餉。援絕而糜戰死。當是時。令諸將互爲犄角首尾。奴分兵而我兵應援相接。而將軍必不陷。而奴可授首矣。惜乎不能和將士而委於不救也。如柏一軍。雖以經略令箭撤回。退保開鐵。藉口節制。似非退縮。若使賈勇前進。爲劉綖之援。成功豈顧問哉。毋亦其世居遼。香火極深。反吾報成事耶。吾爲惜之。

又。上令總督汪可受移住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通紀輯要。四月。虎墩兔愁從小盤嶺至虎頭關。差夷使赴關挾賞。遼東巡撫周永春奏言。廣寧一線。爲全遼咽喉之地。處處乏兵。萬一狡謀狂逞於西。建會隨繼其後。則三韓之危不忍言。乞令督臣住札關上。上從之。命汪可受移住山海關。申飭薊昌防備。）

又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尙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頗謂李如柏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留獨全。疑有謀巧。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詔廷臣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土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上遣如楨往。撤如柏候勘。（通紀輯要。李如柏以逗留獨全。有旨候勘。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如楨代將。廷議以李氏與奴有香火情。楊鎬令箭。不止止。松劉綖。其心可知。上竟遣如楨。）按李成梁於太祖有舊恩。迨萬曆之末。太祖在遼。氣勢已成。遼人視其本土。非

復王土。有身家者且無復顧忌。降建者相踵。如李永芳修國祚之流皆是也。李成梁與建有舊交。又係遼產。烏得別有倚賴之意。觀清廷後來當高宗之世。亦明謂李成梁之於清。舉如明人記載所述。亦足證衆說之非無稽矣。錄乾隆諭旨如下。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諭。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遍爲採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例。節經各督撫呈進。並飭館臣詳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爲區別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覲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言。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爲朝議所撓。致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內有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親爲批識云。至此爲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彈劾權姦。指陳利弊。亦爲無慚骨鯁。又如葉向高爲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內閣。值逆阉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視其繪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容。其詞綱叢勝。可不問而知也。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爲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

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並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棄。至令湮沒不彰，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故一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一篇，於李成梁後設謀甚害，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計，以怨報德，伏讀實錄，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師直爲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諱，存其言，并可補當年記載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高宗此諭，甚尊信博物典故，典故所紀建州事蹟，今已盡采無遺，得高宗此諭，雖以景顯二祖之潛引明兵，自殘同種之王杲、阿台父子，爲效忠於明之證據，即太祖七大恨之非出駕辭，但其他敘述，所云太祖少長於李成梁家，及其殺弟殺子等一切軼事，亦均不謂其誣贗，即成梁之設謀甚害，祇以明之以怨報德，初不仇及李氏，所謂香火之情，豈不久而未替，其實他紀載與石齋相合者極多。高宗獨采典故附開國方略，則又書以人重，惟一經節改，面目全非，今所據爲明時原本，固足知其大體爲清代所承認矣。金堡屈大均所著之書，今多存者，但觸犯清廷之語，並不多見，觀高宗忌恨金屈，當必更有犯忌之文，已經毀滅，謂金堡屈大均不死爲僧，便爲不足齒數，此言豈人心所安，徒爲金屈兩集，增其聲價耳。

又諭經略楊鎬戴罪昧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當是時，宰煖諸酋，並甘奴賄，煖免方沿河駐牧，奴兒哈亦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稱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斫聯船陰圖金酋寨，頃之，奴兒哈亦以零騎窺

瀋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酋男貴英把兔陣歿來告。（按東華錄。太祖此時並無陣歿之男。且貴英把兔。當卽古英巴圖魯之對音。卽太祖第二子代善之勇號。後封禮親王。順治中方卒。此傳聞之誤。）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遇覆盡殲。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起三岔北。則三帥已陷。陳王庭請獎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酋攻寬奠鎮江路。并飭北關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卽襲老寨。無爲所紿。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遼民爲兵。並捐俸濟餉。御史楊鶴。因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屬。及墾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四月。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望後。宣武門外響聞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尙書薛三才。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歿。人人自危。虎墩兔憨擁衆數萬。臨廣寧邊。旋去。宣鎮營兵鼓譟不赴調。詔逮治總兵劉孔胤。賜敕褒恤朝鮮。并令經略宜諭北關。頃之。河東諜稱奴酋部夷可萬餘。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柵濠。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通紀輯要。李如楨至邊。自以銜少保。與經略總督爭禮。）熊廷弼以新推背後命。蓋自敗書初開。中外倉皇匝月。爾後舉朝轉弛。上亦稍復寢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通紀輯要。五月。奴兒哈亦僭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云云。此則有誤。蓋太祖改號。改元。實在四十四年。至此已爲天命四年。明雖有諜報。乃不及此事。前報皆他瑣屑。以今論之。太祖在其境內僭號。當時明人固亦視爲瑣事。較之率衆犯邊。爲可緩報。固亦恆情。茲以朝鮮咨報而始流聞。原非謂報到之時。卽僭號之

時也。通紀輯要竟作是年五月僭號。殊不合事實。）

清國號原稱後金。清一代深沒其事。遂不見紀載。但其建號爲清。則兩東華錄皆明載於太宗崇德元年。清一代也。一帝一元。惟太宗先稱天聰。十年後始改崇德。則以方改國號。遂并改年號也。明人紀載。皆紀後金之國號。清代法行之明季北略。無錫顧六奇所著。不有祭書之列。其書首條。卽係大清朝建元標目。而其文云。萬曆四十四年丙寅。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貢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啓十一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云云。則在清初。尙不甚以指明後金爲甚諱。其後金之改大清。則從清代官書。在天聰十年。卽崇德元年。此事在清初亦尙有異說。鄒漪明季遺聞云。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元日。新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順治。而賊僭位西安。妄稱大順。僞號永昌。據此則鄒以滿洲號清。在甲申順治元年。與闖賊之號大順爲同時。當係傳聞之誤。惟自崇德以前。既有年號。不能無國號。又未稱大清。則皆號爲後金之日也。東華錄。天命三年。在明。至幹。鄂謨之野駐營。時蒙古貝勒恩格德爾。薩哈爾察國長薩哈連。二額駙隨軍營。上告以金朝往事。閏四月壬午。諭化臣。又及堯舜禹湯文武及金世宗諸令主。語如此類。皆初號後金。宣揚祖德之盛意。以金世宗直接三代。擴漢唐生而不與。其意可知。天命三年。卽萬曆四十六年。三月乙卯。陷明瀋陽。癸亥。又陷遼陽。卽以遼陽爲新都。遷居之。七年三月。名遼陽曰東京。十年三月。又遷瀋陽。此數年間。明亦以建州爲與金代有關。致發掘房山縣金陵以厭之。及睿王入關。乃毀明陵以相報。此事見乾隆五十年正月甲寅。詣明長陵奠酒之諭。諭文中有云。我朝開創之初。睿親王

以我師克取遼東。時明之君臣。惑於形家謬說。疑金代陵寢。與本朝王氣相關。將房山縣金陵拆毀。是以爾時亦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云云。此皆以原稱後金。致有此仇視之標的。稻葉氏清朝全史。載遼陽喇嘛墳碑。明載後金天聰四年字。碑云。大金喇嘛法師寶記。法師幹祿打兒罕囊素。烏斯藏人也。誕生佛境。道演清淨。既已融通大法。復急於普度羣生。於是不憚跋涉。東歷蒙古諸部。闡揚聖教。廣敷佛惠。蠢動含靈之類。咸沾佛性。及到我國家。太祖皇帝敬謹尊師。供給常倍。天命辛酉八月念一日。法師示寂歸西。太祖有勅。修建寶塔。歛藏舍利。緣累年征伐。未建壽域。今天聰四年。法弟白喇嘛。奉請皇上勅旨。欽奉八王府令旨。乃建寶塔。事竣鑄石。誌其勝焉。大金天聰四年。歲次庚午。孟夏吉旦。同門法弟白喇嘛建。

喇嘛墳碑以外。又有奉天城門名撫近門者。上鑄大金天聰某年字。亦見清朝全史。其清初著述。若談遷叢林雜俎等書。見後金及建州字極多。不可勝述。滿洲本非國名。已見前。考清代之託名滿洲國。不能定其始於何年。東華錄載清太宗文告。天命十一年太宗即位後。有復袁崇煥遣使弔喪書。首言大滿洲國皇帝。致書於大明國袁巡撫。此文恐非當日原文。天聰元年致袁崇煥書亦然。觀袁之來書。但稱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汗帳下。原無國名冠汗字之上。是年四月。太宗再答袁書。但稱皇帝致書袁巡撫。大約前後俱作大金皇帝。後來修實錄時。不願見金國名。故或改爲滿洲。或竟去之。自後與蒙古往來書。皆稱天聰皇帝。則其體制原屬特異。以年號爲冠辭。而無國號。此必後來修實錄。因諱金號而刪改也。直至崇德年間。尙有喀爾喀汗奏疏。稱謹奏威服諸國天聰皇帝。尙不冠國名。明

史例諱建州。而漏見之處亦不少。朵顏三衛傳再見。朝鮮傳屢見。其最後見建州之文。則在朝鮮傳天啓五年十一月。毛文龍報言朝鮮逆黨李适韓明璉等。起兵直趨王京。被臣擒獲。餘孽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守已爲太祖天命十年之歲杪。他本紀列傳。涉及建州。皆已提行書作大清。獨此傳尙沿舊文稱建州。可見滿洲字爲當時所不知也。竊意滿洲之爲國名。常始於數種文字並用之日。如崇德二年十月朔。初頒滿洲蒙古漢字曆。漢字不稱爲明字。卽滿字亦不稱爲清字。或金字。當建州文字。未行本部以外之前。不生滿蒙漢之分別。其後文字之用。必兼數種。於是以滿洲與蒙古及漢爲對文。此蓋事實之所必至。蓋以金或清爲將統一他部之國名。不隨文字爲畧。於是用文字爲畧者。不得不自有一名。此則滿洲之用滿住二字化名。亦事所必至矣。

又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煖新盟。孤城立下。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藩鐵奔潰。上方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并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廷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上賜劍令刻期從事。起秦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部尙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錦。疏請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改差御史張銓按遼。而大司馬及職方。且以人言引疾也。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失。宜賜勅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藉聯屬。奴酋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卽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且開款令郡邑捐助。有譏哂之。按明之謀國如此。烏得不亡。欲藉北關以姻誼聯鞏。

韃。虎酋卽虎墩兔愁。亦曰虎兔墩。乃小王子裔。此卽後來王象乾王化貞輩之祕計。所以傾熊廷弼者。藉建州之奸細。卽王化貞被誘於李永芳之先聲。軍餉事重。毫無計劃。君相置萬幾於度外。一聞喪師失地。則擾攘片時。旋即酣臥如故。明人紀錄至此。已與清代紀錄及清修明史相合。無所用其諱飾。所異者不過辭氣之間而已。不復複舉明史東華錄等書。但述明人之言。清代紀錄。自易參考。

七月。炒花攻克十方寺堡。奴兒哈赤聲窺鐵嶺。上允省稅暫充遼餉。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諭應援。有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蓋自開原既克。瀋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疏。聞敵驚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良可歎也。經略熊廷弼時攜兵八百。當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屯。以捷聞。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提騎速治楊鎬。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奴酋陷鐵嶺。引兵爭鬪。被執。如楨竟襲西虜殘級爲首功。經略熊廷弼亦摘如楨十不堪。謂賊陷開原。淫酗捆載。不能遮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能乘其敵。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遼瀋驚竄。願急調李懷信代將。北關且報奴酋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防內變。二十一日。奴兒哈赤伴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矣。其後給事姚宗文奉命閱遼。因訪金白部落。頗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羈奴酋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妻



虜酋腦毛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妻虎墩兔愁。曾虎酋挾賞。乃屬按察使袁應泰。遣諜虜營。并授畫副總兵姜弼。傳諭腦毛大及愁同仇。特給二女四十金。示優恤。以糜其意。科臣并請爲金白立廟。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卽南關裔。時隸廣寧。爲加銜遊擊。請陞實職。風示四夷。(通紀輯要。奴兒哈亦伴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金酋自焚死。隨攻白羊羊寨。白酋出降。被殺。北關相繼淪覆。自是連破開鐵。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暖兔炒花數十營。)按明史李化龍傳。萬曆二十二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秦寧。速把亥。其子把兔兒。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爲患。其年四月。把兔兒圍遼陽。朵顏小歹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事甫兩月。把兔兒與伯言兒等寇鎮武。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兒先至吳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一元定計。先擊把兔兒。伯言兒中流矢死。把兔兒被傷。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於是把兔小歹青卜言台周益相結。謀復前恥。化龍與一元嚴備之。一元又出塞搗巢有功。而把兔傷重竟死。遼塞饜服。詳具一元傳。化龍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小歹青悔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朵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卻之。歹青言旣信。化龍遂許其請。上疏曰。環遼皆敵也。迺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羅那林孛羅下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並牆圍獵。則刁斗聲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剿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兔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

馴服者。惟小歹青與長昂耳……據此則把兔炒花爲泰寧衛酋速把亥子弟。小歹青長昂爲朵顏衛酋。伯言兒爲福餘衛酋。宰賽乃伯言兒之子。是皆三衛夷酋。三衛傳僅見朵顏長昂。餘俱不見。而韃靼傳中見炒花宰賽歹青等名。亦不能辨孰爲三衛。孰爲韃靼。三衛諸酋中。伯言兒宰賽父子一死於李化龍軍之流矢。一爲清太祖所擒。此等大節目。俱不見三衛本傳。惟韃靼傳中見萬曆四十七年。大清兵滅宰賽。及北關金台什布羊古等。云云。明史外國傳之條理不清。事跡脫略。殊難使讀者明瞭。今因明人紀錄。書宰賽被執。爲理其頭緒如此。董一元傳。泰寧速把亥爲官軍所殺。其次子把兔兒常欲復讐。從父炒花及姑塔花大助之。據此則花大亦泰寧衛酋。爲把兔之姑塔。清修明史李化龍董一元各傳。敘三衛酋目甚清。然東華錄天命四年。卽萬曆四十七年。敘擒介賽事。作喀爾喀部貝勒介賽。又指爲蒙古而非三衛。清代係女真部族。與蒙古聲氣相近。所敘或當不謬。然明代屬夷。接觸亦甚密。何至誤舉宰賽之種族。明史三衛韃靼等傳。敘宰賽之所出。原不明瞭。似屬於蒙古。與清實錄相合。再考韃靼傳。虎兔墩者。亦曰插漢兒王子。元裔也。祖打來移。始駐牧宣塞外。俺答方強。懼爲所併。乃徙帳於遼。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薊西。四傳至虎兔墩。遂益盛。云云。然則萬曆間之福餘部。殆已爲韃靼族。故宰賽爲福餘裔之子。亦卽爲喀爾喀貝勒乎。

太祖滅葉赫。事關統一女真。在明南北關俱亡。三衛及蒙古。非受役屬。卽與聯合。邊氛泯成一片。更不能倖旦夕之安。邊患亟而遼餉增。遼餉增而民生蹙。民生蹙而流寇熾。當時揭竿內地者。若祖述明太祖。以救同種攘外夷爲標

轍。亦可自成大業。乃所促成者闖獻之徒。專以殘殺爲事。遂爲清一代毆除。斯時可謂中國無人。小有才能者。皆甘爲建州奴隸。否則束縛於亡明宗姓之下。必以興復一姓之業爲名義。於是井魚幕燕之中。尙有煬竈之姦。足掣忠義之肘。播遷南服。生氣奄然。特較清末之亡。尙有氣節可言。人物可數。不至一詔遜位。晏處市廛之故主。并無擁戴名號之人。則猶爲彼勝於此耳。今略述清實錄之覆滅北關。爲女真混一之結束。如下。

天命四年。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己巳。太祖征葉赫。金台石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諸貝勒圍西城。太祖圍東城。招金台石降。不從。攻城。城陷。兵民俱降。金台石攜妻及幼子。登所居高臺。圍之呼令速下。金台石曰。汝子四貝勒。吾妹所生。得相見聞其盟言。吾乃下。時四貝勒攻西城。召之至。不許與盟。但勸諭令下。金台石縱火自焚。不死。縊殺之。東城既破。西城布揚古及其弟布爾杭古願降。布揚古妹適大貝勒代善。其母爲代善外姑。來與大貝勒盟不殺。乃降。又縊殺之。而宥布爾杭古死。盡殺明助守葉赫之兵二千。及遊擊馬時柄。(明紀錄作馬時柵)葉赫之先。係蒙古國人。姓土默特。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因姓納喇。後遷於葉赫河岸建國。故名葉赫國。其始祖星根達爾漢。生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生濟爾噶尼。濟爾噶尼。生褚孔格。褚孔格生太杵。太杵生子二。長清佳努。次楊吉努。兄弟綏服葉赫諸部。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清佳努楊吉努。遂皆稱貝勒。明萬曆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受哈達國所賂金及玄狐黑貂。聽讒搆。以賜救賞。責爲名。誘清佳努楊吉努二貝勒至開原。繫漢壽亭侯廟中。並從兵三百皆殺之。清佳努子布寨。楊吉努子納林布祿。各繼其父爲貝勒。成梁率兵征之。取其杜喀尼牙罕二寨。

士卒被傷者衆。成梁收兵還。萬曆十六年。成梁又率兵圍納林布祿弟金台石。布寨子布揚古。嗣爲貝勒。至是乃亡。按此與舊歷引明人敘李成梁征北關事。微有出入。

通紀輯要。三帥輿尸之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外逃者。御史楊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陳王庭亦極論楊鎬。李如柏喪師失地之罪。張鎰曰。杜松廉勇。久著行陣。有古名將風。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其師。而如柏偵知。令人於關上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害。卽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柏伴與松酒。并送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柏早已置奸人。爲松嚮導。誘其暗入奸伏。蓋奴之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示遠。選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嚮導所誘。如柏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死賊。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柏同謀計陷。壞此長城耳。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李維翰之於撫順。紅旗催戰。總兵張承胤。願叩門一見而不得。倉卒赴敵。陷陣以死。俱難免首事之誅。如柏雖先雉經。仍當跪斬。以謝三韓。按張鎰是時爲司業。卽疏請京營簡選鋒三千。壯熊廷弼之行者。同時聞見。當可信。又黃道周博物院彙。亦論此時事。從信錄采入錄中。不復著黃氏之名。其論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閔牆引外寇自殲。二奴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於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割。而奴酋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人爲肉而我覆爲俎。幾是哉。原海西密邇開鐵。爲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遼。稱制奴。

上策。而竟窮焉皆覆。爲開鐵續。誰賊厲階。一蹶不振。悲夫。

博物典彙建夷考。己未冬。薊人咸云。奴酋苦饑。一日啜粥二盃。識者曰。實者虛之。此未可信。薊人亦以酋乏食爲喜。迨劉總戎破酋寨。五穀滿園。困。奴酋狡詐。諸事類此。按石齋此說。自可信。但己未當是戊午。戊午爲萬曆四十六年。太祖正銳。意征明。而謀之極秘。觀東華錄。言伐木治攻具。恐爲通事等所見。竟作諸貝勒馬廐。其藏機不露之妙。正與此揚言乏食。手腕相符。劉總戎卽劉綎。曾深入破數寨。故發見其困穀。自後明無搗巢之兵矣。事在己未春三月。綎已敗死。故詭云乏食。必在戊午之冬。劉師深入。破寨見穀。可知兵鋒實銳。高汝斌所謂綎直擣奴巢。奴號泣震天。幾已成功。其詞或稍加甚。至謂如柏一軍。若賈勇前進。爲綎之援。成功可必。則非虛語也。張館之論杜松。高汝斌之論劉綎。合觀當日之事。使有調度如法之經略。應援相接之各軍。何遽不若成化初之破李滿住。萬曆初之滅王杲阿台。神宗旣已倦勤。方從哲又爲獨相。君臣昏憤。選將而得楊鎬。籌餉而望民捐。敵我兩盲。惟知促戰。使清太祖得創業之機會。此則所謂天也。後此熹宗繼立。童昏尤甚。客魏主政。綱紀蕩然。袁崇煥雖忍爲魏奄立生祠。亦不能合魏之意。此則所謂天之所廢。盡力爲新主驅除矣。若以人事之常例言之。則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明末遼之列帝。非清太祖太宗之敵。但二百餘年之共主。豈無積重之勢。必有特殊之機會。乃能取而代之。關君姦相。權閹流寇。門戶朋黨。皆特殊之機會也。

從信錄。上聞報。命李懷信剋期赴遼。曾經略獲奸細賈朝輔。悉賊攻北關及遼瀋本謀。奴兒哈亦連破開鐵。則兵益

強。生擒宰賽。鈐制煖兔炒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跡遼瀋直几上肉耳。上以遼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予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遏其深入。

通紀輯要。九月。經略熊廷弼疏言。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由是挑濠築垣。借水爲險。人始有同志。(後袁應泰變其法。以兵二萬守遼陽。而分兵五萬。與賀世賢守瀋陽。孤懸斗絕。及奴攻遼陽。世賢歛兵不應。應泰竟以城殉。甚爲可惜。)按此注未必然。明年廷弼卽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非以遼陽之退。爲可久也。

從信錄。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爲質。且連煖兔諸營。請持諭帖。激炒花虎愁。啖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上允部議。釋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遼左爲甚。經略特斬遊擊陳倫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爲防。巡撫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而少詹事徐光啓。以事多掣肘。疏請上裁。不報。按熊經略守遼陽。已見上通紀輯要文。周永春之欲倚炒花虎愁禦太祖。當時爲王象乾。王化貞。姚宗文輩之傳襲妙策。永春。明史與李維翰皆附楊鎬傳。僅各三四行。自代維翰爲遼東巡撫後。但云值喪敗之後。佐經略調度軍食。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天啓初。言官追論開原失陷罪。遣戍。於其事實一字不道。熊廷弼爲遼人所崇拜。清歷代皆尊信之。故廷弼本傳。尙有氣概。足見其爲人。可取以參考當時。

事實。

博物典彙附錄史氏曰。語有云。爲虺弗摧。爲蛇若何。奴兒哈亦本一孤雛。驟假名號。及併南關旁嘯。邊吏不聲討。竟棄新疆益之。廣墾爭車。寔有欲炙之色。復狃甘言弛備。以及潰裂。抑已疎矣。然建州彈丸地。向虛口清撫之糧。曾無廣屯厚儲。清撫既下不爲守。知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蒼殘壘。爲三覆困之。時以輕騎擾彼耕牧。計可坐制死命。而銳語出塞。自取輿尸。搏虎於岫。佐鬪於穴。幾若此而不斃者。凡兵莫神於間。莫巧於顛倒饑飽勞逸以爲用。而我早漏師期。深入重險。棄輜重穹粟以資敵。敵兼此數者。勢始日張。因并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並困。宜遼瀋之爲開鐵續也。善師者鼓之以膽。而運之以略。敵銳能挫之。敵驕能忍之。轉敵之權而陰握其全勝。不啻與端肅爭烈矣。

按此論指楊鎬之失事而言。遼事宜逐步進逼。不宜浪戰取快。能襄愍正同此意。而牽制於王化貞。孤注再擲。遼瀋果爲開鐵之續。在清代言之。可云天命有歸。在歷史觀之。豈非人爲之自毀乎。

徐光啓以天文算學。農田水利。著稱於世。而在此時。則以遼事方急。一請使朝鮮宣諭。再請練兵自效。(明史本傳。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效。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啓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未幾。熹宗卽位。光啓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旣而以疾歸。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從信錄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復奏練軍事略云。臣練兵巡歷已周。謹陳事勢兵情。乞飭該部酌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二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

力俱無上等。略能荷戈者二千。并可充廝養者不過四千。其真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旣驗閱三營火銃器械。督營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透曉陣法諸將。教營軍演操方圓曲直衝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略也。總之征調之人。習於兵革。招募之人。有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僉派之兵。類多老弱。悉應退回。祇緣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恐效尤者衆。未敢遽遣。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乃有大段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以拊循。便無攜志。召募來者。旣受安家。更給厚餉。卽教習調遣。遠近久暫。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獨異是。職初簡選將畢。見有陝西河南兵告乞移文。速發贍家銀兩者。迨後日多一日。叩其因由。皆言應役之初。所奉批照諭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援遼。又以二年限滿。卽另報更替。一年之外。仍再給贍家月糧銀六兩。職聞之不覺喟然而歎。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替之約。卽人日日只盼瓜期之至。亦隱力藏功。惟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督責訓練。旣有成績。而及期代去。職等兩年勞績。盡付東流矣。卽欲強之使留。乃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糧六斗。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及於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於加編新餉。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卽於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怨思。居者仳離。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三營盡多老弱。且皆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若許之更番。則來代者旣須例給安家銀兩。又須通新教習。於費更多。於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銀兩。歲不可少。而其人愁怨愈深。轉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



止是誘之使來。自此以後。可將更替安家二議。徑自寢閣。置之不理。月餉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職所敢任也。伏乞皇上卽勅本部。將職奏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飭分力可爲繼。情可爲安。勢可爲久。或有未安。不嫌改絃易轍。以求至當。職攝官承乏。庶得藉手以報上命矣。云云。明時兵役。征調召募。僉派三法並用。今北京之陝西。卷四川營等地名。當卽其時征調僉派而來之遺蹟。徐光啓傳不載此疏。但言列上十議。未知此亦十議之一否。徐之經世實學。無所不通。無不實事求是。今之學子。溯幾何原本之由來。讀泰西水法農政全書之美富。不知用新法練兵。仿造西洋火器。亦皆自光啓發之。其後寧遠之役。大創清太祖。正用大礮制勝。當卽光啓所言之效。光啓上海徐家匯人。因學西學而信西教。爲天主教入華之始導者。以學問言。可云深切世用矣。當時能探西國之長。西國學者亦未必及其通博。今則學人多親學於外國學校者。求如徐文定其人。不易得也。

既而太祖之力日益厚。明之釁日益多。萬曆之末。明神宗以好畜貨財。惡聞政事。斲喪國脈。太祖已建號改年。以乘此時會矣。顧明任事。猶有才臣。赴敵尤多烈士。楊鎬敗後。禦邊未嘗無策。未幾。明神宗崩。子光宗嗣位。正以遺詔稍革前弊。一再發帑金犒邊。盡罷天下礦稅。起建言得罪諸臣。乃在位僅一月。又崩。光宗子熹宗。以下愚之質。當童稚之年。宦官宮妾。盜主神器。荼毒廷臣。戕賊邊帥。其間皆太祖侈言受命之日。主器之君。無理可喻。效忠之士。無術自全。是爲天與。叛降屢收貳心之將。間諜直達柄國之閭。是謂人歸。太祖率父子之兵。指臂相使。以與黨派橫牽權奸內掣之。明將

帥遇。以故所向有功。明之士大夫。不以君主無道而棄其職責。明廷則務斬刈之。以延敵。阻太祖之前進者。有一熊廷弼。爲黨論反覆攻訐。而首領不保。旋又有袁崇煥踵之。太祖末年。爲崇煥一挫。不久卽發病以歿。或言與崇煥戰時受傷而致此云。自天命四年大勝明兵後。在遼節節進取。得一要地。輒久駐以爲翦明之根據。一洗入邊剽掠過而不留之習。天命六年。破瀋陽遼陽。遂入遼陽城。久居之。七年。於遼陽城外築城。建宮室。遷焉。命曰東京。十年。又以瀋陽形勢。擾明邊。攻蒙古制朝鮮皆便。徙居之。十一年正月。攻寧遠。敗還。以爲生平大創。是年七月疽發背。八月庚戌崩。壽六十八。生十五子。第八子黃台吉嗣。是爲太宗。陵廟尊諡。均詳清紀錄。

明神宗本紀二十四年七月乙酉。始遣中官開礦於畿內。未幾。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陝西悉令開採。以中官領之。羣臣屢諫不聽。十月乙酉。始命中官權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羣臣屢諫不聽。按以後礦監稅監激變。紀不絕書。內外交章請罷礦稅諸監。無一見聽。二十九年以往。紀所書。如法司請熱審。不報。吏部奏天下郡守闕員。不報。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羣臣伏文華門疏請修舉實政。降旨切責。大學士請補六部大僚。不報。又其時辭職各官。亦無報允之日。遂紛紛自去。言官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聽其自去。不報。旣而京朝大官尙書都御史以下。紛紛封印自去。或拜疏自去。四十年四月。南京各道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之憂。不報。鎮撫司缺官。獄囚久繫多死。大學士等以請。不報。至四十七年。楊鐸喪師以後。百官伏闕請視朝行政。不報。其惡聞政事如此。礦稅權稅中官肆毒。宦官陳增陳奉高淮梁永楊榮諸傳。所載

稅監之名。權稅之地。紛如牛毛。又有鹽監珠監各中使。大璫小監。縱橫釋駟。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入公帑者不及什一。天下蕭然。生靈塗炭。或稱奉密旨。搜索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之家無數。殺人莫敢問。掘墳墓取墓中物。奉命括進內庫。御史請停開掘。不報。稅監之黨。直入民家。奸淫婦女。大學士沈一貫言。陳奉入禁。始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問。稅監劾撫按守令。朝上夕下。立加重譴。疆臣或言官劾諸監。一切不問。其詳在諸奄傳中。不能備舉。三十八年。以軍乏餉。諭廷臣陳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自東事之亟。遼師乏餉。有司請發各省稅銀。不報。楊鎬敗後。廷臣伏文華門。請發章奏及增兵發餉。不報。兵事愈棘。連年疊加天下田賦。喪師蹙地。朝廷反因以爲利。試舉御史張鈞。四十八年疏文。頗見當時大略。疏言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之請。叫關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云云。其好畜貨財如此。

從信錄。萬曆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亦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夷數報。伯要兒炒花等與奴酋敵血。約虜從三岔河進東。截漕船。奴酋從清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間。（通紀輯要。四十八年三月。兵科薛鳳韶劾劉國縉。所招遼鎮新兵全伍脫逃。請治其罪。）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闖賊擾。本兵得報。張皇。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僉謂兵占。已而奴酋竟寂然。注出建夷考。四月。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幽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炒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請添兵廣寧。已又諜

奴酋糾伯要兒歹青等營入犯。及收江夷爲用。竄海道。經略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深入。佯誘睥睨河西。徐圖乘敵。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詬侮無狀。詔令改贊畫爲監軍。并添設金復道。刻期赴遼。注建夷考。按東華錄。介賽與二子俱留我國。恐彼所有人民畜產。盡爲族中昆弟侵奪之程序。已先見於上年天命四年末。諭諸貝勒曰。介賽與二子俱留我國。恐彼所有人民畜產。盡爲族中昆弟侵奪。可令其二子更番往來。一子在彼。保守人民畜產。一子在此侍父。若宰賽歸期。俟與喀爾喀貝勒同征。明得廣寧之後。再酌之可也。於是賜介賽子克石克圖貂裘貂襖朝衣狍狍裘及靴帽帶鞍馬。令還。又五年三月己卯朔。釋扎魯特部貝勒色本還。色本爲書自誓。永不負恩。對天焚之。上賜色本蟒衣狍狍裘及冠帶袍鞍馬。遣之。色本與宰賽卽介賽。同時爲太祖陣獲者。見天命四年東華錄。此時釋往會兵。殆卽與宰賽之子。並起宰賽所部以擾明乎。又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略閱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卻之。上特發問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援兵踵遁。嚴檄招撫。閣臣方從哲疏曰。昨蒙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並令該部速催。仰見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爲推補。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之門者何異哉。按是時以邊患熾。而始補兩邊缺官。其職掌補官之吏部。尙缺而有待籲請。充神宗之意。不理一事。不設一官。但取民脂民膏。積之內庫。於願已畢。真亡國之主也。遼鎮新兵全逃。四鎮援兵踵遁。無餉何以養兵。國家不能養兵。又無以弭寇。於是外寇之誘脅。內寇之嘯聚。

皆趨之如水就下矣。內寇之雄。僅得闔獻。安得不亡國而兼易種哉。

又七月二十一日酉時。帝崩。司禮監傳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現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此在未即位并未傳哀詔以前。先下此急諭。可知礦稅之病國。深入光宗之心矣。迨下遺詔。則云。郊廟弗躬。朝講稀御。封章多滯。僚采半空。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促。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又云。內閣輔臣。亟爲簡任。貳卿大寮。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絀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權稅。並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放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加恤錄等語。卽日又傳令旨。發銀百萬兩。星夜解赴九邊。越數日又發百萬。此皆似能幹蠶者。一月而崩。熹宗之立。適爲乳媪奄人。作殺人禍國之傀儡。清太祖太宗之得天。豈待言哉。崇禎之亡。乃代父兄受禍。其才又不足大挽前世之失。故明之亡。非甚屈。而清之興實至倖也。

通紀輯要八月泰昌元年。(光宗本定。適年改元泰昌。乃即位一月而崩。熹宗又立於同一年中。遂以明年爲天啓元年。而自本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以存一代年號。)御史舒榮都言。獻治安策三字。二字在廷臣。曰虛公。一字在皇上。曰嚴。大都謂遼事初興。起楊鎬於田間。而以李如柏佐之。非爲戰也。大無戰情。彌縫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

可以告人。各路之傳宣。似有心於賣國。鄭之范察處縣令。蚤緣入遼。虐修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紹於贊畫。糜餉十有餘萬。一朝逃脫。宜乘此時一大創。以洗從來積玩。不報。鄭之范。東華錄作鄭之範。天命四年（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克開原時。有推官鄭之範。城破先遁。得脫之文。通紀輯要。天啓二年。定李維翰鄭之范梟斬如律。注。法司審維翰。金玉其表。胸中全無甲兵。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知。奴以互市爲機殼。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猝。彼方屠城。而紅旗一催。二三萬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割胸。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尙忍言哉。鄭之范視危遼爲金穴。倚署道爲壘斷。卽攫取官幣一節。賊私狼籍。如強胡壓境。防守預備。置而不講者。其開門而揖盜。策馬以疾奔。逃之首罪之魁也。犬豕不食其餘矣。（清國史館修養性傳。先世爲滿洲。居修佳。以地爲氏。因業商遷撫順。天命初。見太祖功德日盛。傾心輸款。爲明所覺。置之獄。潛出來歸。賜尙宗室女。號曰西屋裏額駙。封三等男。云云。不言鶴年被虐。亦不言因以陷開原。及與鄭之範有涉事。得明紀錄補之。乃知被汚吏所迫。在清則云傾心功德矣。）

又以袁應泰爲遼東巡撫代周永春。

又九月。（時熹宗已卽位）奴酋入撫順大掠。御史馮三元劾經略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有旨會議。廷弼疏請罷斥。勘問。科臣楊璉疏言。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持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今臣爲廷弼有二策。廣收羣策。勉圖後功。以報君父。是一策也。繳還上方。席藁待罪。

求賢速代。請旨上裁。又一策也。總之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做近來頑鈍行選。既不認錯。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國家。疏入報聞。按楊後以受奄禍得大名。此疏看似透關。實調停黨派。不純爲國家利害計。熊之籌遠。爲清代傳世所服膺。清修明史熊本傳。及御批通鑑輯覽。頗表熊功。反勝當時士大夫之抑揚吞吐。總之熊自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自是把握在我之策。亡國之大夫。好倚賴。好傲倖。欲不問我之守禦實力。但用利誘不可知之西虜。與恃情熟線索。通生性悖逆之叛將。冀成意外之功。張鶴鳴王象乾輩。與王化貞成一邱之貉。事後方知主張浪戰之債事。當時則覺鶴鳴象乾化貞等。皆非安心賣國之人。不敢分左右袒。以專主廷弼之說。其實主廷弼卽利緩而無害。否則勝在倖傲而敗乃不可救。論熊之功罪者。不知求立於不敗之地。則宜其鶴突無主。動以私人出處之義爲言。反以國事疆寄爲兒戲也。

又遼將李光榮馮大梁報。東虜從會安堡連刀灣分路入犯瀋陽。勢甚危急。事聞。上命本兵。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添設兵部侍郎。會議具奏。御史張修德奏劾經略熊廷弼。科臣王繼會議經略去留。因奏言崔景榮張鶴鳴袁應泰可用。廷弼奉旨解任。回籍聽勘。按崔景榮固正人。未試於遼。亦不見其債事。張鶴鳴偏信王化貞。債事矣。然。年死節。固亦君子之林。袁應泰用違其才。致失遼瀋。以身殉焉。明之權奄姦相。爲禍極烈。而正人君子之多。遠勝清代。此廉恥節概有與無之別也。明君臣之是非。所顛倒者少數人。而公論自在天下。清歷代之家法。先顛倒公論。使以廟堂之是非爲是非。故明之可以亡者數世。而人才不絕。爲支柱危局者極多。國破君亡。猶擁朱姓之裔。崛起甚

久而後滅。清一有亡。輒土崩瓦解。無一支柱之人。然則培國脈者。先振士氣。不得不以清爲覆車之鑒矣。十月。遼將敗奴於灰山。以袁應泰代廷弼經略。十一月。經略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錢糧器械。一一交代有數。並言自丁家泊斬捕而炒花不入犯。自長勇台撫而暖兔不復交通。去秋九月。奴言欲犯遼陽。自瀋奉修兵備而奴返老寨。諸夷子返新寨。合力拒守。其大略也。臣與諸將密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營於撫順城外。環以木城。對賊相持。別遣毛浙各兵出寬奠。川土各兵出清河。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一應軍中所需。祕辦已具。新經略到遼陽。臣細與之言。此方略之交代也。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劫着。幸聽臣言。無輒催促也。廟堂不知軍情。第憑塘報。去冬春冰雪賊緩。輒閔然言師老。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戰字。比見臣收拾纔定。而愀然又復閔然。急急責戰矣。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閔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此下有脫文。詳本傳語氣。當云地方事當聽地方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此後議論不省。文墨不寬。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臣爲國家慮也。南御史李希孔糾論姚宗文閱視奸狀。科臣毛士龍科臣方震孺王允成各疏劾宗文。

黃氏建夷考論曰。方奴酋長驅開鐵。兵不血刃。卽蚩尤用兵無以過。而竟徘徊歲餘。不敢越遼瀋尺步。何哉。凡兵以氣勝。始吾敗軍之餘。不可復鼓。奴酋得折筭立下。及氣久漸定。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惟養吾全力而操縱於飢飽勞逸。蹙之以漸。計彼銳易折。而驕亦可乘。叢爾一隅。自將坐困。而無如戰守茫無成畫也。戰而失。則以不能守。



爲戰罪。守而廩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爲守罪。千人輿瓢可若何。語亦有云。誰爲手打賊者。今策奴酋。無以口打賊則善矣。按石齋此論。正此時事。所云長驅開鐵後。歲餘未越遼瀋者。卽熊廷弼任經略之歲餘時日也。所云氣久漸定者。孰定之。廷弼定之也。清修明史及御批通鑑輯覽。頗足取證。史本傳云。代鎬經略。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旣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尙方劍。重其權。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官李如楨。以李懷信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布瀋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挑精銳者爲遊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勦。疏入。帝從之。廷弼之初抵遼也。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懼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我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迹。廷弼祭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復固。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卽持守邊議。至是。主守

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年五月。我大清兵略地花嶺。六月。略王大人屯。八月。略蒲河。將士失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亦有斬獲。而給事中姚宗文騰謗於朝。廷弼遂不安其位。云云。石齋所論。與熊意吻合。閻鳴泰姚宗文。後皆入閣黨。氣久漸定之說。得廷弼則定。廷弼去則遼瀋亡。愈久則氣又不定。此可知將材之關係大矣。廷弼在第一次任經略時。尙能爲小人攻訐而去。未去則猶儼然經略之職權也。至再出而并奪其權以殉黨。懷見者。正亦不盡如姚宗文輩無忌憚之小人。明之亡。門戶黨派亦爲一大關鍵。廷弼以排東林攻道學爲同時所忌。東林道學。皆所謂門戶黨派也。石齋主張與廷弼同。而初不訟言廷弼之功。其亦猶爲門戶之見所錮歟。斯時魏奄尙未大露頭角。正人猶得保首領。廷弼之再出。則傳首九邊之罪。不可追矣。明史傳文但將奴會等字刪去。萬不可刪者。改作敵字。玩文氣可知。

通紀輯要。天啓元年二月。遼東總兵賀世賢。收納降夷二次。李光榮報聞。兵科蕭基疏言。夷謀叵測。有五可慮。楊鎬李如璘論死。東夷大舉入寇。深入虎皮驛。瀋陽消息不通。首騎先哨。將近遼陽。河西兵半撤東赴。西虜打喇漢塞令等近邊任牧。乘遼挾賞。事聞。朝廷大震。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隨上熊廷弼功罪。因言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上從之。有及時起用之旨。(廷弼任事纔十餘月。遼陽之頽城如新。喪膽之心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鎮。童蒙入遼。官民士庶遮道代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功不小。第其性甚急切。刻期奏報。鄉紳青衿。役無割免。又相打各弁。斥逐諸臣。是以流言蔽

邦形容過實耳。若勝心所激。屢致疏辨。終成詈罵。實乖大臣之體。廷弼功在存遼。罪在任性。噫。兩言蔽之。按本傳時連章劾廷弼。以與姚宗文劉國縉相應和者。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廷弼即請三人往勸。帝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漣等。力言不可。乃改命童蒙。童蒙後亦以爲魏奄建生祠入奄黨。而在此時。則尙未泯公道。時議右廷弼者。亦無不以廷弼任性爲罪。當時若不任性。又於邊事何益。在廷弼憤無可紓。反不如傳首陳尸。以謝天下。至魏忠賢矯旨追賊。姻族之家俱破。長子兆珪自剄。妻婢去衣受撻。皆可謂忠臣義士應得之報耳。崇禎改元以後。僅免追賊。尙久而後許其歸葬。卽此一端。豈足以振勵人才。爲父兄挽已頽之運者哉。

三月。上命褒遼左陣亡諸將劉綎等。賜諡立祠。文臣潘宗顏等。贈蔭亦各有差。奴酋十一日犯奉集堡。監軍道高。出與參將張名世。櫻城固守。發滅虜礮擊之。尋遁去。十二日。奴攻瀋陽。按臣張鈐先下令。遷降夷城外。賀世賢不從。將士憑城而守。虜驅土填塹。我兵城上發礮。裝藥卽噴。賊遂蜂擁邊濠。世功戰歿。(尤世功)世賢率其屬西奔。瀋陽遂陷。東夷攻克瀋陽。遼鎮益危。上命會議目前防禦。應急長策。並趣輔臣劉一燝。餉務尙書李汝華。急出視事。總兵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備瀋奉之衝。虜突至。殺策。仲揆大戰於河上。斬虜二千餘。裨將周敦吉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乃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戚金張名世統之。陣河南。兵旣渡。營陣未就。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擊。斬賊二三千人。賊卻復前。如是者三。後虜至益衆。諸軍饑疲。仲揆揮短兵親斬虜十七人。中弩死。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周世祿從西北潰圍出。鄧起龍等奪橋南奔。走入浙營。

賊追及圍之數重。浙兵以火器擊之。賊死甚衆。火器盡。復接戰。良久乃敗。大將裨將一時盡沒。

起用原任兵部侍郎熊廷弼。命地方官敦趣。卽日就道。並催升尙書許弘綱。侍郎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疾趨任事。奴犯遼東。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銓。監軍副使崔儒秀。何廷魁等。死之。十八日。奴渡渾河。十九日。至四里鋪。袁應泰督催總兵尤世祿等。領兵拒敵。斯時遼陽士民等皆曰。開鐵以不戰而潰。今欲守遼。必須力戰。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應泰軍容劍佩。從東門出。引大兵渡河。設伏迎擊。留川土兵守城下。夜宿城東北春花樓。各道有傳令箭。撤所使兵者。於是賊徑渡太子河。二十一日。賊衆擁礮車過河。在東山結一大營。官兵陣於東城外。應泰捧尙方劍。趣諸將以下驍勇敢戰者。人各加一級。自南門相對發放火器。我兵不支。經臣急送入城。先是朱萬良以不救瀋陽當斬。萬良乞贖罪自效。寧死於敵。是時遂深入敵陣而死。應泰夜宿軍中。二十二日昧爽。傳令城中散米晨炊。給戰士賞。令壯士開西門傳餐。人摩肩出。賊突犯其前。應泰亟從東門馳入。督虎旅軍持赤挺撲退。扁城門如故。俄而賊又從西北隅拔門洩水。官軍夾濠對擊。喊聲震天。以火箭燒茅屋。賊不能立。乃解。賊結營東南。堅壁無動。第掠輜重糧食。爲久駐困城計。我兵欲與戰。奴遂以騎兵攻東門。應泰趨東樓。指示擊卻之。又以步兵攻小西門。列挨牌河西岸。縛草人於牌前。令二人從後推之逼城。以竭我兵力。是時日已晡。乃出各監軍。催督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驥從小南門突圍。被賊斫射落水。扶傷而起。城上土兵大驚亂。至二十三日。韃賊東西兩處夾攻甚急。張銓偕守道何廷魁。向應太慷慨矢死。應太曰。太不才。微尙方寵靈。固誓身死。巡撫無闔外專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西河計。太死且

不朽。張銓曰。銓血性男子。盡節急公。不敢後人。死輕鴻毛。而敢污腥血耶。各門併攻益急。火器已窘。小西門火起。遂有開門應者。城內大亂。應太知事不可爲。身佩印劍。引刀自裁。按臣張銓罵賊不屈死。監軍何廷魁沈妾六於井。以身繼之。崔儒秀自縊。遼遂亡。按張銓在明史忠義傳云。寇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據此有罵賊不屈事。則非未入賊手而先自經也。其罵賊不屈詳情。見陳繼儒張忠烈公傳云。入署。叛賊李永芳曉來伏謁。搏頰謝無狀。公曰。汝爲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賊取公去。永芳扶公並轡行。且說降。公自投於地。面傷焉。公見賊挺立於庭。左右抑之拜。公曰。我豈繡憲臣。肯爲犬羊屈膝耶。戟手瞋目大詬罵。且有力。擊人輒披靡。賊怒。掉公出。復呼回。爲撫慰者再三。又挺刃脅公。公引頸以待。賊誘曰。縱汝歸。公曰。我以死爲歸耳。奴知不能奪。送之輿。卻與送之騎。卻騎。仍令鋼之公署中。父老諸生泣而隨之。告永芳曰。幸遇張忠烈公厲聲曰。汝等好百姓。乃爲好男子索命賊手乎。友誼向闕拜者八。向家拜者四。遙謝君父畢。遂自經。賊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遣永芳斂而瘞之。建祠於北門外之演武場。流人鄭良弼祖天弼杜時降。自遼歸。日擊其狀如此。撫按核確奏聞。然則自經爲確。而所罵之賊。則爲清諱。刪之。何廷魁傳懷印。率其妾高氏。念氏投井死。婢僕從死者六人。則亦非六妾。

遼城既亡。賊入城。令李永芳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又於東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慘辱。多縊死者。又遣叛將金玉河。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曠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者。羣擊殺之。四月。命修山海城。時議以城脆薄。無郭無池。計難持。

守於城內。幫厚舊城之半。城外築郭以護。郭外里許。自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引海水入注。置聯橋於上。緩則設。而急則撤。以大木爲鹿角柵。聯置兩岸。建鋪窩。潛具火礮。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云。叛臣黃衣伏誅。衣廣寧人。原任通判。收糧於遼。遼陷不死。逆芳引以見奴。奴衣以大紅蟒衣。招搖過市。焚惑羣聽。欲舉西河之地。拱手授賊。撫臣捕之。梟於市。逮原任監軍高。出下詔獄。遼陽既陷。出攜僕逃海州。海州城空。三岔河爲賊所據。復逃蓋州。登度登萊。具揭言。不如棄河西。以全力守山海。御史劉廷宣劾之曰。棄廣寧卽棄山海。棄山海卽棄薊鎮。一惑此言。天下事去矣。上命錦衣衛逮繫於獄。東虜既克長安堡。遼陽大兵奔潰。三岔一路。烽火斷絕。上命嚴防西虜。（張新詔曰。遼自有事以來。徵兵徵餉。幾徧海內。主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急。其實奴急而我不急也。逆奴精於用兵。陷我城堡。勾連西虜。捷同應響。瀋陽陷而遼陽亡。長安堡破而三岔河梗。東夷西虜。已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可顧。山海以東。岌乎恐非我國家所有也。）遼撫薛國用以病免。命王化貞代之。贈恤遼陽死事諸臣。磔通奴叛人劉保於市。五月。降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各二級。調外。削姚宗文籍爲民。上以四人皆以疏參廷弼。致陷遼陽也。六月。熊廷弼既蒙復召。乃上疏乞嚴飭中外臣工。各換肺腸。盡心實意。憂國籌邊。早圖恢復。並保繫臣高出錄用。上優詔答之。命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賜祠額。劉綎。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上遣御史方震孺。費金幣出關。賞資收恤將士官兵。七月。加熊廷弼爲兵部尙書。經略遼東。賜敕書尙方劍。副總兵以下。

先斬後奏。發帑以佐軍餉。並賜一品服色。加賚銀幣。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堂上官陪餞。隨行將領各軍。咸賜銀幣。於七月十三日。起行出關。經略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并請傳國以原官駐札廣寧理糧餉。從之。以兵部尚書王象乾出鎮薊遼。撫馭西虜。發帑金十萬以佐軍需。賜坐蟒銀幣。設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

按王象乾爲新城人。卽王漁洋之伯祖。明史稿有傳。而史削之。漁洋池北偶談。詳言當時史館定藁始末。迨正史出卒無傳。史藁傳敘此事。謂造膝密陳。語秘不可得聞。蓋卽賄結西虜。欲坐制建州。爲王化貞張鶴鳴輩所倚恃。以爲齟齬。熊廷弼之資藉而已。象乾與化貞俱山東人。廷弼江西人。山東人歧視南人。觀漁洋之右尹旻而排尹直。可見地域之見。當時頗著。又廷弼詆毀東林道學。聲氣不同。門戶之見亦有之。史稿有象乾傳而諱此一事。明史并去象乾傳。或亦仍此意耳。明史王洽傳。敘愍帝幸平臺。詢插漢款戰事云。詳見象乾宗衡傳。則明史初亦難存象乾傳也。議插漢時。王象乾主款。張宗衡主戰。後卒如宗衡言。詳見明史韃靼傳。又明史亦無張宗衡傳。而於王洽傳言宗衡自有傳。又於忠義張振秀傳。言振秀臨清人。崇禎十五年。臨清陷。振秀與在籍侍郎張宗衡等皆死之。亦言宗衡自有傳。兩稱有傳。而卒無傳。以宗衡料敵之明。死節之果。豈應無傳。卽以史書論。屢言其人有傳而終脫之。豈非疏舛。清一代以明史爲欽定。學者務諛頌之。欲駕乎二十三史之上。何其誣也。孫鑰傳。鑰自有傳。亦無傳。忠義張紹登傳。附張國勛傳。又於後二卷忠義譚吉臣傳。附張國勳傳。仍卽一人。此皆明史之舛。學者譏元史有重複之傳。又誤稱明太祖爲賊兵。以視明史。稱大清兵時亦仍稱建州。重傳及脫漏之傳。不止一二。相較又何如也。

八月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標下練兵游擊毛文龍。率兵恢復鎮江。擒各島僞官。並斬獲叛黨首級。金復海蓋。承風響應。詔授文龍參將。駐鎮江。聯合進取。奴襲金州。奴聞我聯絡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也。是以發兵擊之。以絕我往來之路。九月鎮江復陷。毛文龍逃入朝鮮。奴圍鐵山。經略熊廷弼奏言。三方控制。有名無實。於遼無益。不徒無益而又危之。廷弼意在慎重。謀襲蓋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馬。督責鎮道。勵兵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守而後戰也。王化貞意在乘機。故謂襲蓋之謀。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或可勉圖。不欲守而欲戰也。戰守二意。經撫互各有主。水火之勢成。而遼事決裂矣。按經撫水火。當參觀熊廷弼本傳。乃較詳盡。

十月大逆修養真伏誅。按修養真。清國史忠義傳作修養正。遼東人。其先爲滿州。世居修佳。以地爲氏。祖達爾哈齊。以貿易寓居開原。繼遷撫順。遂家焉。天命初。有從弟修養性。輸誠太祖。於是大軍征明克撫順。修養正遂挈家併族屬來歸。隸漢軍。六年。從征遼陽。以功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奉命駐守朝鮮界之鎮江城。時城守中軍陳良策。潛通明將毛文龍。詐令謀者稱兵至。各堡皆呼譟。城中大驚。良策乘亂據城叛。修養正被執不屈死之。云云。此卽八月間毛文龍恢復鎮江。所擒之各島僞官也。至此始正法耳。此書大逆。彼傳忠義。易代之際。褒貶顧足問哉。清世欽定之逆臣傳視此矣。（東華錄亦作修養真）

天啓二年正月。撫臣王化貞將渡河攻奴。遣發標兵。部署諸將。以高出守鎮武。胡嘉棟守盤山。杜學伸以車爲守。劉



徵以騎爲戰。康熙乾左輔出沒柳河。以牽制奴。西虜步騎近萬。精銳者三千。遣同知萬有孚監其軍。俟奴一渡。卽直搗黃泥窪。經臣兵直至杜家屯。又恐柳河兵單薄。復益車兵步兵。預置河上。以爲聯絡。以周守濂哨卒過河誘之。各道以誘其來非計也。遂。按此文當參合熊廷弼傳讀之。經臣之兵。由撫臣節制調遣如此大部署。各道以爲非計卽止。巡撫能令行經略。而不能令行各道也。廷弼一疏論。則以爲盛氣失節。未幾傳首九邊。家破子殉。累及族戚。化貞猶閱十年而後誅。門戶之禍。一至於此。原注附江秉謙論。明史江秉謙傳原文較詳盡。不復錄。

兵部尙書張鶴鳴。自請行邊視師。加太子太傅。蟒玉尙方劍。便宜行事。奴酋率兵五萬渡河。直抵西平堡。守將羅一貫堅守一日夜。我兵礮擊。殺賊六七千人。賊失利解圍。復犯振武。撫臣用孫得功爲先鋒。劉渠爲主帥。陣將交。得功退後。推渠富先。未及戰。得功帥衆先奔。渠兵見前師奔。隨而潰。渠略陣。馬蹶被殺。祁秉忠中矢死。得功降奴。李永芳復還取西平。城陷。一貫自刎。(西平不破。奴決不敢越六十四里而趨鎮武。今鎮武兵盡撤以趨利。前屯一帶。又無兵卒。奴且人無人之境矣。此一役也。遼陽官舍孟朝勳王朝玉等。一夕降奴者九人。奴因以知我虛實。敢大舉入也。)按孫得功李永芳。皆見清貳臣傳。得功傳云。遼東人。初爲明廣寧巡撫王化貞中軍遊擊。天啓元年。瀋陽遼陽失守。化貞率兵十餘萬駐廣寧。明年正月。我太祖高皇帝統師圍西平堡。化貞令得功同總兵劉渠等赴援。未至而西平已潰。副將羅一貫死焉。渠與總兵祁秉忠。副將劉徵。參將黑雲鶴。遊擊李茂春張明光。迎戰於平洋橋堡。皆歿於陣。化貞素任得功爲心腹。而得功已輸款本朝。還言兵已薄城。城中大亂。化貞從廣寧踉蹌走大凌河。得功遂

偕守備黃進。千總卽結貞陸國志石天柱等。出城三里。至望昌岡。備乘輿。設鼓樂。執旂張蓋。迎上入駐巡撫署。士庶夾道俯伏。歡呼萬歲。時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也。……得功以遊擊轄降衆。移駐義州。天聰八年五月。追敘得功倡廣寧將士獻城。嗣守義州。獲明諜。捕斬竊掠之蒙古十七人。予二等男世爵。云云。孫得功李永芳。爲貳臣中特殊人物。在清代紀錄中觀之。已足令人氣結。永芳子率泰。得功子思克。清初爲將相甚顯。清勸明之叛臣如此。而防後人之叛己。又如彼。卒之無人焉。爲作亡國時稍留正氣者。天道殆有時而可信也。太祖先爲羅一貫所敗。改犯鎮武。清紀載及明史皆不載。

奴酋自楊林子過河。圍周守濂。守濂從空心樓出牆。賊徑奔沙嶺。守將以西兵應之。陣方交。西兵遂遁。賊沖殺我兵大潰。奴犯沙嶺。叛將孫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亟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闕然。爭奪門走。西將江朝棟閱之。急入化貞臥內。化貞方起視書。聞言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化貞趨出。所養馬匹。已爲叛賊盜去。倉卒整行李四箱。以兩駱駝載之。至城門。爲叛民所阻。朝棟馳至。持刀禦之。化貞得免。從數騎趨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謂化貞曰。六萬軍蕩半遼陽。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前。廷弼曰。晚矣。公不撤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惟護百萬生靈入關。勿資賊足矣。乃保衆西行。時奴尙在沙嶺。故得無恙。經臣至關。身率親丁仗劍彈壓。收放兵民。各以次入。化貞此舉。全恃西虜。謂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搶掠。以致沙嶺高平軍民逃散。故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永與爾絕。妙花聞知。遣使要我母西。一許納款。所以不得不乘機竊靡。加賞三千六百有奇。定盟而去。

虎墩兔愁遣人來言。助我殺奴。敵血爲誓。又給銀一萬兩。炒花聞之。又率其五大營來助。亦加錢一萬兩。彼留候爲我哨探。嗟夫。費許多要結。許多金幣。一旦奴至。不得其半臂之力。則何益哉。科臣夏之令疏言遼事。謂在慎重在輕戰。至西虜助兵。目前賞費百萬。如投無當之管。信哉。按此卽王象乾之祕策。事旣無效。後數年主款插漢。仍係象乾。虎墩卽插漢酋也。

二月。奴酋猖獗。京師嚴戒。計偕士子束裝先歸。仕宦家皆託故還鄉。商賈罷市。米煤蔬菜翔湧。九門晝閉。人心惶降諭嚴禁。

命逮失事巡撫王化貞。至京訊問。經略熊廷弼革任聽勘。(謝文錦曰。經臣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非轄外。而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逮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一殉敵。惡得無罪。撫臣仗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未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愁外助。李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一覺墮其計中。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言。棄廣寧馳馬而奔。照失陷封疆律。罪復何辭。又曰。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一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旣銳。榮惑復多。又幸而有本兵爲主。言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安逃。是二臣之陷於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職在中樞。審彼己之勢。決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徒詬誶鬻陵。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於衆。而顧得優游局外乎。)按此等議論。採入史內。仍是把持門戶填砌罪。

之語。熊廷弼既不任戰敗之咎。卽應居返殿之功。乃以不能隻身殉敵爲罪。而債事者則初不以死責之。謝文錦未詳何許人。其言抑揚吞吐。必東林道學一流。慣施八股伎倆者也。

三月。薊州緝獲奸細杜茂。尙書張鶴鳴奏杜茂乃李永芳所差。詞連佟卞年。命嚴提從公究問。按此事外涉邊務。內連朝局。總以使熊廷弼及愛熊者。墮入通敵之嫌。爲歸宿。迄今易代之後。讀史者猶爲公道發憤。而當時則政在權姦。人持門戶。方恃大敵在前。可借爲污染正人誅鋤異己之用。欲明不爲清。胡可得也。連敘其事如下。

明史熊廷弼傳。白監軍道臣高出。副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故贊畫主事劉國縉。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卞年。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爲職方主事。軍前贊畫。用收拾遼人心。並報允。（此爲佟卞年由熊廷弼援用之所由來。事在天啓元年六月。遼瀋旣亡。再用廷弼經略遼東軍務時。）傳又云。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亟發敕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恤遼人之被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合勢。而我使臣卽權駐義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於事有濟。更宜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劄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卽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備。將一呼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邊。習朝鮮事。可充命使。帝立從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帝亦報可。又云。廷弼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煥。廷弼請用卞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稽其餉。又云。廷弼旣

與化貞隙。中朝右化貞者多。詆廷弼。給事中楊道寅。謂出嘉棟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極譽化貞。刺廷弼。詆之。垣遵遙故鄉。不稱任使。御史蘇琰則言廷弼宜駐廣寧。不當遠駐山海。因言登萊水師無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詆三人。帝皆無問。而帝於講筵。忽問卜年係叛族。何擢僉事。國稽數經論列。何起用。嘉棟立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辯。語頗激。又云。時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實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永芳不可信。與廷弼合。餘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而給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貞尚方劍。得便宜操縱。孫杰勅一燬。以用出嘉棟卜年爲罪。而言廷弼不宜駐關內。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遭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關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此修卜年與經撫不和案之關係。其右撫者。葉向高尙爲正人。其餘景濂李精白孫杰。皆入閣黨傳。何喬遠固操守學問。具見大傳。夏之令亦以忤奄拷死獄中。其派別已瞭然。惟葉以庇護門生祖撫總之皆門戶之見而已。

明史王紀傳。有千總杜茂者。齋登萊巡撫陶朗先千金。行募兵。金盡而兵未募。不敢歸。返蘄州僧舍。爲邏者所獲。詞連修卜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知南皮河間。遷夔州同知。未行。經略廷弼薦爲登萊監軍僉事。邏者撈掠茂。言嘗客卜年河間署中三月。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尙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張鶴鳴行邊。已入天啓二年。在王化貞棄廣寧之後。此時化貞逮訊。廷弼革

任聽勸。罪責尙有輕重。而鶴鳴急以奸細通敵案誣廷弼。杜茂修卅年之流。會逢其適。而門戶之禍國。可謂忍心害理矣。及鎮撫既成獄。移刑部。紀疑之。〔時紀爲刑部尙書〕以問諸曹郎。員外郎顧大章曰。茂旣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卅年雖非間諜。然實修養眞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熾。忠賢疑劉一燬昆弟。欲立誅一熾與卅年。因一熾以株連一燬。紀皆執不可。漼遂劾紀。〔由魏奄進用之。閣臣沈漼事見下。〕護廷弼緩卅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爲民。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坐卅年流二千里。獄三上三却。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卅年同年生也。爲發憤。撫他事連劾東明。卅年獲長繫瘐死。而東明遂引疾去。紀旣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偕論救。皆不聽。後閣黨羅織善類。紀先卒乃免。〔紀先以論劾沈漼賄交客魏。客魏爲漼泣懇帝前。帝譴責紀煩言。〕

明史劉一燬傳。兵部尙書張鶴鳴與奸細杜茂劉一熾獄。欲指一熾爲一燬族。株連之。刑部尙書王紀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燬得白。鶴鳴一燬尙所推轂者也。已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燬誤用廷弼。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崇禎改元。詔復官。遣官存問。按此傳所云一燬之得白。緣與鶴鳴有舊恩。劉一熾之歸宿如此。忠賢以鶴鳴故。不以奸細株連一燬。仍以誤用廷弼罪之。傾正人。壞邊事。毆明爲清。其指一也。

明史沈漼傳。故事。詞臣教習內書堂。所教內豎執弟子禮。李進忠劉朝皆漼弟子。李進忠者。魏忠賢始名也。漼旣至。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

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淮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斗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淮又奏募兵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詔從之。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大學士。禁中內操日盛。駙馬都尉王昺。亦奉詔募兵。（穆宗六女。延慶公主下嫁王昺。在萬曆十五年。）願得帷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淮與朝陰相結。於是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劾淮陽託募兵。陰藉通內。劉朝內操。淮便客誘之。王昺疏疑出淮教。閩人戚曉。姦輔。內外弄兵。長安片上。成戰場矣。淮疏辨。因稱疾求罷。帝慰留之。世揚等盡發淮通內狀。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劾紀保護熊廷弼。修卜年劉一燾等。詔兩解之。未幾。紀卜年獄削籍。議者益側目淮。大學士葉向高言紀淮交攻。均失大臣體。今以讞獄斥紀。如公論何。朱國祚至以去爭。帝皆弗聽。淮不自安。乃力求去。命乘傳歸。逾年卒。

通紀輯要。三法司會審。經略熊廷弼。遼撫王化貞。廷弼曰。我起自田間。仗任經略。原議駐紮山海。並無駐紮廣寧樣。都御史鄒元標曰。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二字。公今日必須暫刑部。是非自明。廷弼曰。我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我下獄。刑部尚書王紀曰。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騎校。暫時同到天仙庵住一日。我上本請旨定奪。元標又問王化貞。化貞曰。職苦職自知。袖出一揭投上。王紀曰。必須還有列班在朝之日。遂散訖。次日。廷弼上疏自請詔獄。（鄒元標會審獄詞曰。王化貞生來一朴實頭地人。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已知。乃口口

聲要戰渡河。及至胡茄一鳴。風鶴皆兵。鼙鼓鐵騎。尙隔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有變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癡心人也。熊廷弼言我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持左券。料事之智。遠過化貞。獨剛愎之性。虛僞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筆鋒舌戰。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悉置等閒。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若卷甲疾趨廣寧。以戡禍亂。或固守右屯。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兵敗先奔。卽有蓋世之氣。料夷之明。不足贖喪地之罪矣。按當時舉朝無顧惜邊材之意。廷弼無兵而責以必戰。廷弼無權而責以必死。與化貞案抑揚出入。舞弄其詞。通國在門戶之中。置國事於度外。所謂正人君子。無不如是。明之亡決矣。繼踵而殞命者爲袁崇煥。灰心而失步者爲洪承疇。此必至之勢也。

又五月。三法司會審逃臣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等。宜服重刑。以彰軍律。（刑尙書王紀會看詞云。虜騎尙在沙嶺。高出。胡嘉棟等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而高出乃敢倡爲捐棄廣永之說。炫惑人心。蔑視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乃預蓄一駿蹄。以爲生入玉關之計。若鷲鳥之投林。而惟恐或後也。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惟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節完。血化碧。爲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等攜手同行。囚服對簿。他年何面目見高邦佐於地下耶。）按高邦佐。乃勸熊廷弼馳入廣寧守死。而廷弼不納者。若從之。則忌熊者當無措其詞。而邦佐則以受代之身。成授命之烈。熊或尙有事。白臨邊再扶危局之望。故未決死。邦佐則義烈千古。足爲明一代士夫生色矣。



又定李維翰鄭之范梟斬如律。法司審看詞已見上秦昌元年。中言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知。以此爲維翰罪。此猶在永芳未叛以前。已坐維翰之罪。至永芳叛久而王化貞又以機密授之。輸情於敵。倚爲內應。因以盡墮守備。坐送河西。又豈維翰之比。在廷但欲牽罪熊廷弼。於化貞多有恕詞。無非門戶之見。

詔前降給事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併給事郭鞏俱復原職。廷弼之罪未定。先翻誤遼之案。則不但廣寧不應不死。并不應圖保遼瀋矣。有門戶而無功罪是非可言。明烏得不亡。

又六月。奴至十三站。一子墮馬死。以爲不祥。遂棄廣寧東歸。清紀錄不見此事。考太祖十五子。惟湯古代及巴布海二人。不入宗室王公傳。不詳其生卒。而巴卜海前以爲質於明。質甫入而奪清河撫順。當已爲明所戮。則墮馬死者必湯古代。

七月。下登萊監軍佟卜年於法司究問。以修養真叛族也。

八月。平遼副總兵毛文龍上制奴檄奴疏。請分兵布置各島。爲取金復海蓋鎮江寬叟之計。部議允之。

九月。三法司擬奸細杜茂劉一獻劉得功資承武等斬罪。總兵達奇勳釋放立功。總兵薛來胤回衙門聽勘。從之。卜年流三千里。上着另議具奏。

天啓三年九月。麻羊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先是奴以劉興祚守復州。興祚欲反正。事覺。奴縛之去。盡戮金復等處遼民。逃者甚衆。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嘴接遇。盤招撫遺民以四千計。於是挑選丁壯。列有三十五隊。因

哨探金州城內。止虜五六百名守之。盤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丁。助張聲勢。晝伏夜行。齊至金州南城門下。舉火吶喊放礮。軍聲大振。賊從北門逃去。盤遂復金州。按東華錄。天命六年。即天啓元年七月己未。鎮江城。中軍陳良策。通明將毛文龍。執遊擊修養真及其子豐年。投文龍。後上命四貝勒及二貝勒阿敏。率總兵副參等官。引兵三千。遷鎮江沿海居民於內地。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兵二千。遷金州民於復州。自此以後。未見金復等州事。又天聰元年。遣副將劉興祚赴朝鮮。則反正事覺之說。亦未可信。

十月。李維翰楊鎬李如楨熊廷弼王化貞達奇勳寶承武高出胡嘉棟等朝審。出長安右門。扭撩長板。悉家人持之。上聞。降諭切責。因奪司官級。

十一月。奴酋犯牛毛寨。總兵毛文龍設計斬獲生擒。解獻闕下。

十二月。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宗功原任副總兵。今叛歸奴。至登萊代奴探路。聞山海有備。欲令奴從喜峯口進。在張家灣潛住探聽。巡視西城崔奇觀獲之。遂伏誅。按明史楊漣傳。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中有窩頓韓宗功一款云。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云云。史於韓宗功但稱奸細。不明著爲清太祖所使。以此之故。不爲史館諸臣所諱棄。韓係明武職大員。甘爲敵探。當時不肖官民。清太祖必有深中其欲者。東華錄不載其事。貳臣傳不收其人。清代早不以爲意。而太祖之善用明姦。直以權奄爲之內主。則底一探路之奸。其患小。誅鋤若干。

能事之邊臣。其禍不可量矣。熊廷弼傳首於前。其後袁崇煥之被誅。明史載係清太宗之用間。度所用之間。其時已非忠賢。而忠賢於天啓之朝。實早爲清間。故謂門戶權姦足以死廷弼。恐未足盡當時之隱曲也。崇煥在天啓末。亦已早爲忠賢所排。雖爲忠賢立生祠以取媚。而不能解。則忠賢之善爲清地者。固無時不然矣。何必待吳三桂。而後有開關延敵之事實哉。

天啓四年二月。督師孫承宗。奏敍毛文龍擒虜功。請速發餉以濟之。

四月。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敗之。盤守金州。探得復州遼賊。標掠恣淫。於二年十月。按當是三年十月。盤以三年九月克金州。始守之。一領兵襲之。奴衆奔潰。奴大憤。益衆來攻。盤以衆寡難敵。領兵出城。伏於山間。俟其入城。棲息已定。伏兵圍之。礮擊刀斫。斬獲無數。奴擲器械而奔。以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移兵旅順三山口。偶有風損南船。內有渴爛米豆千餘石。兵民賴以存活。今正月。奴又率兵來攻旅順。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使招降。盤卽斬以徇。於是圍益急。盤設伏南北兩山夾攻。虜大敗而去。

九月。獻東夷俘。沈維炳曰。數年以來。告廟獻俘。行幾度矣。諸臣藉軍爲功名。而所糜朝廷糧餉。已百萬不計。況驅除數十小寇。亦守土者常事。而動輒曰奇功。居然引大捷之例。頒祝廟之文。不知奴運旣衰。遼土恢復之日。又當用何典也。按沈維炳卽修卞年之同年生。發憤救修卞年者。此時所獻之俘。不過毛文龍張盤等所獲。維炳所論。當是其時諫疏。

十一月。毛文龍以叛將李永芳招已書上。有旨加文龍左都督。賜蟒衣。

天啓五年三月。奴攻旅順。守將張盤朱國昌死之。按盤以麻羊守備。於天啓三年九月復金州。十月復復州。因無兵無餉不能守。移兵旅順。於四年正月。又敗太祖攻旅順之兵。至是卒死難。明史及東華錄皆沒其名。得此可補盤數年事實。東華錄。天命十年即天啓五年正月癸亥。上聞發兵萬人。航海至旅順口。薺城駐兵。命三貝勒莽古爾泰統兵六千。攻旅順口城。克之。盡殲明兵。毀其城乃還。

八月。詔斬原任經略熊廷弼於市。是月二十八日五鼓。有駕帖至山東司。主事張時雍聞之。以爲必斬廷弼。即於獄中拘廷弼出。見胸前懸一執袋。時雍問曰何物。廷弼答曰謝恩本。時雍曰。爾不會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言也。時雍語塞。按廷弼下獄以後。此書所見各事。皆非本傳所有。足補史傳之軼聞。

九月。總兵馬世龍。聞奴酋領兵西來海耀二州等處。收割田禾。從右屯等衛經過。乃議前鋒三營協將。各統兵襲之。遣副將魯之甲。會同參將李承先。出哨柳河。左輔率兵三千。至杜家屯應援。又以遊擊金冠。領水兵接應。既議定。及之甲至河。守候二日。不見船至。乃看河東地勢。欲聯葦橋以備緩急。適有糧州赴義難民萬人。云四王子住錦州。虜衆不滿三百。我師渡河。遼民當即殺王子。殲其衆以歸。二將欲邀功而輕信之。不知爲敵計也。乃以漁舟先渡。難民約號城下招呼。城中開門以應。既渡。我兵至耀州城下。寂無一人。頃之。城上矢石如雨。伏兵四起。城內又出來攻。我兵奔潰。賊追趕至河之甲承先俱陷足蘆葦。欲放礮以拒。竟無立足之地。北岸立兵數千。無船不能飛渡。李承先中

刃死之。甲仰天自恨。投於河。中軍錢應科亦落水死。計喪兵五百餘名。事聞。上命世龍戴罪立功。按明史馬世龍傳。五年（天啓）九月。世龍誤信降人劉伯強言。遣前鋒副將魯之甲。參將李承先。率師襲取耀州。敗沒。言官交章劾奏。嚴旨切責。令戴罪圖功。時魏忠賢方以清君側疑承宗。其黨攻世龍者。并及承宗。不安其位去。以兵部尚書高第來代。職方主事徐日久者。先佐第撓遼事。及從第贊畫。力攻世龍。世龍陰結忠賢。反削日久籍。其冬。世龍亦謝病去。據此則赴義難民。卽史本傳所謂降人。其中爲敵間之主名。有劉伯強其人。而世龍之失機。初不蒙譴。反以此傾孫承宗。邊帥之去留。惟以魏奄之喜怒決之耳。東華錄。天命十年（天啓五年）秋八月。上命土穆布祿（一作屯布嚕寶實長子康嘉之子）阿爾代毛（一作茂）海光石（一作實）等。率兵屯耀州。修葺其城。工未竣。明寧遠城山海關二路兵。自天妃宮渡遼河。夜半來攻。城守諸將擊敗之。追至河干。人馬溺死者甚衆。獲馬七百。鎧甲器械無算。至瀋陽城獻捷。

天啓六年正月。奴酋大舉過河。圍寧遠。去前屯白二十里。前屯白去渝關止七十里。時守寧止袁崇煥一師。虜衆五六萬人。晝夜力攻。崇煥以紅夷將軍滅虜礮擊之。虜傷死者甚衆。奔去。上以寧遠賊退。下諭獎勵文武將士。命戶工二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二月。陞袁崇煥爲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敘。命兵部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礮以資防禦。寧遠解圍。賊至覺華島。屠焚右屯。聚衆城中。拆倉屋以焚。總兵楊麒。虜去不追。虜人不拒。殘破城堡不塘報。上命簡籍。於是經略高第上疏求去。上溫語慰留。期以

後效。第旋以病死。三月。袁崇煥巡撫遼東。以王之臣經略遼東。封西洋礮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四月。敕寧遠功。魏忠賢加恩三等。

明史袁崇煥傳。崇煥之東巡也。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爲時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自是寧遠且爲內地。開疆復二百里。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啓倅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旣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甯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佯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并撤甯前二城。崇煥曰。我甯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無餘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我大清知經略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甯遠。崇煥聞。卽偕大將桂（滿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大壽（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勞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通判啓倅。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卻。圍遂解。而啓倅亦以然礮死。啓倅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爲通

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衆心。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初中朝聞警。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經略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甯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屢書獎勵。桂等進秩有差。我大清初解圍。分兵數萬。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民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鎮關門。大反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並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趙率教代麒。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按通紀輯要書高第求去。溫語慰留。第旋以病死。與崇煥傳不合。考第傳附王洽傳後。云經略薊遼。未數月。以恇怯劾罷去。崇禎二年冬。大海兵破溧州。第竄免。(第溧州人)然則第罷官家居。以其鄉被兵而竄免。事實昭然。通紀輯要爲失實明矣。

東華錄。天命十一年(天啓六年)二月壬午。上至瀋陽。諭諸貝勒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甯遠一城不能下耶。不懌累日。按此與崇煥傳言。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相合。崇煥後再捷錦州。甯遠戰守之功益著。卒爲魏奄排去。徒留一邊地生祠無救也。此時禦建始有功。而終之以忠賢之受上賞。明欲不亡。胡可得哉。

稻葉氏清朝全史引朝鮮人紀載云。我國譯官有韓瑗者。隨使命入朝。適見袁崇煥。崇煥悅之。請其至所鎮。瑗於其軍事節制。得以盡見。然軍中甚靜。止見崇煥與三數幕僚。相與閒談。及賊報至。崇煥乘轎至敵樓。又與瑗等論古談

文略無憂色。俄聞礮一鳴。聲震天地。瓊懼不能仰首。崇煥笑曰。賊至矣。乃開窗視之。賊兵已蔽野而來。城中寂然無人聲。是夜賊入外城。蓋崇煥預空外城。爲誘入之地。矢石俱下。戰方酣。每雉堞間推出甚大且長之木櫃。半在堞內。半懸城外。櫃中實伏有甲士。俯而下擲矢石。如是者數次。城上每堞投枯草油物無數。須臾地礮大發。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人馬均騰空。亂墮無數。賊大挫退。翌日早。見賊隊擁聚大野之一邊。狀如一葉。崇煥卽遣一使備禮物爲贈。謝之曰。老將久橫行天下。今日敗於小子。豈非數耶。奴兒哈赤亦先已負重傷。及見此禮物名馬。併其謝詞。且約再戰之期。因憤恚而死。按此據目擊者所記。其戰狀自可信。至遣使備禮致詞。或當不確。敵果敗殘。則疾取之而已矣。何嘲弄爲。至事隔數月而太祖死。謂由負傷。更不確。中間太祖尙經數戰。或與明戰。或併吞西虜。不當謂太祖之死。卽因甯遠之傷。蓋韓在甯遠軍中。並未入建州軍。太祖敗後消息。固亦得之傳聞也。又按朝鮮使臣入朝事。據通紀輯要本書。是年三月。朝鮮陪臣金隄等慶賀辭歸。而據崇煥傳。清兵抵甯遠。在正月二十三日。明日進攻。又明日再攻。均被卻圍。遂解。與本書合。事在正月。檢明史本紀及朝鮮傳。是時均未載使命來朝之事。則韓瓊之來。當卽金隄等所攜至。而其來時經甯遠。卽爲崇煥所留也。殆朝鮮之賀正且使耶。

五月。奴酋掩襲炒花。殺其名王。掠其牛馬。其部落無歸者。悉來款塞。督師王之臣審譯真確。度地安插之。六月。奴兵圍長昂。殺其妻子。又破炒花營。滅歹安兒一部。侵并西虜部落略盡。按炒花爲泰甯衛管。長昂爲朵顏衛管。明史三衛傳不見此事。東華錄亦不載。得此乃知太祖侵并事實。



八月。奴酋東侵島鎮。將士截殺之於大石門嶺七道河。擒虜四十二。以捷聞。是月。奴兒哈赤疽發背死。按東華錄七月癸巳。上不豫。幸清河湯泉。八月丙午。上大漸。乘舟自太子河還京。使人召大妃來。迎入渾河。大妃至。泝流至雙雞堡。距瀋陽城四十里。庚戌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壽六十有八。按癸巳爲七月二十三日。是月小建。丙午爲八月七日。庚戌爲八月十一日。蓋病凡十八日。其是否疽發背之證。無所牴牾。要之明紀載亦不以爲甯遠之戰。負傷致死也。（蔣錄。庚戌崩於雙雞堡。距瀋陽城四十里。）

東華錄。先是孝慈皇后崩後。立烏喇國貝勒滿太女爲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遂同時殞。已刻。恭奉龍輿出宮。奉安梓宮於瀋陽城中西北隅。又有二庶妃亦殉焉。按此殉葬之文。蔣錄不載。大妃及二庶妃皆殉。當時爲太祖妃者。當已止此三人。而必令俱殉。蓋其初立意。殆與元魏家法同。而又加甚。並有子之母。皆不使存。在也。

又云。上未成帝業時。先娶元妃佟甲氏。（蔣錄諱哈哈納札青）生子二。長褚英。（蔣錄先號洪巴圖魯。後號阿爾哈土們）次代善。（蔣錄號古英巴圖魯）繼妃富察（蔣錄作察富）氏。（蔣錄名袞代）生子二。長莽古爾泰。次德格類。孝慈高皇后葉赫納喇氏。（蔣錄諱孟吉姐姐。葉赫國王楊機磐之女）誕育太宗皇帝。繼立大妃烏喇納喇氏。（蔣錄名阿巴亥）生子三。長阿濟格。次多爾袞。次多鐸。側妃伊爾根覺羅氏。生子一。阿巴泰。庶妃中生子六。阿拜。湯古代。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賴慕布。

又云。天聰三年二月己亥。葬福陵。崇德元年四月丙戌。上尊諡曰承天廣運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太祖。（蔣錄於崇德元年。始載此文。下有陵曰福陵四字。王錄崇德元年。亦載太祖陵定名福陵。可知此處書葬福陵。爲非原定之實錄。）按崇德元年以前。建州實無帝制。卽至崇德元年。所追尊先世之名號。肇祖猶曰澤王。興祖曰慶王。景祖曰昌王。顯祖曰福王。直至康熙元年。始備肇興景顯之稱號。以前所云種種尊大之語。在蔣錄時尙未之見。王錄所據。乃乾隆間改定之實錄。非蔣氏有意節錄也。卽如福陵之名。時尙未有。則當時實錄。安得反循後來歷世之例。大書葬某陵乎。且太祖自康熙元年。始諡爲高。在天命十一年。固無皇帝之稱。卽崇德元年之稱武皇帝。亦順蒙古等諛頌之俗稱。東華錄於丙午年（明萬歷三十四年）冬十二月云。台吉恩格德爾。又率蒙古五部喀爾喀諸貝勒之使。進駝馬來朝。尊上爲神武皇帝。自此蒙古各部。朝貢歲至。云云。時距太祖建號。尙隔十年。羣夷相貴。並不據爲典制。歿後卽沿此稱。仍是應付蒙古諸部耳。太宗時所定太祖實錄。已不盡符事實。至乾隆間再經改定。又飾益多。其實清有天下之經過。不止化家爲國。且須用夏變夷。抹煞其遞演之蹟。以爲尊者親者諱。遂掩其建州之名。沒其後金之號。虛構其國曰滿洲。適供後人考證之資。而有以見其務虛榮而誣史實。形成胡俗之不廣耳。附錄通紀輯要。天啓六年九月以後至七年未。有涉於清事數條。輯要盡天啓一朝。此後無編年有系統之紀載。可供參證。故未能補太宗紀。

天啓六年十二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喇嘛僧往奴偵諭。時鎮守內官紀用東巡。回至甯遠。計偵奴死虛實。及宜諭

奴子向化。遣喇嘛僧鑑南木。備綾絹布匹。同守備傅以昭田成等。往遼。以遣弔爲詞。夷人報四王子遣人來迎。過遼陽沙河壩。設酒饌款僧。至瀋陽。見各王子行平禮。漢官修養性劉愛塔等十餘人俱在。因出綢綾白布。作老酋帛祭禮。辭歸。曾差官方金明溫台什二人。領小夷七人。與僧偕來。回撫院貂鼠舍利孫玄狐等皮。人參銀鑄馬鞍。巡撫奏聞於朝云。按明史袁崇煥傳。不詳通使人名及細節。然兩方言和之真意。則具載其間。崇煥之意。在歸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清太宗之意。則將討朝鮮。欲阻明兵。得一意南下。至東江之毛文龍。爲清太宗討鮮時所必連及。崇煥則姑委東江。先固甯錦。朝議沸騰。不問邊計。但爭虛文。以和夷爲恥。乃有去崇煥而代以王之臣之舉。其後并爲太宗行間崇煥受戮之起因。東華錄敘清太宗一方事甚悉。可資參照。鑑南木作李喇嘛。因此知喇嘛本與梵音南無二字。同爲對音。惟喇嘛僧之名。明季亦已通行。故特稱其人。猶作南木。統稱其業。則已作喇嘛僧也。鑑與李皆對音。非其姓。傅以昭。清謂之傅有爵。方金明溫台什。清作方吉納溫塔石。小夷七人。東華錄亦稱七人偕往。錄有太宗致袁書。自稱大滿洲國皇帝。此當是後來史官所改。錄於是年十二月丙寅。書方吉納溫塔石等至。言明不遣人來。亦無回書。但口說大明國大滿洲國並寫。不便奏聞。將原書帶回。則未爲上達也。

天啓七年三月。毛文龍奏奴酋欲侵皮島。未果。遂東破朝鮮之義州。奴犯朝鮮告急。遼東巡撫袁崇煥。因發水營都司徐勇兵先出。張斌汪燾等繼之。各舟二十隻。兵士五百人。奴兵破朝鮮之雲從鐵山。東江將士高萬重李礦徐敷奏俱逃。毛文龍奏請正法。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於義州。按清太宗破朝鮮事。詳東華錄。明人沿稱太

宗爲奴。蓋已視奴爲部族之稱矣。

上命薊遼總督閻鳴泰分總兵孫祖壽移鎮山海。滿桂移鎮前屯。趙率教左輔紀用領兵鎮守錦州。袁崇煥先住錦州。今移甯遠。黑雲龍移往一片石。以防奴兵。按黑雲龍籍建州。父黑春。明史稿有傳。而史去之。殆不欲見建州字之故。黑氏忠於明。不以建州方強。而思自貳。與李永芳等大異。前西平堡陷時。殉者有參將黑雲鶴。當亦雲龍之兄弟行。但黑春傳止云子雲龍。至副總兵王之誥傳。隆慶元年。雲龍以山西參將與石州之役。又滿桂傳。崇禎元年。桂戰死時。雲龍亦被執。榆關傳警。奴兵渡河。欲直闖山海。上命鎮撫道將。整兵馬。嚴偵探。高台堡。以防之。奴虜入犯錦州。平遼總兵趙率教禦之。以捷聞。時奴薄城下。揚言錦州是我地。爾修城何爲。因四面紮營。分兵兩路。招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率教及左輔朱梅。力督將領。礮火矢石。攻打如雨。夷屍滿地。至暮。奴兵負屍焚毀。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兵馬沿城遊走。尙未撤兵還。西虜聞東酋入犯。領部衆報效。因遣夷使貴英索賞。許之。山海總兵滿桂。發兵應援錦州。爲羣虜攔截於瓜籬山。我兵力戰。賊死傷甚衆。因而東奔。錦圍遂解。六月。奴酋攻甯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奴攻錦州不利。因攻甯遠。我兵連戰數十陣。又用紅夷大礮。擊死奴兄公力免。虜傷死者甚衆。至暮。賊撤兵哭歸。其時天墜星如斗。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解圍而去。七月。錦州報捷。加恩太監魏忠賢三等。蔭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銀幣半酒。賜敕以示優異。其下王體乾等三十八人。銀幣恩蔭各有差。旣而甯遠報三捷。詔以廠臣安懷殊勳。被於天下。封蔭弟姪一人。世襲安平伯。按趙率教錦州之捷。滿桂

甯遠之捷。昔時合稱甯錦之捷。明史袁崇煥及趙滿各傳。紀此事備詳。瓜籬山。史作策籬山。而東華錄則言清軍攻甯錦。皆擊敗明兵。特皆未能下其城耳。在明此時。邊帥之功。盡歸奄寺。自不待言。今存明季坊行通紀節本。卽有頌魏奄馭邊勝算者。且托鍾惺之論。謂不可以其出於內官而忽之。其書亦當時策料。用爲獻媚魏奄之地。閱之可以知世變也。奴兄公力免未詳。

遼東巡撫袁崇煥請告回籍。加王之臣太子太保兵部尙書。督帥遼東。駐紮甯遠。賜上方。大帥以下聽其節制。崇煥先有講款一議。未幾。奴有事東江。又西犯甯錦。王之臣以款爲不可輕講。虜貽封疆之憂。彼此參商。故罷崇煥而專任之臣。以田吉爲兵部侍郎。霍維華總督薊遼。維華因袁崇煥東功不敘恩蔭。上疏欲以己蔭移之。上曰。袁崇煥譚款一節。所誤不小。霍維華何得移蔭市恩。以不諳事體責之。按田吉霍維華皆閩人。維華以進仙方靈露飲。帝得疾體腫。爲忠賢所咎。因以讓功崇煥。爲自貳於忠賢地。忠賢覺之。故降旨切責。維華本傳如此。而崇煥傳則稱維華爲崇煥不平。亦就事言之而已。

## 第十三篇 王杲阿台紀十一 附王兀堂

嘉靖中葉以後之女真。海西爲盛。建州則清之景祖。始見紀載。而尙役屬於同部後起之譯酋王杲。王杲爲建州都指揮。或謂其屬右衛。則董山以來。左衛之由強而弱。繼長建州者。乃移之右衛矣。王杲之犯邊。或言自嘉靖三十六年。始見紀錄。王杲有女。適左衛世襲指揮覺昌安之子塔寶。是爲清追尊景祖之子。追尊顯祖者。於嘉靖三十八年。生清太祖。實始肇翦明之業。清實錄稱王杲爲阿古都督。王杲於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導虜入寇。爲遼陽副將黑春所敗。春又以乘勝逐寇。中伏被戕。自天順以來。建州由董山堅請明廷。創開撫順馬市。杲居古勒寨。當撫順貢市孔道。夷恆以貢市規利。稍不厭其欲。輒怏怏思亂。杲尤桀驁。氣凌撫夷長官。恆容忍之。有新長官稍示裁抑。輒率衆鹵掠。朝廷爲之罷免長官。杲益恣。隆慶六年秋。杲以案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爲寇。副總兵趙完責汝翼啓覈。時張學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奏言汝翼卻杲饋遺。懲其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宜諭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剿殺。無事姑息。以蓄禍。趙完懼。餽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杲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學顏因而撫之。萬歷元年。遊擊裴承祖。破杲慘殺。先是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震。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十二城。分守驍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寬甸。以時絀不果。及是年。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

險山五堡於寬甸。長甸。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杲殺裴承祖。犯邊。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誥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甸。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惟杲不就範。朝廷停其賞。以示懲。而杲詭託他名以效貢。久而後覈。知貢夷。敕中有名科勾者。爲杲所託。明馭夷之不能審核。武夫雖猶競於外。中樞之廢弛。已不可復振矣。萬曆二年十月。杲復大舉入。成梁檄副將楊騰。遊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戰。諸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杲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千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學顏等追奔至紅力寨。杲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納寨。曹簠勒精騎往。杲匿所。杲僞以蟒挂紅甲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質市夷。購杲急。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杲死。建州悍酋稱王兀堂。兀堂始與杲分佔建州。居建之東境。婆豬江流域。以故稱迤東都督。而杲則建州都督。以爲別。萬曆初。張學顏。李成梁築寬甸六堡。收復膏腴地數百里。頗制建州利害。杲肆擾不聽命。兀堂受學顏撫定。不阻堡工。但請質子。易鹽布。學顏疏請聽市。寬甸永甸。兀堂利互易。無敢跳梁。於是成梁得以兵力專辦。王杲。方六堡之未築也。杲與兀堂同利。相逐。每年增殖戶口。加悍兵力。既據十岔口爲出入之路。又占寬甸子爲射獵之區。明兵殆不出邊。夜間斥候亦不出哨。由是杲等肆掠於北。兀堂與阿住古。淮塔等肆掠於東。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侵入。陷洒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進搶。襲陽堡等。隆慶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搶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搶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難

悉數。萬曆元年。築堡議既定。方修築十岔口寬甸堡時。學顏親按視其地。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請聽市寬甸永甸。謂東夷惟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甯撫順。異。卽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詔可之。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陽寬甸並有市。諸夷是時。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蓋兀堂幾與王台相埒。一主建州。一主海西。爲所屬各部領袖。惟王杲強於其間。爲之中梗。時則清景顯二祖。方爲杲屬。而陰爲邊帥作間。成梁師出有功。逼杲入海西。爲王台縛獻地。杲初自特點慧剽悍。精日者術。度出亡未卽死。至是匿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濬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磔杲。而王兀堂之於建州。擬王台之於海西矣。至萬曆七年。復以互市抑價起釁。蓋兀堂部夷。久市寬甸。是年七月開市。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強鬻參。鬻市夷幾斃。諸夷忿欲修葺。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戢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關市。夷酋修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入市。不與貢。候秋深葉落馳塞。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邊軍逐之。獲二級。兀堂與豪酋趙鎖維骨。數遣零騎掠新甸永甸寬甸諸堡。無慮數十輩。明年三月。以六百騎犯靉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甸入。成梁擊走之。追奔二百里。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其秋。兀堂復犯寬甸。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由是不振。而王杲子阿台。則又以建州爲患。



初杲死。阿台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然以王台父子獻其父。陰欲報之。王台死於萬曆十年。虎兒罕勢衰。阿台遂附北關。合攻虎兒罕。王台鬻北關酋祝孔革。而卵翼邊仰二奴。今復戡杲而收阿台。情事正同。以德蓄仇。不以介意。想夷俗本然。阿台婦爲清景祖長子禮敦女。本顯祖之妻兄弟。而又爲其姪婿。清人稱之曰阿太章京。是時旣攻哈達虎兒罕。又勾北虜數犯孤山鐵嶺。成梁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奪馬五百。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按名山藏及明史等。皆云喜樂溫河衛。永樂五年置。滿洲源流考引實錄。永樂五年。正置齊努溫（原作喜樂溫。源流考改）等十二衛。以部人圖成阿等爲指揮等官。案齊努溫河在吉林城西南五十里。出庫呼訥窩集。入溫德亨河。據此則喜樂溫河衛在烏拉旁近。當建州海西之間。旣非北關地。則王杲阿台之先。殆出喜樂溫河衛。則稻葉氏云明人紀載出建州右衛。益當俟檢得原文。而後敢信。且明人紀載亦多不確。益當考原文之根據而後敢信也。）阿台旋復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抵瀋陽城南渾河。成梁馳往虎皮驛。援之。虜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成梁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雖在。遼禍未息。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濠塹甚設。攻之不卽下。別遣遼陽副將秦得倚等。攻海牧莽子寨。破之。誅海。乃合兵攻古勒寨。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阿海。毛憐衛夷。清代稱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沙濟城當卽牧莽子寨。阿海與阿台。同惡相濟。亦梟逆也。始成梁進兵。實由建州別部圖倫城酋尼堪外蘭導之。而景祖顯祖父子。亦陰爲成梁用。先後至寨誘撫所部。爲阿台所拘。成梁火攻斃阿台時。景祖亦焚死。顯祖爲明兵所濫。

殺。阿台阿海二寨併破。獻馘二千三百。杲部遂滅。清之先人。後世屬於杲。故明人於清太祖。恆稱王杲餘孽云。

稻葉氏清朝全史第七節丁。自嘉靖末年至萬曆初年。建州崛起。雄桀之王杲。有經略四方之事。明之紀錄。稱之曰建州右衛都指揮使。然彼自稱都督。清之二祖。爾時爲其部將。而犯遼東。嘉靖三十八九年之間。遼東巡撫侯汝諒。有東夷悔過入貢疏。中言建州賊首草場叫場等。遣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關。云云。叫場者。覺昌安也。據清之紀錄。王杲子阿太章京之妻。乃景祖之孫女。可知以賊首目叫場。必曾與於王杲之亂者也。王杲犯遼東。蓋自嘉靖三十六年。直至萬曆初年爲止。按稻葉言明紀錄稱杲爲建州右衛都指揮。此紀錄未見原文。在從信錄等文。但稱李成梁剿杲子阿台時。并得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其是否卽喜樂溫河衛之後。亦未敢斷定。張學顏傳作建州都督王杲。李成梁傳作建州都指揮。則皆就其強盛後領袖建州之日而言。又言景祖就款於明。在嘉靖三十九年間。則有侯汝諒疏爲憑。侯疏雖亦未檢得。但可知其必有根據。又言杲之內犯。始於嘉靖三十六年。今從明紀輯要及明史稿黑春傳。皆言嘉靖四十一年。杲導虜入犯事。三十六年之內犯。亦未檢得原文所出。通紀輯能。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王杲導虜入寇。

明史稿黑春傳。其先建州人。世官廣寧衛指揮使。春承廕。以功進都指揮僉事。歷遼陽副總兵。四十一年五月。王杲導寇分入。春帥遊擊徐維忠等禦之。身自搏戰。殺數十人。敵棄資仗遁。帝大喜。進春三秩。頃之。寇掠湯站堡。春逆擊。乘勝逐之。陷伏中。寇知其驍將。圍之數重。與把總田耕等守二晝夜。援師不至。死之。贈都督同知。諡忠壯。他卹典如

故事。耕亦被卸。

清朝全史。故事。撫順開市。長官先坐撫夷廳。夷酋以次進至堂上。貢土產。長官乃驗馬。女真人之貢馬。多羸弱。恆給善價。以示羈縻。杲尤傲慢。至撫夷廳。輒奪酒飲。飲醉箕踞詬罵。無敢呵者。有新長官抑彼等下階。又驗馬之肥牡。杲鞅鞅引去。旋率衆鹵掠。朝廷爲之罷免長官。杲益桀驁。按此段亦未檢得其出處。惟明史李成梁傳云。建州都督王杲。故與撫順通馬市。蓋自董山索開撫順關後。建州貢市。自在撫順。而食貨志馬市木市等志文。不言有撫順市。以爲建州諱。此亦足證明史之失實也。

明史張學顏傳。隆慶五年。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明年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爲寇。副總兵趙完。責汝翼啓。學顏奏曰。汝翼卻杲饋遺。愆其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謬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諭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剿殺。毋事姑息。以蓄禍。趙完懼。餽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杲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學顏因而撫之。遼陽鎮東三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撫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饜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寬甸。以時絀不果。萬曆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五堡於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杲復犯邊。殺遊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卽曰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甸。斥地

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年冬。發兵誅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紅力寨。張居正第學顏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

從信錄。萬曆二年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答已得放。而獨已土蠻連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鐵嶺。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聞。論功行賞有差。通紀輯要文與此同。但高麗本多訛脫字。紅力寨當卽古勒寨。杲索降人。當卽清景祖輩之悔罪納款者。

稻葉引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六三。張學顏遼東善後處分疏。中有云。王杲等肆掠於北。王兀室阿住古准喀等肆掠於東。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侵洒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進搶鬩陽堡等。四年（隆慶）八月。由大柞口搶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搶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難悉數。

名山藏。隆慶五年。高拱飭邊。以副使張學顏爲巡撫。李成梁爲總兵。其冬。建夷汪住等。以六千餘人入犯。成梁力戰大破之。驅入其巢穴。斬首虜五百八十餘人。斬酋首把兒大寧公提二人。夷乃稍戢。按此汪住。當卽學顏疏中之阿住。隆慶間建酋之著者。爲王杲王兀室二部。其他部酋亦尙散見不一。故撫之易於就範。剿之亦雖抗而不堅。以

張居正在閣。張學顏在邊。李成梁戚繼光輩任軍事。雖已鄰末季之暮氣。未能掃蕩羣醜。要猶是中朝馭夷常態。不至如萬曆中葉以往之狼狽決裂也。

明史李成梁傳。萬曆元年。建州都指揮王杲。故與撫順通馬市。及是誘殺備禦裴承祖。成梁謀討之。明年十月。杲復大舉入。成梁檄副將楊騰。遊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戰。諸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杲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千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進左都督。世廢都指揮同知。杲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納寨。曹簠勒騎往。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

從信錄。萬曆三年。是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簠。厚市夷賞。謀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圍。廿二十六級。杲僞以蟒挂紅印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質市夷急購杲。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濂。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眎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杲以數寇罷市賞。詭名科勺來貢。至是邊夷覈杲勅十八道中。科勺卽杲也。按曹簠。明史作曹簠。通紀輯要亦作簠。

又萬曆十一年。誅阿台時。追殺王杲事云。初杲自恃點慧剽悍。謂日者術。度出亡未卽死。然旋至台寨就縛矣。杲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替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也。按磔尸剖腹之邊將。卽裴承祖。清朝全史云。撫順遊擊

裴承祖等。赴臬求明之亡人。被給見執。臬遂殺承祖。剖其腹。并慘殺承祖從者。此文未詳其所出。然情事自合。

又萬曆元年。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臬。東隣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流請聽市寬奠永奠。謂東夷惟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卽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詔曰可。自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紅。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按此王兀堂之就撫。通紀輯要同此文而稍略。

又萬曆七年。是年。王兀堂數掠新奠永奠寬奠諸堡。無慮數十輩。夷酋修。見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候秋深葉落馳塞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蓋先是七月。開市。寬奠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強鬻參。毆市夷幾斃。以故諸夷忿欲修葺。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賊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關市。兀堂與豪酋趙鎖羅骨。亦妄覬貢路。有違言。請張遼塞矣。

李成梁傳。萬曆七年。迤東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寬奠。後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強抑市價。兀堂乃與趙鎖羅骨。數遣客騎侵邊。明年三月。以六百騎犯靉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奠入。成梁擊走。追出塞二百里。

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其秋。兀堂復犯寬奠。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從信錄。萬曆八年。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靈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卻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四。已而兀堂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七級。爾後兀堂等并遁伏。建州部益弱矣。注出建州考。通紀輯要同。

清朝全史引東夷考略。文與此同。並言鴉兒匱當爲鴉兒諧之轉音。若然。當在修家江支流大小鴉兒河之附近。從信錄。萬曆十年。是年。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購。會逞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二奴。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通紀輯要略同。

又萬曆十一年。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卻。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難在。遼禍未息。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突擊。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毛忒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級二千六百。

二十二。御史洪聲遠。勤前後功。次。躡三千級。據口宣捷。告郊廟。錄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加。成梁。祿米歲百石。杲子孫自是。廢遺種。東夷震懼。遂去一蝥賊云。通紀輯要略同。

東華錄。阿古都督女爲宣皇后。及阿台章京阿亥章京事。已詳景顯二祖紀。